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5
8



文庫11
D 295
8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十九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

功臣三 平宋

兀良合台

子阿木

伯顏

附孟祺

阿里海牙

阿剌罕

塔出

懷都 完者都

忙兀台

隋世昌

李庭

朱國寶

阿塔海

張禧

子弘綱

張弘範

兄弘畧

李恒

李德輝

附呂瑩

兀良合台蒙古人速不台子也

世系見父傳

方憲宗為皇孫尙幼太

祖以兀良合台世為功臣家使護育於潛邸分掌宿衛從諸王

拔都征欽察兀魯思阿孛烈兒諸部又從討平孛烈兒乃捏迷

思諸部時憲宗初立大理方結好於宋帝銳意圖宋乃命皇弟

忽必烈先進兵討西南彝以兀良合台總軍事癸丑

廟碑作壬子

秋

馮旗西行大軍自晏當嶺入雲南境摩步二部長唆火脫因塔



010190563001

裏馬迎降冬過大渡河至金沙江分兵入察罕章蓋白蠻也所
 至寨柵俱下遣其子阿木進取龍首關從太弟入大理國甲寅
 是年廟碑作秋分兵取附都鄯闡轉攻合刺章蓋烏蠻也進次羅部
 大理渠長高昇泰紀作高祥志作高泰祥集諸部兵拒戰破之決可浪
 山至烏蠻所都押赤城城際滇池三面皆水險且固選驍勇以
 駁摧其北門縱火攻之皆不克乃大震鉦鼓進而作作而止使
 不知所為如是者七日敵疲於守禦阿木乘夜潛師躍入其城
 衆大潰追至昆澤擒國王段興智獻於朝師至乾德哥城阿木
 環城立礮以草填塹率所部搏戰城上城遂破乙卯攻拔不花
 合因阿合阿因等城及赤禿哥山寨乘勝擊破魯厮國塔渾城
 又取忽蘭城魯厮國阿伯國先後請降進克阿魯山城師行凡
 二載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烏白爨爨等蠻三十七部兵威所

加無不欵服丙辰征白蠻波麗國阿木生擒其驍將獻俘闕下
 詔便宜取道與鐵哥帶兒合兵遂出烏蒙趨瀘江剗禿刺蠻三
 城却宋兵三萬奪其船二百艘於馬湖江通道嘉定重慶直抵
 合州濟蜀江與鐵哥帶兒會丁巳雲南平遣使獻捷詔依漢故
 事以西南彝為郡縣加兀良合台大元帥還鎮大理以上廟碑俱作乙卯
 經六盤至臨洮與大軍合月餘復西征烏蠻秋九月廟碑作丙辰九月
 遣使招降交趾不從進兵壓其境國主陳日暎廟碑作光炳隔江列
 象騎步卒甚盛兀良合台分軍為三與戰蠻潰走至江駕舟逸
 去師入交趾越七日日暎請內附乃還復軍押赤城兀良合台
 病作將旋師阿木戰馬五十四匹夜為禿刺蠻掠去分軍搜捕偵
 知有三寨匿馬山巔阿木攀崖上擊破其寨盡得前後所盜馬
 凡千七百匹遂屠押赤城憲宗遣使來諭約明年正月會軍長

沙乃率騎兵三千蠻焚萬人破橫山寨關老蒼關徇宋內地宋
 陳兵六萬以俟阿木潛自間道衝其中堅乘勝擊逐躡貴州蹂
 象州入靜江府順流東下連破辰沅二州直抵潭州兵自入宋
 境轉鬪萬里未嘗敗北大小十三戰殺宋兵四十餘萬營潭城
 下月餘時太弟已渡江駐鄂州遣也里蒙古廟碑作曲領兵來
 援且加勞問遂自鄂北渡與大軍合後十二年卒廟碑作至元八年
 七十二子阿木沉幾有智畧憲宗時從父兀良合台征西南
 彝率精兵為候騎所向摧陷至平大理降交趾累著奇功世祖
 卽位留典宿衛從征李璫有功拜征南都元帥治兵於汴至元
 初畧地兩淮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仙人鐵城等柵軍還宋盛
 兵邀襄樊間阿木乃自汝陽灘先濟留精騎五千啤牛心嶺復
 置虛寨設疑火夜李敏果至斬首萬餘級初阿木過襄陽駐馬

虎頭山指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圍
 也五年河南參政阿里海牙以兵來會遂築鹿門新城等堡繼
 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得達六年
 秋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
 間阿木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兵以備新城明日貴
 舟果趨新城堡至虎尾洲追斬殆盡于是大治戰艦教水軍築
 圍城以逼襄陽文虎率舟師援貴知德安府來興國又乘勢侵
 百丈山阿木與阿里海牙前後邀擊於灌子灘俱敗走八年文
 虎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阿木夾東西為陣別令
 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文虎逆戰不利棄旗鼓鎧仗遁阿木
 俘其軍獲戰艦甲械不可勝計九年破樊城外郛宋裨將張順
 張貴裝軍衣百船自上流徑趨襄陽順被創死貴得入城俄乘

水漲出輪船欲順流還郢阿朮令諸軍艤舟待之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晝追至櫃門關擒貴餘衆盡死先是襄樊兩城夾漢水宋兵植巨木江中鎖以鐵絙上造浮梁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至是阿朮命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達乃帥銳師截江而出遂拔樊城阿里海牙移攻具向襄陽城中大恐守將呂文煥降世祖本紀阿里海牙傳俱作十年事十年奉命畧淮東抵揚州城下宋以千騎出戰阿朮伏兵道左佯北宋兵逐之伏發敗去十一年正月入覲與阿里海牙共請伐宋帝命相臣議久不決阿朮進曰臣畧地江淮備見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帝曰朕意決矣詔大徵兵與丞相伯顏南伐秋九月師次郢之鹽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聚二郢南北兩城夾江漢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

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泛藤湖以達江僅三里其便阿朮從其言遂舍郢去行大澤中宋騎兵突至時從騎纔數十人阿朮奮槊馳擊生擒郢州都統趙文義殺之進拔沙洋新城次復州時夏貴鎖大艦絕漢津爲陣兩岸戒嚴阿朮用千戶馬福計回舟輪河口穿湖中將從陽羅堡兩沙燕口入江軍至陽羅堡攻之不克阿朮謂伯顏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伺隙擣虛可以得志遂乘夜遡流上二十里至青山磯宋師不知也值大雪夜半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卽率諸將徑渡載馬後隨宋都統程鵬飛來拒阿朮橫身蹀血大戰中流鵬飛敗走諸軍登沙洲急擊攀岸步鬪散而復合者數四敵小却諸將出馬於岸追至鄂東門夏貴聞阿朮飛渡大驚引兵先遁始拔陽羅堡盡得其軍實阿朮還渡江與伯顏會于武磯山議兵

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木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爲萬全計乃分兵水陸並趨鄂州焚其船三千艘煙燄漲天漢陽鄂州大恐相繼降十二年春黃蘄江三州降卽率舟師趨安慶下池州宋賈似道擁兵蕪湖遣宋京來請和如開慶約伯顏謂阿木曰有詔令我軍駐守何如阿木曰若釋似道而不擊恐已降州郡難保且宋人無信方遣使請和而又射我軍船執我邏騎今宜速進兵若有失我任其咎師次池州下流之丁家洲時似道以精銳七萬盡屬孫虎臣爲前鋒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兵殿後伯顏令軍中作大柂數十採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宋舟宋軍惟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進麾戰艦合勢衝宋軍阿木與虎臣對陣舉巨礮擊其中堅虎臣軍動阿木以划船數千乘風直進捷

身登舟于艍突入敵中諸軍繼進虎臣前鋒將差才方拔戰艦臣遠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譁曰步帥遁矣軍遂亂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遽鳴鉦收軍舳艫蕩午分乍合阿木以小旗麾將校橫擊深入伯顏令步騎左右倚之死者過半江水爲之盡赤似道與虎臣單舸奔揚州帝以宋重兵在維揚臨安倚之爲重命阿木分兵駐揚州以斷宋淮南之援四月次真州敗宋兵于珠金沙乃造樓櫓戰具于瓜洲漕粟于真州樹水柵于揚子橋以絕宋糧道且爲瓜洲蔽時伯顏奉詔赴闕七月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據瓜洲艦曰黃鵠白鷁萬餘艘次焦山東每十船爲一舫聯以鐵鎖沉鐵碇于江中非有號令毋得起碇以示死戰阿木登石公山望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曰可燒而走也選善鼓者千人載

巨艦分兩翼交射阿朮居中合勢大戰自辰至午乘風以火矢燒其篷檣熾惡火熾宋前軍大亂猝不能起碇赴江死者數萬後軍散走追至關山獲白鷓子七百餘艘自是宋不能軍九月阿朮築灣頭堡姜才將步騎來攻阿朮擊走之十月拜中書左丞相帝曰淮南重地李庭芝狡詐仍須卿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獨阿朮留駐瓜洲以絕揚州之援十三年二月夏貴舉淮西諸城降阿朮謂諸將曰今宋已亡獨庭芝未下若不絕其聲援塞彼糧道恐東走通泰逃命江海乃柵揚之西北丁村以扼高寶餽運留屯新城以逼泰州更遣千戶伯顏察兒率甲騎以捍灣頭堡戒曰宋軍水路既絕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六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夜出步騎犯丁村比曉伯顏察兒來援所將皆阿朮牙下精兵旗畫雙赤月衆軍望見呼曰丞相來矣宋軍識

其旗皆遁才僅以身免庭芝挾才東走阿朮率兵追襲庭芝入

泰州泰州守將孫良臣史作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欵庭芝才俱被執

戮之揚州市乃申嚴士卒禁侵掠有武衛軍校奪民二馬卽斬

以狗淮南北平九月入見陳宋俘奏先後所得江淮兩浙湖南

北爲府三十七州一百二十八縣七百三十三戶九百三十七

萬口一千九百七十二萬第功行賞實封泰興縣二千戶二十

三年受命北伐叛王昔刺本等明年凱旋又西征至哈刺霍州

以疾卒追封河南王名臣事畧云阿朮開敵所在忠勇奮發卽躍馬挺藥陷陣深入故南討北征四十年

間大小百五十戰未嘗敗衄其追降生擒者皆釋而不問及處閒暇恂恂似不能言論者

聞曰自古開疆必由中土惟茲蹄宋入自南阻幹腹計成

積薪厝火馴至燎原知者莫補

伯顏蒙古巴隣部人世爲其部千戶父曉古台從宗王旭烈兀

開西域遂鎮焉伯顏長於西域輟耕錄云伯顏嘗至千闐國得一玉佛高四尺色如截肪照之

其言貌曰此非諸侯王臣也遂留禁中恒預謀國事救以安童

女弟妻之拜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出一二語決

定省中讐服曰真宰相也十一年正月荆湖行院阿里海牙平

章阿木入覲並請大舉伐宋帝趣召史天澤同議天澤請以伯

顏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帝可其奏乃與天澤並拜

中書左丞相行省荆湖時荆湖淮西各建行省天澤言號令不

一或致敗事復收淮西行省為行樞密院乃以伯顏領河南等

路行省所屬並聽節制秋七月陛辭天澤至中途疾作表請專

任伯顏九月甲戌朔會師襄陽分軍三道並進伯顏與阿木由

中道循漢江趨鄂州遇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顏曰吾且飛

渡大江而憚此潢潦邪召一壯士負甲仗騎而前導麾諸軍畢

濟癸巳次鹽山距鄂州二十里鄂在漢水北以石為城宋人又

於漢水南築新鄂橫鐵繩鎖戰艦密樹椿木水紳下流黃家灣

堡亦施代設攻具堡之西有溪南通藤湖至漢江僅三里遣總

管李庭劉國傑攻拔黃家灣堡盪舟由藤湖入江諸將請曰鄂
城我之喉襟不取恐妨歸路伯顏曰川兵固有緩急攻城下策
也大軍之出豈直為此一城哉遂舍鄂順流下伯顏阿木殿後
十月甲子次沙洋堡遣人招之不應會日暮風起經世大典云
用者能祭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城遂破丙寅克新
風風大作軍中有李國城十一月丙戌下復州諭諸將不得入城違者以軍法論阿木
使阿里海牙來請渡江期伯顏不答明日復來又不答阿木乃
自至伯顏曰此大事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虛實邪

潛刻期別去乙未大軍次蔡店遣諸將往覘漢口形勢宋淮西
 制置夏貴以戰艦萬餘分據上游都統王達守陽羅堡荆湖宣
 撫朱禕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阿朮言漢口水急且有
 箭不若回舟輪河轉取沙蕪口可入大江伯顏復使覘之貴亦
 以兵拒守乃趨圍漢陽聲言欲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十
 二月丙午軍次漢口伯顏乘間遣奇兵倍道奪沙蕪口引船入
 輪河轉沙蕪徑入大江伯顏率戰艦踵至屯布萬騎於江北下
 令修攻具進逼陽羅堡遣人招之其將士曰我輩受宋厚恩誓
 以死戰安有降理我宋天下如孤注輸贏在此一擲爾伯顏麾
 諸將力攻三日不克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
 此堡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遡流西上為擣虛
 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渡則急遣人來告乙卯分遣阿里海牙

督萬戶張弘範等先以步騎攻陽羅堡夏貴來援阿朮意

率軍逕渡南岸丙辰報至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破陽羅堡宋
 軍大潰貴走至白虎山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吾正欲遣使宣陽
 羅之捷今貴走是代吾使不必追也已未師次鄂州鄂特漢陽
 為蔽將戰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照城中兩城大恐宋守將皆降
綱目云幕僚張山翁獨不屈諸將請殺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
去江淮招討使汪立信扼吭死伯顏求其後厚卹之日忠臣之
家也遂散宋兵分隸諸將麾下留阿里海牙以兵四萬分省于鄂
 規取荆湖而自與阿朮統大兵水陸東下十二年春正月癸酉
 朔阿朮取黃州癸未伯顏取蘄州丙戌克江州至湖口繫浮橋
 以渡颶迅水破橋不成遣萬戶史弼禱於大孤山神頃之風息
 大軍畢渡二月壬寅朔下安慶丁未次池州宋權州事趙昂發
 與其妻自經死伯顏入城令具衣衾葬焉賈似道督師蕪湖遣

宋京以荔子黃柑遺伯顏致書請還已降州郡願貢歲幣如前約伯顏遣千戶囊加歹同其介阮思聰經世大典作袁克巳還報使語似

道曰如君臣相率納土卽當奏聞否則備爾甲兵以決勝負似

道得書不報庚申發池州壬戌次丁家洲似道都督諸路軍馬

號百萬以夏貴孫虎臣爲前鋒迎敵伯顏命左右翼率騎兵夾

岸進萬弩齊發阿朮操戰艦擣其中堅擊以巨礮宋軍大潰似

道東奔揚州甲子師至太平無爲鎮巢和州諸守將相繼迎降

庚午師次建康之龍灣大賚將士三月癸酉宋建康守將以城

降鎮江寧國江東淮西州郡以次歸順時江東大疫且饑伯顏

開倉賑之兼遣醫治疾民大悅帝諭伯顏按兵遣國信使廉希

賢等詣宋行至廣德軍爲宋人所殺帝聞之怒趣進兵宋遣都

統洪模移書言殺使之事太皇太后及嗣君皆不知實邊將罪

願輸金幣請罷兵伯顏曰彼爲譎詭計以伺我虛實耳當降

同往宣布威德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至平江宋人又

之四月帝下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高再舉伯顏奏曰

人據江湖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電擊風馳取之恐後少縱則

逸而逝矣帝語使者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請

五月復召伯顏赴闕七月見帝于上都進位右丞相伯顏辭曰

阿朮功多臣宜居後帝以阿朮爲左丞相伯顏受命還行省付

以詔書俾諭宋主乃取道益都行視沂州諸軍調淮東元帥李

魯歡一作博羅歡阿里伯以所部兵沂淮而進九月庚辰會師淮安

城下伯顏親臨南城堡揮諸將長驅而登平其南堡丙戌次寶

應戊子次高郵十月圍揚州召諸將指授方畧留李魯歡阿里

伯守灣頭新堡衆軍南行至鎮江十一月乙亥伯顏分軍三道

期會臨安阿刺罕等為右軍以步騎自建康出四安趨獨松嶺
 董文炳等為左軍以舟師自江陰循海趨溲浦華亭伯顏及阿
 增海山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壬午伯顏軍至常州先是常
 州守判以城降既而都統制劉師勇與張彥王安節等復據之
 伯顏射書城中謂勿以已降復叛為疑不應遂叱帳前軍登南
 城豎赤幟賊上諸軍見之大呼曰丞相登矣師畢登宋兵大潰
 屠其城續資治云伯顏命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并人以
 築之且殺民煎膏取其油作礮及城破盡屠其民惟七
 人伏橋師勇變服奔平江諸將請追之伯顏曰但令師勇所過
 城守者膽落矣遣萬戶懷都先據無錫州忙古歹巡太湖庚寅
 遣降人游介實奉詔書副本使宋仍以書諭宋大臣十二月辛
 丑次無錫宋將作監柳岳等奉幼主及謝太后書併宋大臣與
 伯顏書來見垂泣曰太皇太后年高嗣君幼且在衰經中自占
 禮不伐喪乞班師敬如約進奉修好今日事至此者皆皆也

似道失信誤國耳伯顏曰主上即位之初奉書修好汝國純我
 行人一十六年所以興師問罪去歲又無故殺害信使過將誰
 歸如欲我師不進將效錢氏納土乎李主出降乎爾宋昔得天
 下於小兒之手今亦失於小兒之手蓋天道也輟耕錄云宋之
 帝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及亡終於少帝德祐元年少帝時四
 歲名顯而顯德二字竟與得國時合周以主幼失國宋亦以主
 幼失國周有太后在宋亦有太后甲辰軍次平江宋遣尙書夏士
 后在始終興亡之數昭然如此甲辰軍次平江宋遣尙書夏士
 林侍郎呂師孟右史陸秀夫奉書稱姪請和不許癸亥伯顏發
 平江以忙古歹范文虎行兩浙大都督事取湖州十三年正月
 已巳克嘉興乙亥宋宰臣陳宜中遣御史劉岳易宋主稱臣表
 副本且致書伯顏約面議降事辛巳軍至崇德壬午次長安鎮
 宜中違約不至癸未進屯臨平鎮甲申次臯亭山宋遣知臨安

府賈餘慶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伯顏受訖乙酉軍至臨安北十五里分遣董文炳呂文煥范文虎閱視城堡俄聞降將洪模來報宜中與張世傑劉師勇等挾宋益王昞廣王昺下浙江航海去伯顏亟遣勁兵追之不及宋謝后遣丞相吳堅文天祥樞密謝堂來見伯顏顧天祥舉動非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天祥數請歸伯顏曰勿急君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相共令館伴羈縻之遣餘慶還易宋主削帝號降表已丑駐軍臨安城北湖州市遣龔加夔先以傳國璽入獻庚寅伯顏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城觀湖浙江宋宗室大臣來見宋主易稱臣降表及諭未附州郡手詔至今鎮撫唐古歹罷遣天祥所募義兵二萬餘人壬辰伯顏登獅子峰觀臨安形勝命峻都撫諭軍民部分諸將共守城護宮分宋三衙諸衛兵

於各翼以俟調遣其新募軍願歸者聽遣降將伯顏承制以衢信諸州二月庚子宋主率百僚望闕拜發降表伯顏承制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忙古歹范文虎始人治府事復命張惠等籍宋軍民錢穀數閱實倉庫收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移宋主居別宮禁軍民不得侵壞宋氏山陵癸卯謝后命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崑與文天祥並充祈請使楊應奎趙 爲奉表璽官赴闕請命伯顏拜表稱賀曰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岳必明主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昧弱敢天威之抗始于戈之爰及迄文軌之會同區宇一清普天均慶恭惟皇帝陛下道光五葉統接千齡梯航日出之邦冠帶月支之域際丹崖而述職奄瀚海以爲家獨此昏愚弗遵聲教謂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楫可以敵王師連兵負固逾四十年背德食言難一二計當聖主飛

渡江南之日遣行人乞爲城下之盟逮凱奏之言旋輒詐謀之
復肆拘囚我信使忘乾坤再造之恩招納我叛臣盜漣海三城
之地我是以有六載襄樊之討彼居然無一介行李之來禍既
出於自求怒致開於斯赫臣等肅將禁旅恭行天誅爰從襄漢
之上流復出武昌之故渡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烟直接於錢塘
尙無度德量力之心存有殺使毀書之事屬廟謨之親棄謂根
本之宜先乃命阿剌罕取道獨松董文炳進師海渚臣與阿瑜
海忝司中闕直指僞都犄角之勢旣成水陸之師並進常州已
下列郡傳檄而悉平臨安爲期諸將連營而畢會彼知窮感迭
致哀鳴始則有爲姪納幣之祈次則有稱藩奉璽之請顧甘言
何益於實事率銳卒直抵於近郊召來用事之大臣放散思歸
之衛士崛強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飛走計窮一片之降旛始

暨臣奉揚寬大撫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
茲惟睿算卓冠前王視萬里如目前運天下於掌上致令臣等
獲對明時歌七德以告成深切龍庭之想上萬年而爲壽敬陳
虎拜之辭謹奉表稱賀戊申堅等發臨安夏貴以淮西來降三
月丁卯伯顏入臨安俾孟祺籍宋禮樂祭器冊寶儀仗圖書庚
午召伯顏偕宋君臣入朝伯顏留阿剌罕董文炳治省事俾經
畧閩粵忙古歹以都督鎮浙西峻都以宣撫鎮浙東而自護宋
君臣北上西浙平凡得府八州六軍一縣八十一戶二百九十
八萬三千六百七十二口五百六十九萬二千六百五十七乙亥
伯顏發臨安宋主母后及福王與芮而下官屬從行者數千人
五月伯顏以宋主至上都帝御大安閣受降命伯顏告天地宗
廟大赦天下帝勞伯顏拜同知樞密院事以陵州藤州戶六千

爲食邑先是太宗曾孫海都者世居北方常爲邊患帝封皇子南木合爲北平王統軍鎮其地旣而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以叛仍命伯顏討之遇于幹魯歡河夾水而陳相持終日伺少懈麾軍爲兩隊掩其不備破之昔里吉走死十八年二月命從燕王真金撫軍北邊帝曰伯顏才兼將相忠於所事故俾從汝不可以常人遇之當伯顏之還朝也詔百官郊迎平章阿合馬先詣官道謁伯顏解所服玉鈎條遺之阿合馬謂其輕已乃誣以平宋時私取玉桃蓋帝察之無驗至是有獻此蓋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二十二年秋宗王阿只吉失律詔伯顏代總其軍邊兵嘗乏食伯顏令軍中採茂怯葉兒及菡敦根人各貯四斛草粒稱是盛冬雨雪人馬賴以不饑諸王乃顏者烈祖元孫也素蓄異志或告乃顏反命往覘之伯顏多載衣裳入其境輒以

與驛卒旣至乃顏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出分三道

馳歸驛入以得衣裘故爭與健馬得脫還白狀乃顏果反帝親

征伯顏奏李庭董士選將漢軍爲前鋒乃顏黨金家奴塔不台

進逼乘輿漢軍力戰乃顏卒就擒二十六年進知樞密院事鎮

和林和林置知院自此始二十九年宗王明里鐵木兒附海都叛詔伯顏

往討遇于阿撒忽秃嶺矢下如雨伯顏令曰汝寒君衣之汝饑

君食之政欲効力此時爾於此不勉將何以報麾諸軍退後者

斬伯顏先登陷陣諸軍爭奮明里鐵木兒敗走軍中獲諜者伯

顏遣賚書明諭以禍福明里鐵木兒得書感泣來降未幾海都

復犯邊留伯顏拒守廷臣或譖其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帝以

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伯顏居大同俟命三十年冬驛召

至京世祖崩伯顏總百官以聽成宗將立親王有違言伯顏握

續通志卷之九
創立殿陛陳祖訓宣顧命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下拜加伯顏
太傅錄軍國重事江南三省累請罷行樞密院帝問於伯顏時
已屬疾張日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為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遂
罷湖廣江西江進三院事歸行省冬十二月丙申有大星隕東
北雨木冰庚子卒年五十九大德八年加封淮安王諡忠武延
佑初詔立祠杭州給田以共祀事 孟祺字德卿宿州符離人
當伯顏伐宋授祺為行省諮議諸將爭趨臨安伯顏問計祺曰
若以兵相迫宋必窺閩一旦盜起臨安三百年之積焚蕩無遺
矣莫若以計安之令彼不懼正如取果稍待時日耳伯顏從其
言祺自請為使徵降表至宋取宋國璽十二枚出伯顏將親封
之祺曰管鑰自有主者非所宜親一有不謹恐異時姦人妄相
染汚終不可白遂止伯顏奏祺前後功累官浙東按察使

冊曰宋運已阨特簡斯人摧枯拉朽若風掃塵惟遵弗殺
為時曹彬忠能致主澤在保民

阿里海牙

綱目作涯

畏吾兒人初生胞中剖而出父以為不祥將棄

之母不忍比長聰辨有膽畧家貧嘗躬耕舍耒歎曰大丈夫當

垂功竹帛何至槁項馱馱去求北庭書讀之一月而盡用薦登

得事世祖漸見擢用姚燧神道碑云大將上鄰吉帶薦其忠謹

不衝殺之攻鄂先衆而登禽一由左右司郎中遷參議中書省

事至元五年命僉河南行省事與阿朮劉整取襄陽始帝之遣

諸將也命毋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斃乃築長圍起萬山包百

丈楚山盡鹿門堡俾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為一字城

聯亘諸堡為必取計城中糧儲多呂文煥拒守五年終不下九

年三月破樊城外郭其將復閉內城堅守阿里海牙以為襄陽

之有樊城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乃入奏帝報可會西域人獻新礮法挾之來軍中爲礮攻樊破之先是宋兵作浮橋以通襄陽之援阿里海牙發水軍焚其橋襄援不至城乃拔語詳阿朮傳既而移攻具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城中洵懼多踰城降者阿里海牙身至城下與文煥折矢爲誓文煥感而出降遂與入朝帝以阿里海牙行荆湖樞密院事鎮襄陽因奏自古荆襄用武之地今漢水上游已爲我有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必可平會阿朮入覲力贊其議詔益兵十萬拜伯顏爲行省左丞相阿朮不爲平章阿里海牙進右丞同伐宋十一年九月會師襄陽遂破郢州及沙洋新城師由沙蕪口入大江宋夏貴守諸隘甚固阿里海牙麾兵攻武磯堡貴趨援阿朮遂以兵西渡青山磯鄂州降伯顏與諸將會鄂城下議曰鄂襟

山帶江爲江南要區且兵糧皆備今蜀江陵岳潭皆未下不得

一大將鎮撫其地上流一動則鄂非我有矣乃分兵四萬遣阿里海牙戍鄂州而自與阿朮將大兵東下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意禁將士毋侵掠民大悅遣人徇壽昌信陽德安諸郡皆下阿里海牙言江陵地居上流宋倚之爲重鎮若非乘此破竹之勢取之待沅水泛溢鄂漢之城恐亦難守帝從其請進徇江陵與宋鄂州安撫高世傑遇于洞庭湖兵船成列而陣阿里海牙督諸翼水軍屯東岸而自帥兵左右夾擊世傑敗走追至桃花灘力屈而降誅之遂下岳州至江陵縱火焚其柵宣撫朱禕孫制置高達恐卽以城降遂入城釋繫囚放戍券軍除其徭役及法令之繁苛者傳檄歸峽常德鼎澧隨辰沅靖郢復均房施荆門及諸徭峒無一梗阻以江陵地圖來上請曰荊州西距梁

益南控交廣據江淮上游爲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鎮之未足以收新附來遠人帝覽奏喜語近臣曰伯顏兵東下阿里海牙以孤軍戍鄂朕方憂之恐荆蜀連兵順流猝至今荆南既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卽命右丞相廉希憲出鎮江陵促阿里海牙急還鄂且以沿江諸城新附者委之比至鄂爲書招潭州守帥李芾不聽因決隍水部分諸將以礮攻破其木堡流矢中胸創甚督戰益急奪其城潭人復作月城拒守十三年正月芾方屈自殺諸將欲屠城阿里海牙曰是州生齒百萬若悉加屠戮非上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意其屈法生之復發倉以食饑者由是椰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韶南雄諸州郡守臣皆率民來迎曰聞丞相體上帝好生之德所過秋毫無犯民今復見太平各奉表降獨宋知邕州馬堅守靜江不下阿里海牙貽書許以廣西大都督璽焚書斬其使靜江以水爲圍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地以涸其隍城破璽被執阿里海牙以靜江民易叛非潭比悉坑之斬璽于市分遣萬戶脫溫不花狗賓融柳欽橫邕慶遠齊榮祖狗鬱林貴廉象脫隣狗潯容藤梧皆下宋特磨道士儂士貴南丹州牧莫大秀皆奉表求內附奏官其土官分兵戍諸要害自還潭州旣而宋二王稱制海中雷瓊全永與潭屬縣民文才喻周隆羅飛賀十二咸起兵應舒黃蘄相繼亦起詔命討之且畧地海外阿里海牙旣誅才喻等至雷州使人招諭瓊州安撫趙與珞不聽遂自航海五百里至白沙口執與珞冉安國黃之紀宋史作傑裂殺之盡定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地降八番羅甸諸蠻以其長文龍兒入見置宣慰司十六年入覲獻金三千五百兩白金五萬三千兩南臺御史

大夫相威檢覈阿里海牙所俘男婦得萬二千餘口帝令盡放
 為民相威復奏阿里海牙占降民一千八百戶為奴自置吏責
 其租賦阿里海牙謂征行所得帝曰如果降民宜速還有司若
 征行所得令御史臺籍其數量賜有功者十八年奏請徙省鄂
 州所定荆南淮西江西海南廣西之地得州凡五十八峒嶺山
 僚不可勝計未嘗專事殺戮取民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
 焉碑云初籍民田租畝取三升盡除宋他名徵後征海南度不
 足於用始備抽戶調三之一時以為虐然較江浙諸省槩增
 倍蕪獨西南二十一年四月親行海濱收集占城潰卒同鎮南
 王脫歡征交阯敗其兵于萬劫江還朝加湖廣左丞相自陳其
 功比伯顏當賜養老戶御史膝魯瞻劾其矜功邀賞阿里海牙
 自辨有旨逮魯瞻赴行臺質問相威曰為臣敢爾欺誑邪御史
 何罪奏釋之未幾卒追封楚國公諡武定後棄哥專政遣其黨

要東木鈎考荆湖錢穀乃籍其家貲送至京

阿剌罕札刺兒氏虞集世勳碑祖撥微父也柳干皆有戰功死

於陣碑云祖父俱事太祖以忠勇見知上嘗與名赤溫戰阿剌
 其父率族黨夜攻之脫太祖於難官怯薛為宿衛長阿剌

罕襲萬戶世祖命以所部軍擊破阿藍答兒渾都海之兵於昔

門禿追至河西而還從伐宋伯顏與阿木會師襄陽命阿剌罕

率諸翼軍攻郢復二州奪郢之南門堡復帥騎倍道兼行拒守

沙蕪口入江取鄂州東畧壽昌得米四十萬斛充軍餉統左翼

軍順流東下沿江州郡悉降拜參知政事鎮建康伯顏還取臨

安分軍三道並進阿剌罕由西道趨深水溧陽攻破銀樹東壩

至護牙山慶豐圩歷敗宋師由建平縣進取廣德軍先是宋廣

德守張濡殺國信使廉希賢等及阿剌罕軍次安吉州濡率兵

遁走追斬之宋降伯顏受詔赴闕留阿剌罕同左丞董文炳治

省事旋命攻浙東漸入閩招降蒲壽庚于泉州追襲宋秀王趙與罕一作釋至福州與宋軍轉戰四十里斬步帥李世達于陣殲其軍獲秀王及其弟與慮子孟備皆不屈死降部曲淮卒三萬人江南平授江東宣慰使尋拜行省左丞相統諸道兵四十萬征日本行次慶元卒于軍

塔出布兀刺氏幼孤長善騎射至元初入侍世祖占對多稱旨授山東統軍使九年改僉行樞密院事數將兵攻下瀕淮堡柵分遣步騎趨漣州攻被射龍濟五港日鹽塲白頭河四城尋移淮西令城正陽以扼淮海宋將陳奕慶率安豐廬壽等州兵撓其役塔出選精銳且戰且築城成宋復造戰艦于六安謀攻正陽塔出覘知之率騎焚其艦餽饌久不繼潛取安豐麥以餉軍復出奇兵敗宋師于橫河口朝議淮上諸郡爲宋北藩維城堅

兵精攻之難猝下徒老師無益宜先渡江剪其根本留兵淮

絕其聲援則長江可乘虛而渡於是命塔出爲淮西參政取安豐廬壽諸州宋夏貴帥舟師十萬圍正陽決淮水灌城幾陷帝遣塔出往救道出潁州遇宋兵攻潁戍卒僅數百人時盛暑塔出權發官庫弓矢驅市人出戰預度潁之北關攻易破急徙民入城伏兵以待宋果夜焚北關火光屬天塔出率衆從暗中齊射宋軍退敗之于沙河明日長驅抵正陽時方霖雨突圍入城堅壁不出俄天霽乃與右丞阿塔海分帥銳師渡淮至中流死戰宋軍潰正陽圍解從伯顏以舟師與宋戰丁家洲賈似道敗奔揚州遂分兵四出克池州取太平順流下建康丹徒江陰常州皆望風迎降十三年命領淮西行省事時沿淮諸州新附至則禁侵掠撫瘡痍練士卒備姦宄境內帖然俄遷江西都元帥

征農東所至溪峒納欵廣東平再遷江西宣慰使宋益廣二王走保嶺海復改宣慰爲行省移治贛州命張弘範李恒呂師夔出師嶺海以塔出留後供軍餉初江西甫定帝命襲其城塔出表言豫章諸郡皆瀕江爲城霖潦泛溢無城必至墊溺襲之非便降附之初有謀叛者旣敗獲塔出謂同僚曰此撫治乖方所致也止誅渠魁盡釋餘黨瑞州張公明愬左丞呂師夔謀不軌塔出廉知其誣曰狂夫欲脅未貨耳若遽聞朝廷則大獄將起連及無辜且師夔旣承行省詎肯妄圖若遲疑不決恐彼驚疑反生意外乃斬公明而後聞帝是之十七年入覲卒于京年僅三十七妻明理氏以貞節旌次子泌宰牙仕至征東行省左丞妻伯牙倫郡王孛魯歡女亦守義有賢行

懷都幹魯納台氏祖阿木魯與太祖同飲渾河水總大軍伐遼

東諸部後討西夏大戰于合刺合察見擒其主太祖盡賜以良
主遺物授蒙古軍千戶尋老以子不花襲中統二年不花卒子幼懷都以兄子繼其職李壇叛從親王哈必赤圍濟南壇四面衝突求出懷都直前奮擊壇退走入城壇誅第功居最至元初授山東統軍使從征襄陽西渡漢江宋遣水軍截歸路懷都選士卒浮水殺宋軍奪其戰艦軍次淮南天長至五河口與宋兵戰屢敗之命守鹿門山白河口一字城進攻樊之古城堡堡高七層懷都夜勒士卒親冒矢石奪之襄陽旣降帥師屯蔡息還城正陽宋夏貴來攻逆戰退之遂畧地安慶北渡至柵江堡敗宋軍三千餘已復南渡江駐兵京口諜知宋平江軍出常州懷都率千人至無錫與宋兵遇大戰殲其衆命領軍護焦山江岸仍往揚州灣頭立木城以兵戍守未幾還守鎮江從右丞阿塔

海攻常州宋兵自平江來援懷都提兵至橫林店與之遇奮擊大破之直取秀州已復同元帥張弘範徇溫州撫治迤東新附軍民授浙東宣慰使討台慶叛者戰于黃奢嶺又戰于溫州白塔屯寨所至輒克累官行省參政卒于處州不花子忽都合見既長分襲千戶從平宋有功授浙西招討使

完者都欽察人廣額豐頰髯長過腹驍勇而樂善好施聽讀史聞忠良則喜遇姦諛則怒以材武起家從世祖攻鄂州先登已從阿木圍襄樊攻沙洋新城由沙蕪口渡江入臨安下揚州皆有功江南平入見帝顧謂侍臣曰真壯士也賜名拔都魯至元十七年漳州民陳桂龍及其兒子陳弔眼有眾數萬劫掠汀漳間據高安砦命完者都往討加福建征蠻都元帥面慰遣之許

宜行事時建軍賊黃華亦聚黨三萬號頭陀軍勢尤猖獗完者都先引軍壓其壘賊驚懼乞降明日勅諸軍大獵以耀武令

華等縱觀之適一鵬翔空中完者都引弓仰射鵬應弦而墜華大懼服乃聞于朝請與俱討賊制授華征蠻副元帥軍行悉以咨之華遂為前驅導副元帥高興進兵連破其五寨追擒弔眼于干壁嶺斬首漳州市餘黨悉平桂龍率眾來降詔流之邊地入朝拜江浙左丞初浙西私鹽盛行吏莫能禁至則案行松江上海收鹽徒五千隸軍籍久之遷江西行樞密院副使卒于官大德二年追封林國公諡武宣子十四人皆仕孫二十四亦多貴顯者按列傳第十八卷有完者都第二十一卷又有完者拔都按都之名重出蓋沿誤于此忙兀台一作忙古歹蒙古達達兒氏事世祖為博州路總管至元八年授鄧州蒙古萬戶治水軍于萬山南岸大軍攻樊城分軍為

五道忙兀台當其一率五翼軍以進焚南岸舟陸雲梯于北岸登櫃子城奪西南角入城命步將據倉粟功在諸將右從伯顏阿木南征命與萬戶史格率麾下會鹽山嶺遇宋兵忙兀台突陣先入諸軍繼進戰敗之自鄂州黃家原盪舟入藤湖至沙洋堡立礮座十有二焚其樓櫓拔羊角壩直抵新城將由漢口入江至蔡店聞宋兵屯漢口乃率舟師經鬪龍口至沙燕以入武磯臺宋將夏貴堅守不下阿木率忙兀台等軍乘雲夜海流西上黎明至青山磯北宋將程鵬飛拒戰中流被七創敗走尋招降之又諭斬黃安慶池州諸郡皆下師次丁家洲宋將孫虎臣來拒追擊之奪虎臣所乘巨舟已攻常州拔其木城擊叛將趙潛于豐登莊復招降湖州行省第其功命行兩浙大都督府事會宋二王逃入海詔與左丞峻都行省福州填撫沿海八郡

世大典云宋將王用來降言星已死世無繼儲間瓊州守臣欲給糧一萬石海道難水淺急難運止有杏系浦可通舟忙兀台尋召赴關進左丞初忙兀台北聞其言即命諸將以兵守之

還峻都行省福建一日帝名峻都還命忙兀台暫往福州俟峻都至將移鎮潭州中書言峻都在福建麾下擾民致南劍等路往往殺長吏叛及忙兀台至招來七十二寨建寧漳汀稍獲安集有旨仍留鎮閩時宣慰使王剛中以土人饒於貴頗擅威福忙兀台慮有變奏移之他道久之遷江淮平章先是宋降將五虎陳義嘗助張弘範擒文天祥助完者都討陳弔眼又阿塔海征日本資以戰艦三千省臣或言義有反側意帝使忙兀台察之至是攜義入朝保其無他且乞寵以官爵乃授義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有譖忙兀台於帝者逮至關封其家費遣使按驗無狀復拜行省左丞相移鎮江浙上言瀕海之民多鬻私鹽專

利今征日本可募爲水工役旣罷請以戰艦付海漕又言省治在杭州其兩淮江東財賦軍實旣南輸至杭更自杭北上徒勞頓非便揚州地控江海請移省治於此宿重兵鎮之且轉輸無往返勞復言淮東近地宜大興屯田歲入糧給軍所餘仍餉京師帝悉從之詔江淮管内重聽節制時行省已罷相銜以忙兀台所統地廣事繁獨授江淮行省右丞相屢以病求罷賜歸未幾復命出鎮江西到官四十日卒方在浙時專復自用屢易置戍卒屯田無成平章不憐吉台言其變亂成法帝每戒救又嘗以私忿逼死行臺中丞劉宣事聞追卹之典闕焉

隋世昌其先登州棲霞人父寶徙居萊陽金末隸軍伍主帥奇其貌以爲管軍都總領太宗下山東寶來歸授萊州節度判官世昌其四子也身長八尺鍛渾鐵爲鎗重四十餘斤能左右擊刺選充隊長宋兵犯海州戰却之進攻漣水軍先登身被數創衆從之克其城擢馬軍千戶中統初漣水復叛歸宋世昌軍于東馬寨屢擊敗宋兵遷淄萊萬戶府副都鎮撫守萬山堡轉管軍千戶會元帥劉整築鹿門使世昌董其役樊城出兵來爭且拒且築不終夜而就復令立礮簾于樊城欄馬牆外夜大雪城中矢石如雨軍校多死傷遂且而礮簾立宋列艦江上世昌乘風縱火燒其船百餘樊城出兵鏖戰欄馬牆下世昌流血滿甲勇氣愈倍樊城竟破引兵由黃澗堡入漢江破沙洋攻新城世昌坎其城先上中數矢傷臂兜鍪皆裂昏眩墜地少蘇挺鎗復進遂下新城明日丞相伯顏視所坎城高一丈五尺第功爲最從戰丁家洲又從圍揚州世昌絕其糧道兼搜湖泊宋兵聞鐵鎗名不敢近揚州平充回城兵馬使從平章阿朮入覲授管軍

總管成揚州擊下野人原司空山等七寨進安撫使鎮潑浦授
管軍萬戶世昌前後數百戰遍體皆金瘡竟以是疾卒加封定
海郡侯諡忠勇

李庭小字勞山本金蕪察民金末來中原改稱李氏家濟陰徙
壽光世祖至元初以材武選隸軍籍權管軍千戶從伐宋宋將
呂文煥來攻萬山堡萬戶張弘範方接戰庭單騎橫槍入陣刺
殺二人槍折創持柄擊一人墜馬庭亦被二創復奪後軍槍力
戰敗之除益都新軍千戶與宋兵戰襄陽城下追奔逐北直抵
城門流矢中左股繼攻樊城外郭破傷額及左右手奪其土城
進攻襄陽東堡破傷右肩焚其樓破一字城大軍攻樊城庭運
薪芻土牛填城濠立雲梯城上矢石如雨庭屢中礮墜城下絕
而復甦裹創再登如是者數四從伯顏發襄陽攻郢州與總管

傑先登拔黃家灣堡盪舟入湖攻沙洋新城矢傷左脇破

其外堡復中礮墜城下矢貫胸氣垂絕伯顏命剖水牛腹納其
中良久乃甦累功授萬戶師次漢口宋夏貴領戰艦橫截江面
軍不得前乃用庭計由沙蕪口入江武磯堡四面皆水庭決其
水攻之大軍徑渡江武磯堡亦破從阿木轉戰至鄂州順流東
下與宋孫虎臣戰丁家洲奪船二十餘宋兵斷真州江路庭焚
其舟間貴欲由太湖援臨安亟出兵逆戰敗之裕溪口諸軍至
臨安宋主降伯顏命庭等入護內城收集符印珍寶仍令庭與
阿增海護宋主至上都世祖嘉其勞賜金珠衣各一諭曰汝在
江南已多出死力男兒立功要在西北今有違我太祖國憲者
汝往征之卽加漢軍都元帥駐軍河西擊走叛臣霍虎追至大
磧而還又襲禽叛王昔里吉脫脫木兒啟皇子只必帖木兒賜

之死復引兵會諸王納里忽渡哈迷見河殲其餘黨河西悉平
入朝賜益都居第單河官莊以父歿歸宗王乃顏叛驛召至上
都統諸衛漢軍從帝親征其將塔不台全家奴來拒戰擁衆號
十萬帝親麾諸軍合圍庭調阿速軍繼進流矢中胸貫脇裏創
復戰帝遣止之方已庭策乃顏當夜遁乃引壯士持火器夜入
其營破發敵驚潰自相蹂躪死者亡算帝問何以知之庭曰兵
雖多無紀律見車駕駐此不戰必疑有大軍繼至是以知其將
遁旣而乃顏被擒帝南還庭又親縛塔不台全家奴以獻乃顏
黨哈丹禿魯干復叛于遼東詔庭往討大小數十戰弗克庭整
軍再戰流矢中左脅及右股追至一大河選銳卒潛負火礮夜
泝上流礮發馬皆驚逸大軍潛於下流畢渡天明將戰其衆無
馬遂敗哈丹禿魯干走死進拜尙書左丞商議樞密院事成宗
嗣位眷遇尤至每進食必分賜武宗以皇子出鎮北邊庭請從
成宗憫其老不許俄有旨拘漢軍馬濟北軍且令焚其鞍轡行
糧諸物庭因感疾疾稍間扈從至上都卒至大二年追封益國
公諡武毅

冊曰暗鳴叱咤敵人辟易鏖裂胸穿銳進不息惟李惟隋
萬夫之特數瀕死亡卒正床第有命自天何必縮澁

朱國寶其先徐州人後徙寶坻父存器歷官修內司使嘗夜行
盧溝橋獲金一囊坐待其主至還之世祖攻鄂州國寶攝千戶
率銳卒於中流遇宋師凡十七戰諸軍始畢濟從征襄陽督造
戰艦築萬山堡及拔沙洋舉新城皆有功初師次江上國寶願
當前鋒奪船二十艘以獻伯顏壯之宋據上流方舟數百結爲
堡柵伯顏指示曰而復能奪取是乎國寶即奮往破其柵旣渡

江下鄂漢進兵臨岳州與宋戰于桃花灘獲其將高世傑已統
蒙古諸軍鎮常德知安撫司事時湖南既降惟辰沅靖鎮遠未
下宋將李信李發結武岡洞蠻分據扼塞國寶擊敗之其衆退
保飛山之新城思播蠻來援國寶復戰破之獲信發等獻俘江
陵會諸道兵攻拔廣西靜江授管軍萬戶鎮梧州初宋臨安之
破也張世傑挾二王由閩蹈海衆復滋蔓時南恩新州何華張
翼謀舉兵興復國寶擊殺之降其民三萬餘戶遷海北海南道
宣慰使蠻賊連結鬱林廉州諸洞恣剽掠復討平之渠長任龍
光等率所部五千戶降尋移瓊州立官程更弊政訓兵息民具
有條制南寧謝有奎負固不服國寶開示信義有奎感悟以其
屬來歸於是黎峒民降者三千戶苗軍降者三十所破臨高蠻
寇招降居亥番毫銅鼓博吐桐油等十九洞遣兵畧大黎密塘
橫山焚其巢生致大鍾小鍾諸部長十八人進廣西西道參政
以軍事至贛州卒于傳舍

阿瑜海遜都思人祖瑜海拔都魯嘗從太祖同飲渾河水以功
授千戶阿瑜海早歲襲職憲宗初從大帥兀良合台征雲南身
先陷陣師還事世祖於潛邸至元九年命督諸軍攻襄陽拜中
書右丞行樞密院事分兵解正陽之圍遂渡江與伯顏軍合克
池州由建康抵鎮江時真泰諸城尙爲宋守鎮江地扼襟喉城
壁不固阿瑜海先立木柵爲保障計繼分兵屯瓜洲以絕揚州
之援宋張世傑孫虎臣帥舟師陳焦山下勢張甚乃與阿朮登
南岸督諸軍力戰以火矢焚其舟大破宋師宋殿帥張彥與平
江安撫劉師勇襲呂城遣萬戶懷都擊走之克常州降平江嘉
興會兵臨安宋降伯顏命阿瑜海等以其効主母后入覲詔復

趨瓜洲與阿朮議平淮南事拜行省左丞相移治臨安從征乃
顏帥歸奉朝請居京師卒封顯昌郡王諡武敏

張禧東安州人父仁義金末徙家益都太宗下山東仁義方走
信安時燕薊已下獨信安猶爲金守蒙古兵圍信安仁義開門
出戰圍解以功署軍馬總管守信安踰十年度不能支乃舉城
附授管軍元帥後攻歸德飛矢入口折其二齒鏃出項卒禧年
十六從大將阿朮魯南攻徐州歸德復從元帥察罕攻壽春皆
有功性峭直爲主將所忌誣以罪欲寘之法時王鶚侍世祖於
潛邸禧密往依之鶚薦禧與其子弘綱俱入見從南征時方攻
鄂州諸軍穴城以入宋樹柵爲夾城於內入戰輒不利命以厚
賞募敢死士禧與弘綱應募山城東南入將至城下帝憫其父
子俱人險地諭止一人進戰禧所執槍中弩矢折取弘綱槍以
進破城東南角有逗留不前者十餘人立城下弘綱復奪其槍
入轉戰良久禧身中十八矢一鏃貫腹悶絕復甦世祖亟命取
血竭飲之旣愈復從大將納剌忽與宋兵戰于金口李家洲皆
捷世祖卽位授新軍千戶從征李壇時宋乘壇叛遣夏貴襲取
蘄縣宿州等城禧移兵攻之盡復諸城至元初擢唐鄧等州總
管與宋將呂文煥戰于高頭赤山乘勝復均州改水軍總管令
習水戰從攻襄樊宋夏貴率兵援襄陽禧從元帥阿朮戰却之
會江水暴溢宋遣范文虎以戰艦千餘艘來援禧率輕舟夜銜
枚入其陣插葦以識水之深淺及還阿朮卽命禧率四翼水軍
進戰宋兵潰追至淺水奪戰艦七十從攻樊城焚其串樓敗宋
將張貴于鹿門山行省集諸將問破襄陽策禧言襄樊夾漢江
而城敵人橫鐵鎖置木橛于水中若斷鎖毀橛以絕其援則樊

城必下樊下則襄陽可圖伯顏用其策襄樊相繼下命禧爲水軍先鋒敗宋孫虎臣于丁家洲尋移屯黃池以遏宋援兵有功加水軍萬戶時朝廷議征日本禧請行與右丞范文虎左丞李庭同率舟師泛海東至平壺島禧卽舍舟築壘約束戰艦各相去五十步止泊以避風濤觸擊俄颶風大作它戰艦悉壞禧所部得完文虎等議班師時島中屯兵數千乏舟禧曰我安忍棄置於此悉去舟中所載馬濟其還至京文虎等皆獲罪禧獨免子弘綱字憲臣年十八父爲主將所誣繫獄弘綱直入獄中併受繫伴狂謔笑守者易之旣寢遂與其父逸去後從父攻城狗地屢有功襲萬戶盜起安吉弘綱率兵往捕未踰旬擒之從參政高興破建德溪寨諸賊授河南諸翼征行萬戶從右丞劉深征八百媳婦師次八番與叛蠻宋隆濟等力戰而歿追封齊

郡公諡武宣

張弘範字仲疇易州定興人柔子也善馬槩間能爲詩歌年二十授行軍總管從討李璫于濟南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汝無怠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弘範營城西璫每出軍侵突獨不向弘範營弘範曰我營險地璫故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勿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濠開東門待之夜浚濠益深廣璫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濠中得跨濠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柔聞之曰真吾子也璫旣誅弘範亦以例罷兵柄世祖念其有濟南功至元初授順天路管民總管俄移守大名歲大水漂沒廬舍弘範輒免民租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帝曰何說對曰今歲水潦不收

倘必責民輸倉庫雖實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至逃亡則歲有恒收非陛下大倉庫乎帝謂其知大

體勿問典章云至元五年弘範於古宅得玉印會史天澤督諸

道其間襄陽授弘範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廷議以益都兵

本壇舊卒勇悍難制故命領之戍鹿門堡以斷宋餉道且絕鄂

復之援弘範建言曰國家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無非

重人命而待其自斃也曩者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師坐

視無宵禦者且其境南接江陵歸峽商販行旅休卒道出襄陽

南者相繼寧有自斃之時乎若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

以絕其東則庶幾速斃之道也天澤用其言移弘範兵戍萬山

既城與將佐較射出東門宋師奄至衆欲退弘範曰吾與諸君

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乎即擐甲上馬遣偏將李庭當其前觀

軍不動再進再却弘範曰彼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

攻樊城流矢中其肘束劄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

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抹故奔難下若截江道斷其援兵水陸夾

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陽何所恃明日出銳卒先登拔之遂下

襄陽丞相伯顏伐宋弘範率左部軍循漢江東畧郢西南取武

磯堡轉戰而前諸軍繼進宋師潰長驅至建康時方暑帝遣使

諭伯顏緩兵弘範曰聖恩待士卒誠厚然緩急之宜非可遙度

今敵已奪氣正當乘破竹之勢取之豈宜延緩使敵得爲計丞

相馳詣闕面論形勢得旨進師次瓜洲宋姜才統勁兵二萬出

揚子橋夾水爲三壘陣弘範從元帥阿木出先以十三騎徑渡

衝之陣堅不動弘範佯北一騎躍馬揮刀直趣弘範弘範旋轡

迎刺應手斃馬下奮戈急擊才潰走宋張世傑孫虎臣等率水軍于焦山決戰弘範以一軍從旁橫擊至圖山東奪戰船八十艘俘斬無算上其功改亳州萬戶從左丞董文炳由海道會伯顏次臨安近郊取宋主稱臣表來上師還授江東道宣慰使聞宋益王玠世傑等復立衛王于海上閩廣響應帝命弘範為蒙古漢軍都元帥往征之陛辭賜錦衣玉帶弘範不受以劍甲為請帝出武庫劍甲聽其自擇且曰劍汝之副也不用命者以此誅之將行薦李恒為副至揚州選將校水陸分道而南以弟弘正為先鋒戒曰選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弘正所向克捷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兵皆持滿以待弘範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忽麾軍連攻他寨廻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軍其東門命別將以西南乃乘虛擣其北門拔鮑浦

寨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弘正執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嶺使

之拜不屈弘範義之待以賓禮送至京獲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命子珪師事焉由潮陽發船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知衛王所在進次厓山宋軍結大船千餘碇海中中艦而外舳四周起樓櫓如城橫亘百餘里厓山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膠非乘湖不可進弘範由山之東引舟轉南入大洋始得逼宋舟世經大典云宋以烏蛋船千隻艦大舟之北弘範夜操小艇帶勁兵潛取之船中並皆海民不習戰攻殺靡遺即取烏蛋載草灌油乘風縱火欲焚宋艦宋預以泥塗艦懸水筒無數火船至鈎而沃之竟莫能燬李恒謂弘範曰賊船正當海港宜急攻之恐彼乘潮遁去不能成且出騎兵斷汲路燒其宮室世傑有甥在弘範軍中三使招之不應大典云弘範以世傑本其父柔之故卒招之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為主死不可移也李恒自廣州至授以戰艦二使守北而將戰或請先用礮弘範曰礮起則舟散吾分追非所

利不如戰也乃四分其軍令恒等軍東南北三面弘範自將一軍居西南與宋軍相去里許令曰宋舟東艤匡山潮退必南遁急攻之勿令去聞吾樂作乃戰先麾北軍乘潮出戰不克恒等順潮退樂作宋將以為且宴氣少懈弘範舟師犯其前豫構戰樓於舟尾以布幟障四匝之俾將士負盾而伏令曰聞金聲起戰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幟弓弩火石交發頃刻并破七舟宋臣陸秀夫先沉妻子抱衛王曰官家事急矣遂赴水死從死者十萬餘人嶺海平弘範磨厓山之陽勒石紀功而歸大典云時浮屍蔽海有卒見一屍小而暫衣黃衣負印不得入朝賜宴內殿慰勞甚厚未幾瘴癘疾作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中庭面闕再拜退坐命酒作樂與親故言別出所賜劍甲付子珪口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語竟端坐而卒

四十三延祐六年加封淮陽王諡獻武子珪見率輔傳
範素敏悟身長七尺修髯如畫初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弘範後至伯顏曰祖宗之初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雖貴近無所貸爾何敢後弘範徐進曰臨陣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為不可伯顏為之俛首簿錄宋內府金帛都事夾谷之奇與馬既而多所遺失將就考驗弘範曰之奇名士行義有素以官爵家帑保其無私後誣果白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眾賞罰信用則人致力不懷報怨
 嘗從父鎮杞徙亳權順天萬戶虞集廟堂碑云順天者故保州以柔故升府後改名曰保定
 從征四川憲宗以其幼賜錦衣還鎮李壇反宋夏貴乘虛北奪亳滕徐宿邳滄濱七州新蔡符離斬利津四縣弘畧率戰船遏之渦口貴退保斬更發亳軍攻之宋兵焚城宵遁盡復所陷州縣壇誅追問當時與壇通書者獨弘畧書皆勸以忠義事得釋俾解兵柄宿衛京師及城大都佐父柔為築城總管城成授淮東道宣慰使尋移江西饒州盜起犯都昌弘畧謂饒非吾屬然

續資治通鑑

卷十九

五

功臣三

與南康正隔一湖此寇不滅則吾境必有相扇起者乃使人直
壽其巢生縛賊首磔于市令曰不操兵者皆為平民一無所問
頃之以疾歸毫有讒貴臣子在江南買田宅樂而忘歸者詞連
弘畧或曰公未嘗在江南宜入見自辨弘畧曰辨之則言者獲
譴矣吾寧稱疾家居後見上于龍虎臺請曰臣之子玠長矣願
備宿衛世祖賜之酒且曰卿年未老何遽謝事命為河南叅政
卒追封蔡國公諡忠毅

李恒字德卿其先於彌氏唐末賜姓李世為西夏國主其祖為
夏主之子守兀納刺城太祖經畧河西城陷不屈死子惟中方
七歲求從父死宗王合撒兒留養之從經畧中原有功授淄川
達魯花赤蓋恒父也恒生有異質王妃撫之猶己子中統三年
命為尚書斷事官恒以讓其兄李壇反恒從惟中棄家入告變

壇怒繫恒置門于獄壇誅得出世祖嘉其忠累授益都淄萊新

軍萬戶從伐宋圍襄陽率本軍築堡萬山扼城西斷其陸路守
將呂文煥等以漁舟浮漢水窺伺軍形恒設伏敗之水陸亦絕
進攻樊城恒以精兵渡漢自南面先登伯顏大會師至陽羅堡
宋夏貴遣其子松來逆戰恒先陷陣額中流矢戰益力卒射殺
松已從伯顏東下宋將高世傑復窺漢沔仍遣恒還鄂州從阿
里海牙至洞庭與世傑戰擒之下岳州進拔沙市宋制置高達
以江陵降留恒鎮之恒禁軍士毋得入城侵掠未幾徙駐常德
以扼湖南之衝俄有詔分三道出師以恒為左副都元帥從都
元帥宋都鐸史作遜都台出江西開府江州擒宋都統制熊飛遂圍
隆興轉運使劉槃請降恒察其詐密為備槃果以銳兵突至恒
擊之槃始降由撫瑞建昌臨江進攻吉州周天驥降遂

定度南廣東經畧徐直諒奉書納所部十四郡前江西制置黃
萬石亦以劄武降宋丞相陳宜中及張世傑立益王昀于福州
收集潰兵郡縣豪傑響應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吳浚合兵十
萬期復建昌恒敗之于南豐縣浚走從文天祥於瑞金又破之
天祥走汀州遣鎮撫孔道追之併克汀州既而天祥復取汀州
兵出興國連破城邑圍贛州或言天祥祖父墓在吉州若遣兵
發之勢必下恒曰王師討不服耳豈有發人墳墓之理遂分兵
援贛自率精銳至興國天祥走追至空坑獲其妻女擒招討使
趙時賞降其眾二十萬宋史云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及
誰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也有旨令恒與右丞阿剌罕董文炳
合兵追益王眾議所向皆謂宜趨福建恒曰不可若諸軍皆入
閩彼必東竄粵則梅嶺江西非我有矣宜從廣東夾擊眾以為

然兵至梅嶺果與宋兵遇敗之乃走潮州潮州在廣東海豐縣
交錯處帝昀益王昀世傑等復立衛王昀據廣東恒時為江西
升為翔龍縣

參政以張弘範薦特加副都元帥進取英德清遠遂入廣州世
傑等移屯新會縣之崖山時弘範舟師未至恒按兵不動分遣
諸將畧定梅循諸州會弘範至自漳州發潮陽港直指崖山恒
率所部戰船急赴世傑集海艦千餘貫以巨索為柵以自固恒
先斷其汲路勢日蹙諭降不可會潮退水南瀉恒從北順流衝
擊令諸軍陣于船尾轉船逆行擣其柵索絕世傑猶死戰日午
潮至水北流弘範復督南軍合擊宋腹背受敵軍潰亂陸秀夫
抱衛王赴海死獲其符璽印章世傑走死海陵港經世大典云
世傑乘間開
南壁率十六艦奪港門遁恒獨追至崖山口焚溺功成入覲拜
之餘尚得海船八百餘艘宋承宣使翟國秀就降中書左丞行省荆湖禁掠民為奴婢并賑給常德澧辰沅靖五

郡之饑者以久留瘴鄉感疾乞解軍職命其子散木解襲本軍
萬戶後復從鎮南王脫歡征交趾結筏渡海奪天長府會盛夏
軍中疾作衆議班師蠻兵追襲恒煆後且戰且行毒矢貫右膝
一卒負而趨至思州毒發卒追封滕國公

養蒙集云
諡武愍

周曰宋鼎已淪蛟蜃與隣元帥慧掃颺立潮昏崖腥染鏹
海沸漂丹趙氏塊肉藁葬其間瘴生毒發天道好還

李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生五歲父疾革指德輝謂家人曰
吾爲吏治獄不任苛刻蒙德者衆天或報之是兒其大吾門乎
既就外傳嗜學貧無以自資輒輟業年十六監酒豐州祿食足
供母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歎曰志士顧安此邪仕不足
以匡君福民隱不足以悅親善身天地大矣人壽幾何惡可無
聞同腐草木乃更求明師講習世祖在潛邸用劉秉忠薦使侍

皇子講讀世祖受京兆分地擇廷臣能理財賦者俾訓軍食

從宜府以德輝爲副使時汪德臣屯重兵數萬於利州扼四川
襟喉規進取每苦乏興德輝乃募民入粟綿竹散錢幣給鹽炭
爲直陸輓興元水漕嘉陵未期年而軍儲充美至元初由太原

路總管入爲右三部尙書

名臣事畧云人有訟財而失其兒子者德輝曰叔殺之也深竟其獄懸賞

購其家果上變告叔竟以是死

皇子安西王鎮關中奏以德輝爲輔改安西

王相至則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假牛
種田具與貧民屯田其中歲得粟麥芻藁萬計奉命以王相撫
蜀時宋亡惟川蜀久不下宋制置張珪守重慶安撫王立守合
州于是分建東西二川行樞密院令合州潤里吉思領東院攻
合州丞相不花與德輝領西院攻重慶德輝至成都各遣使請
方畧德輝曰宋已亡矣重慶以彈丸地不降何歸政以公輩利

剽掠民不得有其子女懼而不來耳嚮者中使奉璽書來赦公等不能推心置腹反示以詐使彼叛去堅其必死之心中使不險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復命非養寇而何况軍政不一行且敗矣未幾瀘州叛重慶圍亦潰詔以德輝行西院副使事復瀘州

再關中慶尋拔之紹慶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柵皆下而東

慶州府猶故將也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德輝乃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使歸以書遺張珪曰天子威德遠播宋室既亡三宮皆北苟能早自歸誠必取將相與夏呂比且汝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之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彼之子孫尚舉天下歸我汝猶慨然負阻窮山而曰吾終於所事不亦惑哉既而合州遣李興張邵等偵事成都德輝獲之釋不殺復為書縱歸使諭其將王立如諭珪者未幾立使興等懷蠟書還成都言李公能

自來即降德輝以從兵數百人馳赴東川先是重慶破城北走諸州自經死至是諸將皆曰公昔為書招珪誠亦極矣而竟無功今立乃珪牙校也習狙詐不信是特以計致公延命晷刻耳德輝曰重慶已下合州孤立窮而來歸亦勢所必然吾豈肯讓諸君垂成之功誠懼諸君憤其抗命快心屠城吾欲為國活此民耳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德輝命立權安撫事知合州川蜀盡平既而東川行院恥無功言立久抗王師且嘗指斥憲宗奏請誅立械繫長安獄將殺之會行院都事呂致以事至上都自留守賀仁傑為言於帝而安西王亦具立降附本末來上且言東川院臣憤德輝受降之故誣奏誅立帝名樞密臣責曰汝等視人命若戲邪今名王立來生則已死則汝等從之立至仍命為合州安撫使遷致四川行省郎中

致字伯充河內人會官至侍講學士

西南彝羅施鬼國既降復叛詔滇蔡四川各出兵合討將屢境
德輝適被命在播馳驛止三道兵勿進而遣使諭鬼國趣降其
長阿察素熟德輝名曰是活合州李公邪即身至播州泣告謂
吾屬微公來死且不降今願以百萬人民託公事聞詔許其降
改鬼國為順元路或譖德輝愛鬼國馬千數帝曰是人朕所久
知雖一羊不妄受寧有是邪卒年六十三姚燧行狀云其年五
相府罷十一月始至
黃平是夜星如斗實館垣外德輝歎曰吾死徵也吾嘗歸馬伏
汲老當益壯之言而奇曹武惠為將不殺今得活羅施馬革裹
屍歸
何憾蠻彝聞計哭之如私親王立自合州衰經率吏民拜哭護
喪歸興元至今播州廟祀不絕

聞曰師以戢亂寧恣屠戮心苟好生民自誠服剽掠公行
堅其窻伏侃侃數言煌煌照燭雖于年起人敬肅

續弘簡錄卷十九終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功臣四 平諸域

土土哈 子床兀兒 洪福源 子茶丘君祥 峻都 子百來阿八赤 附張至樊輝

昔都兒 史弼 高興 亦黑迷失 阿爾傑 賽典赤

瞻思丁 愛魯 父昔里鈴部 信直日 也罕的斤 快烈

阿禮海牙 答失拔都魯 察罕帖木兒 卜顏鐵木兒

土土哈其先本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自曲出徙居西
北玉里伯里山因以為其號其國曰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曲
出生峻末納峻末納生亦納思世為欽察國主太祖征蔑里乞
其土火都奔欽察納之太祖遣使問曰汝奚匿吾負箭之糜亟
以相還不然禍且及亦納思答曰逃鶴之雀叢薄猶能生之吾

顧不如草木邪太祖怒命討之會亦納思老國亂其子忽魯速
蠻遣使欲歸順時太祖已命皇孫蒙哥帥師抵其境忽魯速蠻
之子班都察遂舉族降命掌土方馬畜歲時掘馬乳以進色清
而味美號黑馬乳因曰其屬曰哈刺赤哈刺赤黑也土土哈班都察子
也中統初襲父職備宿衛宗王海都將構亂世祖以國家根本
之地詔皇子北平王率諸王兵鎮之至元十四年諸王脫脫木
兒昔里吉叛寇抄諸部掠憲宗所御大帳土土哈率兵進討敗
之于納蘭不刺邀諸部以還應昌部族只兒瓦者叛脫脫木兒
起兵應之途遇土土哈將戰先獲其候騎數十脫脫木兒引去
追至秃兀刺河三宿而返尋于幹歡河會同所掠大帳明年
年大軍北征詔率欽察曉騎千人從追昔里吉踰金山擒其黨
札忽台等來獻又敗寬折魯特力戰獲羊馬輜重無算還

朝帝慰勞仍賜以奪還所掠大帳諭曰祖宗武帳非人所可得

御以卿能歸之故以為賜二十年請以所部哈刺赤屯田畿內
詔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益以宋新附軍八百人俾領其事
賜水磴一區近郊田二千畝籍河東諸路蒙古軍子弟四千六
百人隸其麾下拜樞密副使尋置欽察親軍衛命兼都指揮使
叛王海都兵犯金山詔與大將朵兒朶懷共備邊會宗王乃顏
以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刺哈二部長為土土哈所執盡得其
情實勝刺哈設宴來邀二大將朵兒朶懷欲往土土哈謂其意
叵測遂止計不得行未幾有旨令勝刺哈入朝將山東道進土
土哈言於北安王曰彼分地在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
乃命從西道進既而言也不干叛者益眾王欲先聞於朝後發
兵土土哈曰兵貴神速若彼果叛我軍出其不意可即圖之否

則與約而還卽行疾馳七晝夜渡禿兀刺河戰于孛怯嶺大敗之也不干僅以身免時世祖親征乃顏方在軍聞之遣使命收其餘黨沿河而下遇叛王鐵哥軍萬騎擊走之并擒叛王哈兒魯等獻俘行在時成宗以皇孫北撫諸軍詔土土哈從追乃顏黨于哈刺溫山誅叛王兀塔海盡降其衆諸王也只里爲叛王火魯火孫所攻來告急復從皇孫移師往援收諸兀魯火夜渡貴烈河復擊敗叛王哈丹軍盡得寇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世祖多其功以也只里女弟塔倫妻之二十六年從者三廿麻刺征海都抵杭海嶺敵先據險諸軍被圍土土哈引勁卒陷陣登王出追騎大至選精銳設伏待之寇不敢過秋帝自將至北邊召見慰諭之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朱河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前人卿其勉之還至京大宴復謂曰朔方人來

問海都言杭海之役使彼邊將皆如土土哈者吾屬安所置哉論功行賞帝欲先欽察之士土土哈言慶賞之典蒙古將吏宜先帝曰爾母事過讓蒙古人誠居汝右力戰豈在汝右邪命籍建康廬饒租戶爲哈刺赤戶益以俘獲千七百戶賜之仍官一子督其賦土土哈奏言哈刺赤軍以萬計足備戰守之用于是率其軍北獵于漠塔海邊寇聞之皆引去二十九年秋畧地金山獲海都之戶三千餘還至和林有詔進取乞里吉思詔欠欠河水行數日始至其境盡收五部之衆屯兵守之奏請給行樞密院印海都聞取乞里吉思引兵至欠河復敗之擒其將成宗卽位詔以邊境事重免會朝遣使就賜七寶金盃盤盂白鹽帳一獨峯馳五諸王附海都者率衆來歸邊民驚擾土土哈身至玉龍罕界饋餉安集之導諸王岳木忽兒等入朝帝解御衣以

賜奉命還北邊行至宣德府卒加封延國公諡武毅 子牀兀

兒初以大臣子拜左衛親軍都指揮使闡復世續碑云常操刀

走海飲親繼襲父職領征北諸軍踰金山攻巴隣地巴隣之南

有答魯忽河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伐木柵岸自蔽士皆持弓

矢蹲而待我軍不能進牀兀兒命次銅角舉軍大呼聲震林野

敵眾不知所為爭起就馬于是麾師畢渡湧水拍岸木柵漂散

因奮師馳擊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魯河與海都援將孛伯

過急崖軍渡河感之追奔三十餘里孛伯遠遁大德二年北邊

諸王篤哇徹徹禿等潛師襲火兒哈禿之地敵兵據高山牀兀

兒選勇而善步者持挺刀四十奮擊盡覆其軍入朝授僉都密

院事兼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復還邊四年秋叛王禿麥倫魯思

乃犯邊牀兀兒迎敵于瀾客之地及其宗師直前搏之追踰金

乃還海都兵越金山而南止于鐵堅古山因高以自保牀兀

兒急引兵敗之復與篤哇相持于兀兒禿之地以精兵馳其陣

殺傷幾盡遣御史大夫禿只等集諸王軍將問戰勝功狀以牀

兀兒居最命尚雅忽禿楚王公主察吉兒及使者以功簿奏帝

復出御衣遣使臨賜之七年秋入朝帝親諭曰卿鎮北邊累建

大功雖以黃金飾汝身猶不足盡朕意賜衣帽金珠物甚厚拜

樞密院副使諸王篤哇子欽徹海都子察八兒等相聚謀曰前

與上土哈戰既弗克勝今與其子牀兀兒戰又無功不若遣使

請命通好使吾兵民傷殘疲憊者得以休息使至帝許之于是

皆罷兵入朝特置驛以通往來成宗崩武宗時有渾麻出之海

上牒兀兒請急歸定大業武宗納其言即召南還及即位加平

章政事進封容國公至大二年入朝加封句容郡王武宗紀作

至大三年

正月事仁宗紀延祐三年帝曰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
六月復載此條似屬重出帝曰世祖所乘安輿日以卿有
服珠衣今以賜卿其勿辭翌日又出世祖所乘安輿日以卿有
足疾更賜此牀兀兒泣辭曰貪寵過當臣實不敢帝顧左右曰
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輜俾得乘至殿門仁宗延祐初
敗叛王也先不花等軍于亦忒海迷失之地碑云方接戰有敵
將一人持旗入陣
刺之牀兀兒擗其戟揮大斧碎其首乘勢奮擊大敗之已又敗其所遣將忽都帖木兒于
赤麥干之地追出境至鐵門關遇其大軍于札亦兒之地又敗
之帝憫其老召入商議中書省事大理國進象牙金飾轎即賜
乘之待以宗室親王之禮帝曰老臣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
當以死報國英宗至治二年卒天曆二年加封揚王子燕帖木
兒位宰輔別有傳

洪福源其先內郡人唐遣才于八人往教高麗洪其一也子孫

源契丹九萬餘眾竄入高麗紀事本末作契丹人六哥太祖命

哈真札刺追討紀事本末作哈只吉刺大宣迎降辛卯太宗復

命撒禮塔東討福源率先攻下未附州縣進至王京招其主王

噉噉遣其弟佺請降置京府州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其國

遂班師壬辰噉復叛殺所置官吏悉驅國人入據江華島福源

招集北界四十餘城遺民以待仍遣撒禮塔將兵來討福源盡

率所部合攻進至王京南攻處仁城撒禮塔中流矢卒軍還

福源屯王京癸巳冬高麗悉眾來攻西京屠其民劫大宣東去

福源盡以所招北界之眾來歸處於遼陽帝嘉其忠授管領歸

附高麗軍民長官合招討本國之未附者乙未帝命唐古與福

源進討攻拔龍崗咸從二縣鳳海洞三州山城及慈州又拔金

山歸信昌朔諸州乙巳定宗命阿母罕將兵與福源共拔威州

平鹵城癸丑憲宗命從諸王也古一作耶虎攻禾山東州春州三角

山揚根天龍等城拔之甲寅憲宗紀作乙卯年事與札刺台合兵攻光州

安城忠州玄鳳珍原甲向玉泉等城又拔之會高麗族子王經

入質欲陰有其國譖福源于帝遂見殺後贈瀋陽侯諡忠憲

子茶丘本名俊哥茶丘其小字也幼從札刺台軍以驍勇著世

祖嘗以小字呼之中統二年茶丘訟闕雪父寃世祖聞之俾襲

父職管領歸附高麗軍民總管至元六年高麗罷臣林衍廢國

主王植以叛從國王頭犛哥討平之遷江華島所有臣民復歸

王京送植就國命茶丘率兵往鳳州等處立屯田總管府會林

衍死衍黨裴仲孫復立植親屬承化侯為王此其人與茶丘同

茶丘嘗經畧使忻都進討破其軍殺承化侯其黨金

之高麗平授征東副元帥與都元帥忽敦等經世大典紀事領

舟師二萬渡海征日本拔對馬一岐宜蠻諸島掠其境而還十

八年復命將舟師四萬由高麗金州合浦再征日本會右丞阿

刺罕范文虎遇颶風舟壞棄師歸明年命茶丘手平濼黑竭兒

監造戰船七百艘以圖後舉二十三年始罷兵乃顏叛車駕親

征命率高麗女真軍扈從猝遇敵騎萬餘時茶丘兵寡深懼茶

丘夜令軍中多裂裳帛為旗幟斷馬尾為旄掩映林木間張設

疑兵乃顏驚以為官軍驟至遂降凱旋授遼陽行省右丞以疾

辭拔王合丹等竄入高麗侵擾其國西京距遼陽二千里皆騷

動者起茶丘鎮之未幾卒于遼左君祥小字雙叔福源第五

子年十四隨兄茶丘見世祖于上京帝命劉秉忠相之秉忠曰

是兒目視不凡後必以功名顯至元三年籍高麗民三百戶爲兵令君祥統之從伯顏等軍築萬壽山復從開通州運河帝親諭口爾守志忠勤朕所知也帝嘗坐便殿閱江南海東輿圖欲名知者詢其險易伯顏以君祥應奏對詳明帝悅顧謂伯顏曰是兒遠大器也從大軍戍河南掠淮西皆有功伯顏伐宋旣渡江君祥時奉使至軍中往來奏事傳旨師次鎮江牒報有洪模者爲宋都督府將伯顏謂君祥曰汝同姓可往招致也模欣然出見君祥厚遇之宋降歷遷同僉樞密院事乃顏叛從世祖親征每駐蹕君祥輒以兵車外環爲營備布置嚴密帝察之欲遣類次車駕起居爲東征錄二十八年茶丘卒帝命代兒職議者欲自東南海口辛橋開河合灤河運糧至上都與中書右丞阿里相其利害還極言不便罷之成宗卽位詔裁久

君祥在樞密十六年爲最久帝曰君祥始終一心可勿遷也大

德三年奉使江浙問民疾苦使還退居昌平之皇華山絕口不

論時事九年起遼陽行省左丞卒于位

冊曰高麗初闢叛服不常福源父子戮力戎行父死非罪嗣子克昌竟平其國奄有海疆功成論定讒口何傷

唆都札刺兒氏驍勇善戰入宿衛從征花馬國有功還言曰郡縣惡少年多從間道鬻馬宋境乞免其罪籍爲兵世祖從其請得兵三千人命隸唆都爲千戶守蔡州阿朮等圍襄陽命唆都出游兵奪宋金剛臺寨符基窩青澗寨大洪山歸州嗣諸隘攻樊城先登拔之遷郢復招討使攻下平江嘉興歸舟師會伯顏于臨安宋平伯顏入朝畱參政董文炳經畧浙閩文炳請以唆都爲副時衢婺諸州復起兵應宋二王于福州文炳謂曰嚴州

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至巖方十日衢發徽連兵來攻峻都力戰三月復取婺州敗宋將陳路鈐于梅嶺下攻拔衢州宋丞相劉夢炎降宋史新編云授禮部尚書居官二十年乃老連下處州建寧松溪諸郡邑累擢福建道宣慰使行征南元帥府事時宋廣王據福州其將張世傑固泉州興化守臣陳贊舉兵應之文天祥建都督府于南劍州以張清行府事謀復建寧閩中邵縣往往復從宋峻都即馳赴建寧遇宋兵于崇安令其子百家奴分兵焚擊宋師敗走天祥清等將合兵襲建寧峻都夜設伏轉戰至南劍斬清奪其城連下福州拔興化軍獲贊支解之世傑聞與他破遂解泉州固去峻都引兵攻漳州知府何濤降進攻潮州知府馬發城守堅峻都塞壘填濠造雲梯鵝車日夜急攻相拒五十日而破發死之峻都屠其城既而天祥軍潰江西廣王世傑死海中

都還軍福建進左承行省事于福州入見帝以江南既定將

有事海外命改行省泉州招諭南越諸國初朝廷以占城既附遣峻都就其國立省

撫治之王于補的嘗負固弗率帝決意進討十九年命率戰船千艘出廣州浮海伐

占城時占城兵號二十萬峻都擊敗于大浪湖其國王遁入山

谷且遣人求歸附以款師峻都覺其詐復進兵轉戰至木城下

隘阻不得入賊兵旁截歸路軍殊死戰得出乘勝伐烏里越里

諸小獍皆下得穀十五萬以給軍二十一年鎮南王脫歡征交

趾詔峻都率師來會紀事本末云交趾通謀占城帝命軍行假

日知其國至占城敗其兵于清化府奪義安關脫歡命屯天

非便分兵拒守境上長海口以就食與大營相距三百里被得旨班師脫歡引去峻

都不知也交人告之弗信及至大營已空交兵遷之于乾滿江

力戰死追諭襄慈子百家奴初從阿木攻襄陽築新城數立

功後隸伯顏麾下從攻鄂州深入身被數創攻沙洋立雲梯於東角樓登城力戰克之伯顏上其功世祖大悅曰此人朕心識其名行大用也從圍漢陽轉戰至黃州圍江州畧地宣州皆有功領新附軍守鎮江未幾復從平章博魯歡取秦壽二州中創遂罷攻後數日與萬戶葉了度將兵攻秦州新城力疾先登破之復被兩創累功授管軍總管鎮高郵白馬湖頃之徇地福建定衢婺信等州城邑復領諸軍航海追逐張世傑于惠州甲子門廣州諸郡以次削平改海外諸番宜慰使仍領本翼軍守福建已從父征交趾父戰歿後與脫歡再引兵薄交趾境水陸轉戰輒有功歷除建康鎮江路總管金塔發卒于家

來河入赤寧夏人父木速忽里歸太祖命掌膳事憲宗大舉伐宋命諸將議進取之計木速忽里曰川蜀之地三分有其二功

水附者巴江已下數十州耳地削勢弱兵糧皆仰給東南故死守以拒我師蜀地巖險重慶合州又其屏藩皆新造之邑依險爲固今頓兵堅城下未見其利曷若城二城之間選銳卒命宿將守之與成都舊兵相犄角以牽制其援師然後我師乘新集之銳用降人爲鄉導水陸東下破忠涪萬夔諸小郡俟冬水涸瞿塘三峽不固可下出荆楚與鄂州諸軍合勢則東南之事一舉可定其上流重慶合州孤危無援不降卽走矣諸將以其言爲迂卒不用于是博選宿衛中材力可任用者以阿八赤奉命往監元帥紐璘軍駐重慶下流之銅羅峽夾江據崖爲壘宋都統制甘順自夔州泝流西上乘舟來攻阿八赤預積薪于二壘明火鼓譟順流而進宋軍力不能支退保西岸黎明復至阿八赤身率精兵緣崖而下戰艦繼進宋軍敗走世祖卽位入見問

以川蜀之事歷陳始末且誦其父前言世祖無寧曰當時若從此策東南其足平乎朕在鄂渚目望上流之聲勢耳至元七年南征襄樊發河南北器械糧儲悉聚淮西之義陽命督運二日而畢授益都等路宣慰使都元帥發兵萬人開運河往來督視寒暑不輟河成遷膠萊海道漕運使會皇子鎮南王脫歡復征交趾授湖廣行省右丞二十四年九月領中衛親軍千人導王至思明州時水軍萬戶張玉湖廣參政樊楫亦引兵由海道同至萬劫江交兵阻險拒守命侍衛軍百戶昔都兒拔其一守城及戰丁女兒關斬馘萬計再戰于塔兒山於是大軍深入至都城其主陳日烜空城遁阿八赤曰賊棄巢穴而匿山海者意待吾敝而乘之也將士多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饋餉且盡恐不能持久矣今出兵分定其地招降~~諸~~勿縱士卒侵掠急捕日烜上策也時日烜復遣使約降欲緩師諸將信其說且修城以居而待其至久之軍乏食日烜且擁眾據竹洞安邦海口阿八赤率兵往攻屢與賊遇晝夜迎戰賊稍却會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乘之復叛所得關隘盡失乃議班師日烜復集散兵守東關過脫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走交人乘高險射毒矢被傷過半行次陷泥關阿八赤中飛矢三首項股皆腫遂卒于道楫與玉仍奉王命將舟師還為賊邀遮白藤江湖下舟膠賊大至力戰被創投水中為賊鈎執毒殺之 楫冠州人後諡忠定 玉保定人

昔都兒欽察人父禿孫隸蒙古軍籍以功授百戶昔都兒代父職從大軍南征收襄陽唐鄧申裕鈞許等州累功授管軍總把仍將其父軍從諸王伯木兒追擊折兒四台岳不思兒等於

黑城哈刺火林之地平之改侍衛軍百戶時亡宋猶有未下城邑昔都兒言於行省願自舉兵往取諸城聞風歛附至元二十四年進漢洞右江萬戶府達魯花赤領洞軍從鎮南王征交趾入其境駐兵萬劫江左丞阿八赤命進兵拔其一字城射交人奪其戰艦進逼偽興道王居與交人戰于塔兒山奮戈擊之右臂中毒矢流血盈掬灑血奮戰射死交人二十餘仍忤諸軍乘勝繼進大敗之入其都城戰于韓村堡擒其將黃澤夜二鼓交人突至謀劫營官軍堅壁以待敵失計鼓以鳴鼓出營交兵退道復甚眾還營立木柵增邏卒交兵不敢犯及鎮南王引兵還以昔都兒為前鋒行次陷泥關戰數十合敵酋那從遠退鎮南王于女兒關交兵截其要道時諸軍乏食且疲於戰將交兵領大色昔都兒率勇士直前衝擊得全師而還官止那從遠

始達魯花赤

田曰南交險遠且饒炎瘴水上未諳山川迷嚮師不宿飽

車艱轉輒徒謂輿尸莫來稽顙遐想捐之長策非妄

史弼字君佐蠡州博野人曾祖彬有膽勇本華黎兵南下蠡守閉城自衛彬謂諸子曰吾所恃者郡守也今棄民自保吾寧甘束手以死乃率鄉人數百家詣降本華黎書帛為符遣還既而州破獨彬與同降者得免王輝行狀云彬生忠長通國語能挽強命中里門鑿石為獅重四百斤彌舉之置數券外行狀云耕牧田間午憩桑陰下父往饒遙睨有文龜穴其日大駭趨呼之寤問焉曰無所覺自是手力若有神助童關守將王彥弼奇其材妻以女又薦其材勇於丞相耶律鐸從至北京近侍火里台見所挽弓異之以名聞世祖召見試之射連發

中的令給事左右

行狀云嘗奉旨數軍實于邊營岳

廟于繼由是廉幹之稱聞于朝授管軍總

續通志

卷二十一

功臣四

管命從劉整伐宋攻襄樊嘗出挑戰手橫刀大呼曰我史奉御也宋兵却退至元中諸將十二道圍樊城弼攻東北隅凡十四晝夜破之以功遷副萬戶從伯顏南征攻沙洋堡飛矢中臂賊拔凝血盈袖軍至陽羅堡伯顏誓衆曰先登南岸者爲上功弼率健卒直前宋兵逆戰奮呼擊走之伯顏登南岸論弼功第一鄂州平移軍而東駐瓜州伯顏授弼三千人使立木堡據揚子橋宋將姜才以萬軍乘夜來攻人挾束薪填壘弼賊軍中無譁俟其至發礮石擊之才乃退未幾才復以兵夜至弼三戰三勝天明見弼兵少急圍之騎士挾火槍迎刺弼揮刀禦之左右皆仆手刃數十人乃出圍追者尙數百騎弼殿後敵不敢近會援兵至才奔秦州揚州守將朱煥降使麥木受其降于南門外弼止從數騎由保城入揚州出南門與之會以示不疑制授揚州

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萬戶俄遷黃州宣慰使尋調浙西攻淮

東續文獻通考云建寧米價踴貴弼發米十萬石以平價售於民省官欲增其直弼曰吾不可失信寧割吾俸以足之省官

不能弼凡三官揚州人刻石頌之號三至碑二十年建寧賊黃

華既降復叛弼引兵急擊之華走死二十六年冬入朝時瓜

哇默信使者孟琪面帝怒欲大舉謂弼曰諸臣爲吾腹心者少

欲以瓜哇事付汝對曰陛下命臣臣何敢自愛二十九年拜福

建行省平章征瓜哇以亦黑迷失高典爲副經世大典云會福

省兵二萬海舟千艘費一年糧十二月發泉州風急濤湧舟掀簸士卒皆數日

不能食過七洲洋萬里石塘歷交趾占城界明年正月至東董

西董山牛崎嶼入昆沌大洋檄檣嶼假里馬答勾關等山駐兵

伐木造小舟以入大典云三月會軍入節瀾瀾上接社馬班時

瓜哇與隣國葛郎構怨瓜哇主哈只葛達那加刺已爲葛郎主

哈只葛當所殺其婿土罕必閣耶攻葛郎主不勝退保麻喏巴
 歇聞彌等至遣使以其國山川戶口及葛郎國地圖迎降求救
 彌與諸將進破葛郎兵其主走歸國高興言瓜哇雖降倘中變
 與葛郎合則孤軍懸絕可虞彌遂分兵三道攻葛郎至答哈城
 葛郎擁兵十餘萬迎敵自旦至午葛郎兵敗入城拒守衆圍之
 哈只葛當出降取其妻子官屬百餘人以歸土罕必閣耶乞歸
 易降表且貢所藏珍寶入朝許之遣萬戶担只不干甘州不花
 以兵二百人護還國高興深言其非計中道果殺二使以奴乘
 車還夾路攘奪彌自斷後且戰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
 八日夜達泉州士卒死者二千餘人有司數其俘獲金寶香布
 等直五十餘萬又以沒理國所上金字表及金銀犀象等物進
 事具瓜
 朝廷以其亡失多杖十七沒家貲三之一成宗元貞元

事具瓜 朝廷以其亡失多杖十七沒家貲三之一成宗元貞元

里入近代未嘗至之國俘其王及諭降旁近小國宜加冷節節

還其所籍拜江西右丞遷平章政事加封鄂國公卒于家年八

十六書史會要云號紫微老人書宗晉人亦善大字

高興字功起蔡州人力挽二石弓嘗步獵南陽山中遇虎跳跟

大吼衆驚仆興神色自若矢一發立斃之至正十一年冬挾入

騎詣黃州謁宋制置使陳奕奕使隸麾下且奇其貌以甥女妻

焉伯顏伐宋至黃州興從奕出降授千戶從渡江破瑞昌之烏

石堡張家砦陷南陵伯顏以功開世祖命興專將一軍爲先鋒

由間道奪獨松關進至武康宋降伯顏北還留興以兵取衢婺

二州追宋嗣秀王與樸入閩擒之下興化遷管軍萬戶還鎮婺

州充衢婺招討使復從都元帥忙古歹平福建漳州破放陽寨

屠福成寨詔興立行都元帥府于建寧以鎮之討降叛人黃華
高日新高從周等名入朝宴悉獻江南所得珍寶世祖曰卿
何不少畱對曰臣素貧賤今幸富貴皆陛下所賜何敢隱帝喜
曰直臣也遷浙東道宣慰使漳州盜陳弔眼有衆數萬據高安
寨官軍討之久不下詔以興爲福建征蠻副元帥與都元帥完
者一合討直抵其壁賊乘高轍下矢石如雨興命人挾束薪蔽
身進至山半棄薪退如是者六日誘其矢石盡乃燃薪焚其柵
時盜等延五十餘寨扼寨自固興攻破其十五寨弔眼走保于
壁嶺興上至山半誘與語接其手掣下擒斬之漳州悉平元明善神
道碑云詔入初改浙西道黃華復叛急攻建寧興與戰屢敗走
休所將軍一年江山洞追至赤巖寨華赴火死碑云二十二年名赴關救副等
母老孑幼無他兼侍願盡母二十三年遷江淮參政平

史彌亦黑迷失同征瓜哇明年春浮海抵其境亦黑迷失將六
軍興將步軍會入節淵瓜哇主婿土罕必闢耶降進攻葛郎國
降其主哈只葛當興帥千人深入俘葛郎國子還至答哈城彌
更遣使護土罕必闢耶歸國易降表興答其非諱中道果殺
使合衆來攻興力戰却之遂誅葛郎父子及歸詔治其事彌與
亦黑迷失皆獲罪興獨以不與議免咸宗卽位復拜福建行省
平章汀州總管同知阿里挾怨告興不法名入對蓋得其誣狀
阿里伏誅累改江浙河南行省武宗立名見拜左丞相商議河
南省事仁宗皇慶二年卒追封梁國公諡武宣一統志云加封南陽王
亦黑迷失畏吾兒人至元二年入備宿衛九年奉世祖命使海
外八羅孛國十一年偕其國使珍寶奉表來朝次年再往與其

國師以名藥來獻十八年拜荆湖占城等處行省參政招諭占城二十一年名還復命使海外僧迦刺國觀佛鉢舍利賜玉帶衣服鞍轡自海上還以參政管領鎮南王府事與平章阿里海牙右丞唆都征占城戰失利唆都死焉亦黑迷失請王屯兵大浪湖觀釁而後動竟得全軍歸二十四年使馬八兒國浮海阻風行一年乃至得良醫善藥遂與其陪臣來貢方物又出私錢購紫檀木殿材獻之後侍帝浴室中問曰汝踰海者凡幾對曰西踰海矣帝憫其勞又賜玉帶改授江淮左丞行泉府太卿二十九年名入朝盡獻其所有珍異之物時方議征瓜哇立福建行省詔亦黑迷失與史弼高興並為平章以海道事付之仍諭曰汝等至瓜哇先遣使來報汝等留後其他諸小國當自臣服可多方招徠之彼若納款皆汝等之力也軍次占城先遣鄭攻葛郎國降其主哈只葛當又遣鄭珪招諭木山來諸國皆遣子弟來見會瓜哇主塔土罕必閣耶既降遣歸復叛事詳史諸將議班師亦黑迷失欲如前旨先遣使入奏弼與興不從遽引兵還以所俘諸小國降人入見帝怒其縱寇浚家貲三之一未幾復給還以老家居仁宗念其屢使絕域加封吳國公

綱曰三將桓桓窮兵極遠提師五千百城席卷瓜哇戎荒卒難革而謀不萬全功虧一闕

劉國傑字國寶女真人本烏古倫氏後入中州攻劉姓少從軍漣海以材武為隊長至元六年籍漣海兵取襄陽授益都新軍千戶從張弘範戍萬山堡畧荆南抵歸峽轉戰數千里從攻樊城被傷血戰世祖聞其勇遷管軍總管從伯顏南征謀取黃家

灣堡國傑先登拔之宋將張世傑盛兵焦山下國傑與董文炳
左右夾擊焚其船宋軍大潰追奪黃鶴白鵝船數百艘帝壯之
號劉二拔都魯宋亡入朝以漢軍都元帥將衛軍戍北方諸王
脫脫木兒寇和林國傑度其衆悉出營必虛選輕騎襲之殲其
衆脫脫木兒屢戰不利又殘暴失衆心衆殺之來降帝怒征東
元帥忻都洪茶丘無功阿剌罕范文虎又喪師將盡罷大小將
拔名國傑爲征東行省左丞既至帝語之故國傑曰罪在主帅
耳倘蒙聖慈復諸將職彼必人人思奮以雪前耻帝命盡復其
官屬國傑再征日本會淮西宣慰使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
役始罷二十三年朝廷以湖廣多盜授國傑爲本省左丞既至
羣盜以次降諸將請曰此輩久亂急則降降而有費將復反不
如坑之國傑持不可乃相要地爲三屯在衡曰清化在永曰烏
剌在武岡曰白倉每屯分衆五百人守之且墾廢田闢荆榛使
賊不得爲窟穴降者雜耕其中後皆爲良民會討廣西諸盜詔
國傑趨赴時肇慶懷集諸賊保險自固國傑鑿山入由賀州移
軍道州掩殺幾盡江西盜起龍泉下令往擊諸將曰此他省盜
也國傑曰縱盜滋蔓蔓將難圖豈可作秦越視邪乃選輕兵掩
旗鼓去纓飾一日夜趨賊境賊衆逆戰見軍容不整曰此鄉丁
也易之國傑以數十騎陷陣衆從之賊大敗日暮忽收兵去堡
中民望見莫知爲誰明日又忽至召堡民謂曰吾劉二拔都也
民驚以爲神二十八年遷行樞密院副使還軍武昌時上思州
黃勝許恃險遠與交趾表裏寇邊詔國傑往討身率士卒奮戰
賊走象山徐伐山通道且戰且進拔其寨勝許走匿交趾擒其
妻子斬之師還盡取賊巢地爲屯田募度遠諸僮人耕作爲兩

江蔽障蠻人莫敢犯帝謂省臣曰湖廣重地惟劉國傑堪鎮此命無遷他官成宗卽位復置行樞密院于衡州仍除副使先是黔中諸蠻巴洞何世雄犯澧州泊崖洞田萬頃楠木洞孟再師犯辰州朝廷嘗討降之升泊崖爲施溶州以萬頃知州事至是復叛國傑馳至辰州進攻施溶部將田榮祖請曰施溶萬頃之腹心石農坎三羊峯其左右臂也宜先斷其臂國傑曰善麾諸軍攻石農坎賊棄寨遁擒萬頃斬之復窮捕其黨攀崖緣木進至千餘里元貞元年卽軍中加湖廣平章辰澧地接溪峒宋時嘗選民立屯在澧者曰隘丁在辰者曰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繼又經畫周湖廣四境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凡盜所出沒地南北三千里置戍三十有八列屯守之山是諸蠻不敢復

大德五年王師征八百媳婦土官宋隆濟及羅鬼女子蛇節反陷貴州詔國傑將諸翼兵合四川雲南思播兵討之賊勢動

且多健馬國傑令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合卽棄盾佯走賊乘之馬奮不能止遇盾皆仆國傑鼓之賊大敗追至墨特川擒斬蛇節宋隆濟等西南蕤悉平詔領將士入見張宴享之聽歸益都省墓八年還鎮國傑久行邊患瘴至是病篤僚屬入問疾國傑曰交賊不道若病幸小愈得滅此蠻則死且無憾卒年七十二追封齊國公諡武宣子脫歡襲湖廣平章尙憲宗孫女賽典赤瞻思丁一名烏馬兒回鶻人別俺伯爾之裔其曰賽典赤猶言貴族也太祖西征瞻思丁率千騎以文豹白鶻迎降命入宿衛從征伐以賽典赤呼之而不名憲宗命同察刺渾行六部事遷燕京路總管帝伐蜀命圭償餉供億未嘗闕乏世祖至元初出爲四川平章宋將魯萬壽擁兵守嘉定兩軍對壘一以

誠意相待將入覲萬壽請置酒爲好左右皆難之瞻思丁竟往不疑將進酒左右復言未可飲笑曰若何見之小邪咎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毒我朝之人乎萬壽益嘆服有旨大軍見圍襄陽各道宜進兵爲牽制計于是瞻思丁率水陸兵至嘉定順流縱筏斷其浮橋尋命行省興元專給糧餉十一年召還帝謂曰雲南朕嘗親歷比因委任失宜致遠人不服欲選謹厚者往治無如卿者拜命退卽訪求知雲南地理者畫其山川城郭驛舍軍屯險易遠近爲圖以進帝大悅遂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賜金寶無算時宗王脫忽魯方鎮雲南惑於左右言謂彼至必奪王權宜具甲兵爲備瞻思丁聞之先遣其子納速刺丁至王所請曰天子以雲南守者非人致諸國皆叛故命臣來安集今事未專願王遣一人來共議王問遠叱其下曰幾爲汝輩所誤明日遣親臣至瞻思丁問以何禮見對曰吾等與公子偕來視瞻思兄弟請用^禮禮見皆以名馬爲贄拜跪甚恭觀者大駭遂設宴陳所賜金寶飲器酒罷盡以與之還報王大喜由是開郡縣設長貳政令一聽其所爲雲南俗無禮義男女每自醜偶親死則火之不爲喪祭無杭稻桑麻子弟不知詩書乃示以拜跪之節婚姻行媒妁死者爲棺斂奠祭教民播種修陂池以備水旱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漸興俗以貳代錢時初行鈔法民不便爲言於朝帝仍其俗又患山路險遠盜賊出沒爲行者病相地置鎮鎮設土司吏一人百夫長一人往來者或被劫則罪之有土吏數輩至京訴其專僭狀帝怒命械送回籍聽治旣至脫其械且諭之曰若曹不知上以便宜命我故訴我專僭我今不汝罪且授汝官可竭忠自贖衆叩頭謝曰

誓以死報交趾叛服不常湖廣省屢征失利贍思丁遣人持書願約為兄弟交趾王大喜親至雲南乞永為藩臣蘿槃甸叛往征之有憂色或問故曰吾非憂出征也憂汝曹劫掠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蘿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贍思丁不可遣使以理論之其主曰謹奉命越三日又不降幸有乘城進攻者贍思丁怒名責曰天子命我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其主聞之曰平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由是西南諸蠻翕然歛附滇志云廣南諸蠻在江李維屏右江岑蠻長每謁見為具酒食製衣冠襪履易其卉服眾皆感悅居雲南六年卒年六十九葬鄯闡北門交趾王遣使哀經為文致祭滇人立廟祀之成宗大德元年追封威陽王諡忠惠長子納速刺丁累官雲南

宜慰使都元帥至元十一年分帥大理以軍抵金齒蒲驪曲臘緬國招徠蠻寨籍戶十二萬有奇定租賦置郵傳立衛兵歸

以馴象十二入貢經世大典云至元十四年十月納速刺丁由

至江頭城格降其木乃木二臘溝折民四千孟摩愛呂口會其父沒世祖夢之仍以納速刺

丁為雲南左丞建言三事一謂雲南省規措所遺金箔貿易病

民宜罷一謂雲南宣慰司官革而元帥府尚存今行省既兼領

軍民則帥府在所當罷一謂雲南官員惟遠官子弟當入質餘

並宜罷又奏減合刺章冗一弛道路禁通民往來禁負販之徒

毋令從征聽民伐木取材一貿易戒使臣勿擾民居悉報可二

十八年調陝西平章以疾去追封延安王次子忽辛初以世

臣子倚竊衛世祖知其能一授同知河南宣慰司事河南素多

盜官軍收捕失利忽辛遣一蒙持檄招諭有來歸者賜之冠巾
 曰汝昔為非今自歸即良民矣俾侍左右無間已放還令遍諭
 其黨數日後招集其為首者十輩至身長各七尺餘羅拜庭下
 狀頗異觀者悉驚怖忽辛命吏籍其姓名為民俾隨侍出入夜
 則令臥戶外時呼與飲食各喜過望羣盜聞之盡歎服成宗大
 德元年復遷雲南右丞豪民避繇役往往投王府宿衛家有司
 不勝供給忽辛按元額所無者悉籍為民去宿衛三分之一馬
 龍州土司謀叛陰與外賊通持所授宣勅納賊以示信事覺宗
 上將不問忽辛反覆研鞫待反狀竟斬之廣南沙奴素強悍宋
 時嘗賜以金印至今梗化忽辛遣使誘致待以禮留數月不遣
 曰汝欲還可納印來不得已資印至因置酒宴勞令資印入朝
 帝大悅緬國負固不臣復遣諭曰我老賽典赤平章子也惟先
 訓是遵緬主聞之遂與使偕來獻白象一且曰此象古來未有
 今聖德所致敢効方物既入帝賜緬主以世子號烏白蠻應輸
 租賦歲發軍徵索忽辛以勝諭之不遣一卒而額賦完武宗至
 大元年遷江西平章以母老謝歸養卒封雍國公諡忠簡

冊曰制典禮教用革蠻功在武不殺間風歎降昔之負固

今之馴其介子象賢舊德是章褒封奕世俾民不忘

愛魯唐兀人父昔里鈐昔里鈐部一作緝布太祖時西夏

既臣服命鈐部招諭沙州將為峯俾其守關備節而陰伏兵

以待首帥至伏發馬躡鈐部以鈐部與之易使奔而自乘所

躡馬殿後太祖問之對曰小臣陣死不足重輕首將乃陛下器

使宿將不可失也太祖喜其忠定宗即位授大名路達魯花赤

愛魯襲父職世祖至元五年從征雲南金齒諸部蠻兵萬人絕

縹何道擊破之斬首千餘級入定其租賦討平火不麻等二十四若得馴象七以還改中慶路達魯花赤兼管爨爨軍平章賚思丁行省雲南合愛魯理永昌增田數倍閣中慶版籍得隱戶萬餘以四千戶印其地屯田疆理有方詔開烏蒙道帥師至玉連等州盡下所過城砦水陸皆置驛傳而歸遷廣南西道宣撫使十七年復立雲南行省以愛魯爲參政時烏蒙羅佐山白不薛復叛詔與四川都元帥也速答兒湖南行省脫里察會帥進討禽送京師仁普渠長皆降得四千戶諸王都答魯兒帥諸將征緬愛魯供餽無乏絕烏蒙阿謀殺宣撫使叛右丞拜答兒以愛魯習知山川道里命諸軍悉聽指授外道學生擒阿謀以歸鎮南王征交趾詔愛魯將兵六千人以從自羅羅至其境時交兵四萬守才兀門愛魯攻破之擒其將在道三月大小一十八戰始至其王城與諸軍會尋感瘴癘卒諡毅敏

信苴日

滇志云信苴官名姓段氏本名實後譌爲日

世爲大理國主歲癸丑大元帥

兀良哈台平大理獲其主段興智與其族弟段福獻於朝詔赦之使歸國丙辰入覲獻西南彝地圖請悉平諸郡并條奏治民立賦法憲宗大喜賜與智名摩訶羅嗟福名信苴福命仍主烏白蠻爨爨等部以福領其軍興智遂委國任其弟實而自與福率軍二萬爲前鋒導兀良哈台討平諸郡之未附者攻降交趾收特磨溪洞三十六中統元年入朝在道卒世祖憫之乃以實爲總管守大理賜璽書曰向率我師往臨爾境重拒國人之請因從城下之盟蟻附而來忠勤益著庸是至優之典彰以同視之仁可更賜虎符仍領大理鄯闡威楚統矢會川建昌騰越等

城自各萬戶以下並聽信直實節制至元初烏蠻長舍里威一作利結威楚統矢及東方三十七部諸爨各殺守將以叛部鬪屯守官不能禦遣使告急實率衆進討大敗於洱水之濱復遣守羅攻賊於統矢城又破之遂定統矢是秋舍里威又以衆十萬謀攻大理詔都元帥也先與實合討師至安寧擊走之遂復部自威楚定新興進攻石城肥膩皆克之爨部平已復下柘城長什多羅十餘萬衆于尋甸未幾舍里威復叛實遣石買等爲商旅執贄往見挺矛刺殺之獲其黨數人梟於市於是全郡縣置守令行賦役施政化與中州等緬國擁象騎數萬寇等甘掠金齒南甸欲襲大理實與蒙古萬戶忽都領騎兵禦之緬衆敗走與其子阿慶入覲帝嘉實忠勤進大理威等處宣慰使都元帥等衛東宮尋尙公主時西南夷初平

連帥者十餘人

經世大典云至元十四年緬人因金齒總管阿禾內附攻其地時萬戶忽都總管信直日方奉

命伐永昌蒲驃阿昌之未附者師至南甸阿禾來告急忽都等倍道行與緬軍遇其衆數萬前乘馬次步衆披甲背負戰樓旁挾大竹爲筒置短槍數十于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都見賊衆我軍僅七百餘人乃分爲三隊信直日方領二百三十三騎傍河而陣戰良久賊退信直日方追之抵寨門忽都南面賊萬餘繞出我軍後忽都復列爲三陣追至河岸又敗之連破十七砦賊象馬自相踐死忽都中傷始收兵

也罕的斤匣刺魯人祖匣答兒密立以斡思堅國哈刺魯軍三千來歸太祖更獻牛馬以萬計授千戶從征回鶻諸國諭降河西諸城後從攻臨洮死焉父密立火者從太宗滅金又從憲宗攻蜀亦歿于軍中統二年也罕的斤襲千戶數有戰功下五花石城白馬等砦至元七年宋兵入成都也罕的斤以兵相拒累日宋兵退追擊眉州大破之世祖嘉其功擢蒙古匣刺魯河西

漢軍萬戶成眉州從圍嘉定築懷遠砦以守要害宋兵出戰輒
 敗從圍瀘州攻神臂門先登拔之從攻重慶屯佛圖關屢戰克
 捷移屯堡子頭宋將趙安開門降重慶既平復畧地思州得降
 將百餘人授嘉定軍民西川諸蠻彝部宣撫司達魯花赤十七
 年征韓端與叛王元盧等戰勝之拜雲南行省參政與諸王相
 答吾兒右丞太卜分道征緬造舟于阿昔阿禾兩江得二百艘
 進救江頭城命都元帥袁世安戍之且圖其地形遣使詣闕具
 陳攻守之畧先是既破江頭城遣黑的兒楊林等諭緬使降不
 報諸蠻復據建都太公城以拒大軍再遣僧往招諭為所害也
 罕的斤遂督軍水陸並進擊破之建都烏蒙金齒等西南夷
 二部皆降立邦牙宜慰司于蒲甘城振旅而還位至四川行樞
 密副使經世大典云至元二十年王師伐緬九月大軍發中慶

自將一軍從驃甸徑抵其國與太卜軍會破江頭城緬人水陸
 二十二年冬緬王遣使至太公城求納款且乞降旨許其悔過
 然後差官赴闕朝廷遣鎮西平緬招討使快烈至其國二十四
 年春緬王為其庶子所囚執雲南省臣請俟秋再討
 帝不從既而王師進征至蒲甘喪師七千餘始服欵
 怯烈西域人世居太原山中書譯史從平章賽典赤經畧川陝
 初立雲南行省署為幕官諸洞蠻長多欵附及分省大理會緬
 人入寇怯烈即以戰具資軍士討平之授行省左右司員外郎
 平章納速刺丁遣詣闕敷奏邊事世祖愛其練達拜鎮西緬麓
 川等路宣撫司達魯花赤成都烏蒙諸驛阻絕怯烈市馬給傳
 往來稱便諸王相答吾兒右丞太卜征緬命率兵船為鄉導拔
 江頭城獲其銳卒萬人復從雲南王入緬總兵三千屯鎮驃國
 設方畧招徠其黨由是蠻人復業者衆後入覲世祖詢以征緬
 始末仍命領詔至緬宣上威德緬王稽顙稱謝遣子入貢官至

雲南行省右丞

阿禮海牙畏吾兒人事仁宗於潛邸充宿衛英宗至治初出爲平章政事歷江廣汴陝四省皆有惠政以父憂解官天曆元年秋文宗入承大統卽易服南迎至汴郊入見帝命復鎮汴時方多難阿禮海牙至卽高價入粟以峙糧儲命近郡分治戎器閱士卒括民馬以備不虞先是文宗卽位詔已播告天下而陝西官尙連結靖安王等黨附上都起兵東擊潼關阿禮海牙開府庫出鈔二千五萬緡犒軍河南樂之未幾陝西兵突出潼關四原進趨前進河南告急集省院官屬問計無應者阿禮海牙曰汴在南北之交使西兵得至此則江南三省之道不通於畿甸軍旅何日息乎夫事有緩急輕重莫如是兵急莫如是食今徵湖廣之平陽保定兩翼軍與吾省之鄧新冀廬州沂緱歐齊手諸軍以備虎牢裕州哈剌魯鄧州孫萬戶兩軍以備武關荆子口以屬郡兵及蒙古兩都萬戶左右兩衛諸部丁壯之可入軍者給馬乘貲裝立行伍以次備諸隘芍陂等屯兵本自襄鄧諸軍來田者還其軍益以民丁使守襄陽自岷峽州諸隘別遣行院官領兵以備自蜀至者購汴汝荆襄兩淮馬給之府庫不足則命郡縣假諸殷富家安豐等郡之粟邇黃河運至陝羅諸汴汝近郡者則運之滎陽以達虎牢吾與諸君各奮義以從王事宜無不濟者衆曰唯命自省院屬吏各部分行事餽餉之行千里相望阿禮海牙親閱實信以期會由虎牢南至襄漢無不畢給爲粟二十萬石豆如之甲兵五十五萬芻以萬萬計是月西兵逼河南諜者來報曰西人北行者度河中以趨懷孟南行者過武關掠鄧州直趨襄陽破郡邑橫絕數千里將結西蜀兵

至阿禮海牙益督餉西行且設備於江黃置鐵繩於峽口作舟
艦待戰及與西兵遇於鞏昌黑石渡時湖廣所徵太原兵最強
甫至未及食趨之倍道進轉戰及暮兩軍殺傷相當虎牢遂陷
軍儲三萬悉亡行省院歛兵退至汴民大恐前後遣使告於朝
越二旬不得旨阿禮海牙朝夕出入聲色不動怡然如平時十
一月西師逼城將百里而近阿禮海牙召行院將帥與凡在官
者告曰吾荷國厚恩唯有一死以報行院之出唯敵是圖而退
保吾城不亦怯乎然敵亦烏合之衆何所受命而敢犯且吾甲
兵非不勁芻藘時非不豐而戰弗利者良由太平日久將校不知
兵士卒不習戰使彼得披猖至此彼誠知新天子之命則衆自
沮而散爾今遣使入朝請降詔大赦脅從者俟詔下募士入其
軍明示利害後整大軍西嚮征之別遣驍將率精騎上龍門繞
其後使之進無所據退無所歸成擒於鞏洛之間必矣衆亦
曰唯命卽日與行院整兵南薰門外以行會前使者自京還言
齊王巴克上都奉天子寶璽來獻將刻日至京乃置酒高會於
省堂相賀爲書告屬郡傳諸海內三省募士得蘭住者賫書往
諭西人猶撈掠之訊以實及朝廷遣詔使放散西軍之在虎牢
者西人雖未解散然各已駭懼又聞行省院以兵至猶豫不敢
進旣而朝廷遣使持檄罷兵靖安王始與蘭住來請命遂巡解
去事平阿禮海牙令從陝西求被俘者歸其家凡數千人官吏
被獲者皆遣還故所後以功拜中書省平章政事

冊曰鎮危以安從容旁午終以清寧卸甲解組太平浚寧
有功不處雖曰能勞方之未武

答失拔都魯紐璘會孫也以祖也速答兒戰功得襲萬戶鎮守

羅羅宣慰司順帝至正十一年除四川參政紅巾賊徐壽輝兵起陷黃州命答失拔都魯從平章唆住討賊荆襄唆住既平江陵各失請自攻襄陽進次荆門賊衆至十萬官軍止三千餘遂以計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義兵二萬人編部伍至襄陽賊守要害不得渡爰出奇兵由間道襲其後首尾夾擊賊大敗追至襄陽賊閉城不出乃相形勢內列八翼包絡襄城外入營軍峴山楚山以截其援答失自將中軍據虎頭山俯瞰城中民受圍久夜半有緦城叩營門者具告虛實願內應答失期以五月朔夜攻城密與約至期民果垂緦引官軍先登者近千入時賊船百餘艘在城北陰募善水者鑿其底天將明城破賊巷戰不勝走就船船壞皆溺死僞將王權領千騎西走

兵擒之襄陽遂平

為雲南理問十三年定青山荆門諸寨九月畧均房平穀城攻開武當山寨明年正月復峽州三月遷行省平章兼知樞密院事總荆襄諸軍會潁川妖人劉福通亂蔓延不可制改命答失以兵赴汝寧十月與河南左丞太不花會軍討安豐復苗軍所據鄭均許三州十二月復河陰華縣十五年福通自礪山夾河迎僞主韓林兒立為帝詔答失為河南行省平章進次許州與福通戰于長葛敗績將士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賊復夜劫營掠其輜重遂與子孛羅相失賴彰德元帥劉哈刺不花引兵來援斷賊歸路獲其子送歸復駐汴梁十二月整兵進討大敗賊于太康遂圍亳州林兒走安豐十六年十一月攻取福通夾河寨進次高柴店徧太康三十里賊乘夜來劫以有備亟遁明大追之比曉督陣力戰壯士緣城入其郭斬首數萬太康平

至拜河南行省左丞相仍守汴梁加字羅帖木兒四川行省左
丞十七年入朝加太尉還取溝城東明長垣三縣詔遣知樞密
院達理麻失理分兵來助與福通戰敗沒諸軍大潰答失力不
支退駐石村朝廷疑其玩寇使者促戰相踵賊覘知之詐爲答
失通好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進答失聞知一夕憂憤死子
字羅帖木兒自有傳

察罕帖木兒字廷瑞紀事本末云姓李氏系出北庭曾祖濶濶台元帥初

隨大軍收河南遂家潁州之沈丘察罕帖木兒幼篤學嘗應進
士舉有時名修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怒則毫皆直指順帝至正
十一年紅巾賊劉福通作亂所過殘破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
朝廷徵兵致討訖無成功察罕帖木兒奮義起兵沈丘子弟願
從者數百人與信陽人李思齊合兵同設奇計襲破羅山賊事

聞授汝寧府達魯花赤思齊知府事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

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福通戰輒捷十五年賊由汴南陷

鄧訶嵩洛諸州察罕轉戰而北遂成虎牢以邀賊鋒賊北渡盟

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引兵奮擊賊敗走河北遂定朝

廷奇其功除中書別部侍郎首軍以衆賜叛察罕夜襲俘其衆

遂營中牟已而淮右賊衆掠汴西來擣中牟營察罕結陳待之

會大風揚沙白率猛士鼓譟出擊其中堅賊披靡棄旗鼓走軍

聲益大震十六年加兵部尚書繼而汝潁賊黨李武崔德等西

陷陝州遂斷殺函勢欲趨秦晉

南軍調察罕及思齊往擊之卽鼓行西夜拔殺陵立柵交口

陝州城阻山帶河賊轉南山粟給食守攻之猝不下察罕乃

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賊畏兵衆不取逼而夜提兵拔靈寶城

賊始覺卽棄陝州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南鄙察罕追賊
 下陽津溺死者衆相持數月賊宵遁以功加僉河北行樞密院
 事十七年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倪文俊陷陝州李武陷商
 州由武關逕趨長安至灊上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動陝西省
 臺來告急察罕卽提兵入潼關長驅而前與賊遇戰輒勝賊黨
 潰潰走南山入興元朝廷嘉其衝關陝功大授陝西左丞未
 幾賊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潛窺鳳翔察罕先分兵守鳳翔
 而遣謀者誘賊來圍察罕自將鐵騎夜馳二百里比至去城五
 里分軍張左右翼掩擊城中軍亦大呼聲震天地賊大亂自相
 踐蹂伏屍百餘里關中悉定十八年毛貴分道由蘄州犯京畿
 朝廷大恐徵諸道兵入衛詔察罕以兵屯涿州察罕卽留兵戍
 清湫義谷屯潼關來南山口以備盜而自將銳卒赴各是時

數千里復大掠南還察罕先遣兵伊南山隘自勒重兵屯聞喜
 絳陽賊果出南山縱伏橫擊賊皆棄輜重走乃分兵屯澤州塞
 盤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并陘口以杜太行諸道河
 東悉定詔進右丞兼西臺御史中丞高知河南行院事命守關
 陝晉冀兼撫漢沔荆襄便宜行事察罕益以平定四方爲已任
 是年福通等陷汴梁迎僞主號名羣蓋自巴蜀荆楚江淮齊魯
 遼西以至甘肅所在兵起察罕命北平太行南守鞏洛自將中
 軍軍沔池會河南行省平章周全叛附福通棄鞏懷入汴合兵
 攻洛陽察罕合嚴守備別以奇兵出正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
 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潛引兵追至虎牢塞成臯諸險
 而遂十九年圖復汴梁以大軍次虎牢先發游騎南道出汴南

峇歸毫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水陸並下畧曹南據黃
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谷過虎牢晉已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
城下首奪其外城諸將環城而壘賊屢戰輒敗夜伏兵城南日
遣苗軍跳梁者畧城而東賊傾城出之伏起邀擊敗之又令弱
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縱鐵騎突擊
悉擒其衆賊盡氣阻不敢出八月謀知城中食且盡遣出分掠
無復還者乃與諸將各分門而攻至六月將士賈勇斬關入福通
挾僞主韓林兒從數百騎出東門遁淮僞后及賊妻子數萬符
璽印章寶貨無算保全居民二十萬衆不旬日河南悉定捷聞
進河南平章政事兼臺院如故察罕既定河南更以兵分鎮關
陝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地相望數千里日修車船
繕甲兵務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時山西晉冀諸地皆察罕

所平定而答失拔都魯之子孛羅帖木兒以兵駐大同陰欲并

據晉冀日事六爭天子屢下詔和解終不聽事見順帝紀二十一年

察罕諜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濟寧義兵萬戶田豐降于賊與
福通黨王士誠據山東乃與疾白陝抵洛大會諸將議師期發
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遠軍出白馬
及汴洛軍水陸俱下而自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單懷鼓行而
東復寇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義子擴廓帖木兒及諸將以
精卒五萬擣東平直抵城下察罕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素服
因遣書招之豐及士誠皆降遂復東平下濟寧時大軍猶未渡
河賊衆皆聚濟南常出入齊河禹城相擾察罕先遣奇兵取間
道出賊後南畧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徇瀕海郡邑始
自將大軍畢渡進逼濟南城下齊河禹城俱降南道諸將捷亦

至再敗益都賊于好石橋濱海郡邑皆聞風送款圍濟南三月
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兼院臺如故遂移兵圍益都環城
列營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
河灌城城拔仍命分守要害招集流亡郡縣戶口漸次收復二
十二年六月豐士誠陰結賊復圖叛當豐之降也察罕待之不
疑數獨入其帳中及是豐將謀變忽請察罕觀營壘衆謂不宜
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不許
惟帶輕騎十人行至豐營遂爲士誠所刺歿于益都先是有白
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
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卽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
已及於難追贈潁川王諡忠襄

史料部後思書 六察罕故元別
羅山祀弗絕 民至今河南廟

冊曰忠義性成勤王領袖始自山東客平關石坦懷被禍

厥志不成天覆元祚人力災爭

十顏鐵木兒字珍卿唐兀吾密氏性明銳倜儻早尙宿衛文宗
天曆初由太常署丞拜監察御史累擢江浙平章順帝至正十
二年春斬黃賊徐壽輝遣兵陷湖廣侵江東西諸軍進討十
顏鐵木兒益募壯健爲兵得驍勇三千人戰艦三百艘時湖廣
平章也先帖木兒江西平章星吉南臺御史中丞蠻子海牙皆
以兵駐太平還而不進十顏鐵木兒至乃與俱前遂復池州已
而賊黨趙普勝再陷江州官軍俱潰而東安慶被圍益急遣使
來求援諸將皆欲自守十顏鐵木兒曰何言之不忠邪安慶與
池止隔一水救患之義何容緩且上流官軍雖潰然皆百戰之
餘所乏者錢穀器械耳吾受命總師其可視之而不恤哉卽大
發帑藏周之潰軍大集兩軍勢復振安慶圍始解十三年三月

賊復攻池州衆且十萬上顏會諸將謀曰賊表裏連結若俟其
 壘成而坐食諸縣之粟破之實難今新至疲敝如乘其驕惰盡
 銳攻之則頃刻間功可成矣衆曰諾遂分番與戰大敗之乘勝
 率舟師以進五月與戰于望江又戰小孤山及彭澤又戰龍開
 河賊皆破走進復江州七月克蘄州及道士嶽焚其柵抵蘭溪
 口及賊巢黃連砦盡殲之分兵平兩巴河于是江路始通十一
 月與蠻子海牙等諸軍皆會十二月分道進攻蘄水縣毀其僞
 都獲僞將相而下四百餘人壽輝僅以身免時丞相脫脫方總
 戎南征聞已破賊乃分檄調諸軍而留上顏鐵木兒獨控長江
 守池州十六年卒于軍上顏常乘花馬時稱花馬兒平章云

續弘簡錄

續弘簡錄元史

編卷之二十一

皇清詹事府少

事仁

侍從一

郝經

竇默

李冶

王鶚

王磐

徐世隆

孟攀

高智耀

子

趙與熙

宋簡

謙

夾谷之奇

王思廉

郝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

一從志

名

金末僻地河南之魯

山河南亂居民走匿窖中亂兵縱火熏灼民多死經母許亦死
 經以蜜和寒菹汁決母齒飲之即蘇時經方九歲人以為異金
 亡徙家順天晝則負薪米養母暮則讀書素尚氣節為學務有
 用守帥張柔賈輔延之為上客墓誌云張柔延之家塾教
 誦泗下道伊洛諸書經史子集儲書萬卷恣其搜覽上訴
 已任自是藩帥交辟皆不就洞究慨然以羽翼斯文為
 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世之為詞章者道行狀云嘗自誦曰不學
 始則羣聚訕笑終亦拱視而服之憲宗二年世祖以大弟開

侍從一

府金蓮川徵經入詔以治國安民之道與語大悅遂留王府是時連兵於宋憲宗入蜀命太弟統東師經從至濮上言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宋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凋敝於外經見其危不見其利不如修德布惠結盟飭備以待西師則上應天心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會憲宗設江淮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命經為副先至江上宣布恩信招納降附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曰經聞天下事圖於未然則易救於已然則難知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口家以一旅之衆奮起別漠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奄征四海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亡未能混一連兵構禍垂二十年何曩時撥取之易而今日圖經之難哉夫取天下者有以力并有以術圖并有以力則不可久以術則輒敝而不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僥倖而難成顧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敝而卒能保久定功今國家建極開統五十餘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無驚魂虔劉剝盪殆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不敝乎且括兵索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任老成為將相選賢能為任使鳩智計為機衡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內修文誥外治武備如其不服而後觀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為正兵自漢中至大理輕騎捷出批吭抵脅為奇兵總帥得人師出以律則高拱九重之內而海外有被矣失此不圖乃於萬歲遠為大舉上下震

動兵連禍結底安於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若夫東師未出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如不師古不計師之眾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獵取之其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鶴鞭弭所屬期約日萬里不試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滄河之戰不勝下燕雲遂遺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及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為幹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為持虛之計自西平徑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為示遠之謀自臨洮吐番穿微西南以平大理皆善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有連百萬之眾首尾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場天下四海跨凌守富騰輝天

而被其目如是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其初之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可以施吾騎故所向莫敢當兵鋒新銳民物稠夥可以用吾攻故所擊無不破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洊阻迂以危途繚徑我乘險以用奇則難敵因險以制奇則易况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因糧以為資無俘獲以備役雖有奇謀秘畧安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濯蕪之舉擁遏頓滯盤旋而不得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為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西師既講議不可解如兩虎相鬪突入於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兵連禍結勢不容已王宜稟命行在遣使諭宋令彼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姑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

續通志卷之二十一 宋紀三十一 高宗皇帝 十一

舉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稟命不從王之義盡而後進師重慎詳審爲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先示恩信曉以禍福使知王神武不殺非好攻闕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然後閱實精勇別簡一軍爲帳下之卒俾老成知兵者領之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帥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普不知兵者使沿邊築堡與敵鄰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重軍爲之撫育總轄近裏故屯爲鎮守之卒使挈用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棄內外備禦無有缺綻則制節以進既人其境救陳國列綏爲之行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選出人便習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生路以

其心謀多方以敵其力兵勢旣振則以輕兵掠兩淮在其

岸沿江上列屯萬竈首尾締構各具角犄聲言徑渡彼必疑疊自起變端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濶越恃其巖險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眩暈不續外而限絕水陸相擠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避實擊虛者也如欲休養兵力漸次進取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爲宋計者必謂有荆襄方可以保淮甸有淮甸方可以保江南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並濟以輕兵綴襄陽絕其前道而重兵皆趨漢陽出不意以伺江隙否則以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一舉下夔門卽順流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橫截湘潭以成犄角之勢一軍出壽春取荆山駕淮爲

梁以通南北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淝間掇拾湖溲奪取關隘
據濡須寒皖口南入舒和西及蕪黃徇狎恣肆以覘江口烏江
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疎密徐爲之謀而後
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挾長江之襟要也通秦海門楊子江
面彼必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勢必老師費財當遣一軍臨維揚
爲長圍示必取而以精兵出通秦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
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
緩持久之計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衝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
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可弭已然而之矣可救也
議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會不知取國之
術與爭地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
之混一者若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

則三面皆進未聞有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况彼渡江立國百
有餘年東西南北輪廣萬里自渝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
警之彷徨百折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直欲以一軍徒
而取勝乎蓋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卽功國家全盛之力
在於東左若直前振迅指顧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
耗敝役戍遷延進退失據反爲敵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
審圖之以全吾力是則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撥
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無故而爲大舉倘又措置乖方
無以挫英雄之氣懾天下之心則稔惡懷奸之流得以窺其隙
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爲搖蕩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覆致
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及會兵渡江圍鄂州聞
憲宗晏駕經復進班師議曰易文言傳謂亢之爲言也知進而

不知退知存而不
正者其惟聖人乎
以御天時者何
聖王之德也至
而違其時是以
莫不握乾知幾
天下與人而不
也武王遂伐殷
中知退也還定
王而不校展轉
聖王皆知進退
力以逞無疆之
也漢武帝唐太
也維大王嚮在
理大哉王言時
退經有所未解
老師費財卒無
謚忽無故大舉
自逸及既聞凶
事不當復進也而
難中止便當乘虛
則未亦可圖若
舉天下兵力不能
什已四五倘更

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
引日月冬春之交疫必大作彼既上流無虞

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
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
其可之謂也故潛見惕躍飛五位皆當其可
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
此極而有悔龍德於是乎衰矣故古之聖王
以時進退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知進也以
其子知退也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知退
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矍屈漢
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為更始殺其兄齊武
朔知退也一日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是諸
亡之理卒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彼憑威恃
皆亢龍之師也秦苻堅金海陵亢而不修者
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
陀謂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審
六龍之道知之久矣獨是出師以來進而不
國家自平金以來皆亢龍之師也惟務進取
功三十年於茲矣先皇立政當安靜以圖寧
王東師則不當進也而遽進以為有命不敢
即宜遍告諸帥各以次還脩好於宋歸定大
又進如謂機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既渡江勢
取鄂分兵四出直搗臨安使疾雷不及掩耳
未也則知難而退可也盤桓江渚情見勢屈

必嚴兵守鄂知我國疵鬪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
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以次而
至如遏截於江黃津渡邀遮於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鄂
復之湖樂則我將安歸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活
城內薄骨弁而拔之彼將委破壁空城以去派流而上則入洞
庭保荆襄順流而下精兵健櫓突過許黃未易遏也則亦徒殘
人命於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
何矣乎雖然宋人方懼自救師雖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
虛諸王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伺
焉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令
脫里赤行尙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雖大王素有令望
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事乎若彼僞稱遺詔先正位號
下令中原行救江上欲歸得乎願王以社稷爲念奮發乾綱不
爲需下斷然班師亟定大計消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
與宋議和許定疆界歲幣屏輜重輕騎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
從天而下彼之邪謀僭志冰釋瓦解隨遣一軍迎大行靈輿收
皇帝璽名諸王駙馬會喪和林遣官詣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
眞金留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之東隅收
之桑榆以退爲進以亡爲存而無亢龍之悔矣會宋相賈似道
密遣使乞和廼班師明年世祖卽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充
國信使使宋告卽位且尋盟經入辭帝曰朕今庶事草創卿當
遠行凡有可輔朕者亟以聞經進立政議曰臣聞所貴乎有天
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爲聖明俾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
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焉已也蓋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

必敝窳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則委之而去耳生
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敝而委則其中者亦必糜爛而不
收有志天下者則爲之倡率其羣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
而置之安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厭而餒
爲一代神器之主而羣然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得意
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涎放飯
流歆既餒而足并其器與其餘而棄之不知餒之將至矣至於
神器乏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衆於是羣起而爭其餘天下
亂矣夫紀綱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脉
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爲之
修完則小康大爲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天下者孳孳汲汲持
扶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福也
某君而除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以
以配天立極繼統作帝若是則可謂有志於天下矣由漢以來
尙志之君六七作於漢則高文武昭宣光明章凡八帝於三國
則昭烈一帝於晉則孝武一帝於元魏則孝文一帝於宇文周
則武帝一帝於唐則高文立憲武宣凡六帝於後周則世宗一
帝於宋則太祖太宗仁高孝凡五帝於金源則世宗章宗凡二
帝皆光大炳烺不愧君人之名有功於天下甚大有德於生民
甚厚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壞數君之功也嗚呼上下
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
也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借乎攻取之
計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敝而生民日益憊也
蓋其幾一失則其燮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

而不爲既并西域滅金源蹂躪國勢大張民物殷阜可大有
爲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
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爲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
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俗亡
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生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
器雖存而其實無有當太宗臨御時耶律楚材爲相定賦稅分
郡縣籍戶口勸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
不逞之徒相與投隙抵罅卒使楚材憤他而死既而牽連黨與
倚疊締構相與割剝天下荼毒宛轉十有餘年先帝初踐寶位
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汚吏濫官黜責殆遍其願治之心亦
切也惜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煩擾又
益劇甚而政治之幾又失矣陛下若不大與更始以國朝之弊
憲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至
法守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爲使後世以爲無志於天下因
以痛惜而歎惋也且陛下睿稟仁慈天錫勇智爲豪傑生民所
望久矣自踐祚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登進茂異舉用老成斂江
上之兵先輸平之使天下顛顛莫不思見德化之盛但恐宵小
餘孽扳附奸邪更相援引此次而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
也以有爲之姿據得爲之位乘可爲之勢而不爲有爲之事與
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爲善日罔不在厥初易曰
復霜墜冰至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
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有有爲之志而不能辨奸邪於早則
是鍊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爲蓋彼奸人易合難去誘
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一障

其計授之以柄而隨之耳夫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天地亦可先見况於人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為斷之而已去舊汚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才締結乾綱藻飾王化假戈郤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事也毋以為難而不為毋以為易而不足為投機舉會比隆前王政在此時弗累於宵人不惑於羣言兼聽俯納為一代英主臣之願也綱鑑大全云或言宋人議許叵測蓋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構難兵連禍結久矣聖主一視同仁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苟能與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遂行時經有重名

平章王文統忌之陰屬李璫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濟南璫遣書止經經以璫書聞於朝行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參議高翻請入國期不報時似道方目鄂閩之解為已功恐經至而泄其情也遂以李璫為辭拘之真州經上表有言曰願附魯連之義魯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歟兵設國又數上書宋主曰貴

自太祖受命建極啟運創立規模一本諸理校其或功或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兇弱藩鎮強京國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嘗謂漢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貴朝則似乎周可以為後三代蓋有夏后之質而不華有商人之敬而不肆有周人之文而不蕩有漢氏之公恕而不疎有李唐之德義而不雜故能祈天永命躋三代而軼漢唐嘗聘契丹交金源待本朝不愛重幣使者冠蓋相望於道雖遭靖康之難而資東南之富庶足以立國徙都定鼎以及於今其勢益屈而其理益伸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天下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不隘夫地惟安於所遇卒王有天下而大其世至於勾踐之棲會稽高祖之王漢中文帝之鄧

走馬光武之閉玉關皆見理審勢安於所遇得動靜之幾者也
貴朝自太祖開建大業太宗丕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大
有作為高宗坐弭強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不妄者也
今乃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為扶持安全之計
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
收奇功取幸勝為詭遇之舉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
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越國萬里天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
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徒費道路
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
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
約是以藉藉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淪合交廣之
役而禍亂極矣主上卽位之初過以相與惟恐不及不知貴朝
何故接納其使拘於邊郡蔽翳蒙覆不使進退一室之內顯連
宛轉不覩天日綿歷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是
邪或者謂本朝兵亂有隙可乘必有范山語楚子之言以為晉
君不在諸侯而北方可圖祖逖誓江擊楫中流以為中原可定
桓溫進取之計灑掃山陵以為兩夏而有王玄謨北伐之說從
入橫出以為居胥可封以貴朝積累之盛蓄養生聚三百餘年
恢復故疆儘有餘力固宜不藉使人鼓行而前以為大舉然而
大河南北秦隴東西海岱表裏名城數百縱使本朝有故委而
不問諸鎮侯伯亦未易取中間或有魏太武斂戍之計縱令人
境一旦抄騎百千為羣縱使得一城取一寨未能償數世之所
失而徒棄二國之明信則或者之論足以病國而不足以有成
明矣故熙豐之間有意於強國矣而卒莫能強新法之弊遂至

黨人之禍宣政之間有意於恢復矣百年之力漫費於燕山之空府而因致復陞之變開禧之間有意於進取矣而隨得隨失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再事夫收復矣而徒敝師徒漫不收攝遂失蜀漢是皆陛下所親見者旁薄橫潰至於今日而議者不規夫古之理惟徇夫今之勢不懼夫遠禍惟嗜夫近利此經所以昧死強僭必言之而不靳也或者言本朝兵亂等事不敢遽以爲妄但本朝立國根據綿絡包括海宇未易動搖太祖倡義漢北一舉而定燕遼再舉而取河朔滅西夏遂乃撥拾秦雍傾覆汴蔡穿徹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際海而南際江淮自周漢以來雄肆勁猛瞰臨中國有如是之大且強者乎而其風俗淳厚禁網疎略號令簡肅主有中國以來纔四十餘年中外莫不傾心効順縱有一時之變豈可遽爲輕蔑而遂不與乎以禍亂之際天所以開聖人也日將且則必有陰沴之翳龍將飛則必有雲雷之鬱將庶於極治則必厭以大難乾坤而後必繫之以屯屯而後終之以履萬物各由其道而後繫之以泰也故晉有里丕之難而文公興齊有無知之難而威公霸夏有澆羿而少康王周有管蔡而成康治諸葛所以啟文帝巢隱所以啟太宗豈獨至於主上便即不幸於禍亂之間乎誠如所言非惟本朝之不幸抑亦貴朝之不幸也主上萬安必能弭兵遂成好事使無辜之民免殺戮之禍而共躋仁壽不則戰爭方始而東南可憂矣乃不思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竟置不問實有所未解者抑天未厭亂將由是以緒起兵端邪抑由是別有所繇蓄邪或其間有主張國是者不欲使之有成邪必或者之論以爲其勢可乘而不顧夫理有以惑陛下者夫天下之勢始於北而

終於南一氣之運建於子而屈於午動本於靜陽本於陰日北
至而陽生南至而陰生自古立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以周
自太王去豳國岐而都豐鎬至於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於是
不能復古蓋自西北而入東南也秦人自汧渭霸關中并六國
最後滅楚亦自西北始也漢自關中取韓魏梁趙感項氏於彭
城亦自西北而至東南至世祖都洛而漢氏極矣昭烈入蜀輔
以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勇仗義復漢攻樊城震許都屢出岐
山久駐渭濱終不能有關洛一郡孫氏立國江東據三州以虎
視天下有陸遜之沉鷺呂蒙之謀盡出濡須下皖口攻合肥以
戰爲守終不能得淮北一民元帝渡江有王導之懿陶侃沮虜
謝安之賢亦嘗經略中原取河南入關中出彭城勝泚水而山
桑代岐枋頭之敗相繼終不能救江沱日車之側當是時蔡謨
之言義之之論最爲見理審勢而竟不用宋武帝舉江淮之衆
平廣固滅姚秦入長安其勢甚張竟不敢登大河北岸而其所
得棄不旋踵文帝以元嘉之盛欲恢復河南兩爲大舉到彥之
敗還而王玄謨退走遂使代馬飲江建康震駭兩淮郡縣赤地
無餘春燕來歸巢於林木至於齊出入於彭城懸瓠之間爭奪
於雍豫青兗之地錯迕紛拂殆無寧歲陳慶之乘魏亂而納元
顥未幾狼狽以歸梁武帝以妖夢之故思中原收伯之朝卒自
貽侯景之禍是數朝數君者夫豈不欲帝中華而奄北海哉理
不可也見夫勢而不見夫理欲以東南之衆爭衡於西北頓擲
人命違易天常是以卒不能有成而自致折敗也夫終南劍門
在乎西長淮大江在乎東首尾相呀重險相蔽而天地之形勢
定所以隔區宇而限南北也且其土風不同材技不一河朔之

人豪勁猛厲長於騎射善於馳逐而重厚耐久故能去國而遠
鬪江淮之人剽勇輕疾長於舟楫利於速戰故能馮險而善守
迨至四海混同南北爲一則都無所用苟爲分裂各恃所長康
節有云自北而南則治自南而北則亂蓋其氣數然也如此則
南北之理天下之勢灼然見矣伏惟貴朝肇基王跡則自夫燕
趙之交一時將相皆幽薊常山之豪傑二祖功德則著於淮南
受命啟土則始於汴宋是亦自北而南也既正皇極平唐蜀滅
楚漢自江南至於嶺表則又自北而南也江淮之間至於閩越
戶口滋殖十百諸夏文物學校盛於上國亦氣數使然應夫萬
物相見南方之卦所以開後王而有今日是亦自北而南也是
以太祖不取燕雲眞宗不戰澶魏仁宗不伐靈夏高宗不絕金
源其繼三代踰漢唐政治享國之美禮樂文物之盛仁愛忠厚
之俗公普便利之澤結人心固天命非晉宋六朝偏駁雜亂敢
望其萬分之一者也子孫世守不敢少有變更是以大本一定
基緒延遠至三百餘年有漢唐之中微而無漢唐之大亂蓋自
三代以來享國之久未有如漢唐者也而貴朝則近踰於唐遠
幾於漢漢則大綱舉而細目疎故其禍起於外戚而國瀕於大
臣唐則細目舉而大綱頽廢故其禍起於衽席而位移於藩國
貴朝則大綱正而不頽細目舉而不紊漢唐之所以致亂者一
皆無之而或有漢唐之中微者何也祖宗交隣之義有時而違
之也夫邦交之事振古已然按小雅鹿鳴之三遣使勞使則使
入之前此已有矣又按周官大行人時聘問歸賑致禮是
天子所以交諸侯也諸侯開於王事則相聘相朝是諸侯所以
交諸侯也周室之衰齊楚秦晉始大行人之選申其辭命致其

曲直邦之安危利鈍繫焉是列國所以交列國也至於六國締
縱連衡奉毛遂之盤進田文之幣合沓蘇秦之車騎搖撼張儀
之唇靡而列國之交極矣至乎漢氏遣使四出陸賈馮張騫
蘇武遠至數萬里久且十餘年是中國所以交外國也至於蜀
吳魏各帝一方兵之勝負則繫乎交之離合故其使人往來
皆精心大臣孔明魯肅鄧芝張溫等皆一時之傑故漢吳一合
而勝亦僅漢吳再合而取漢中吳魏一合而取荆州吳魏再合
而勝虢亭當是時行人之事益重是敵國所以交敵國也至劉
宋元魏裂天下為南北行人往來兵亦不已沈範吉常李彪周
邵徐陵庾信等紛紜參錯歷七代二百餘年而離合不一大抵
合則俱安離則俱危合則生民受福離則生民被禍貴朝啟運
剋平諸僻行沛然混一之勢乃置燕雲而不取一再傳後遂肆

大敵而聖慮深遠遂與盟約而南北之交始定安天下者數
年其後盟約浸弛再侵河朔仁宗則又屈已伸義而富弼遂能
負荷復再定盟安天下者百餘年至於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
末因棄都邑高宗南幸釋讐崇好遂安金源再定盟誓安天下
者又數十年海陵兇虐妄為大舉以瀆明神而質盈自斃高宗
猶示大信不為追奔與金世宗尋盟修好安天下者又數十年
生事之人妄啟邊釁而寧宗增修德政復與章宗定盟安天下
者又數十年由是觀之以交隣為國而能計安天下者莫盛於
貴朝也至於本朝適與陛下相當而陛下使命不一卒無有成
蓋本朝方極兵威奄征四國而天未厭亂每為差池是以陛下
之聖意不能達祖宗之成規不能合生民之命莫與救太和之

續通志卷二十一
古

氣將遂殄絕天地設位必有對待陛下有此意則主上啟此心
其氣數亦當然也今主上卽位之初特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
息民而貴朝置之舍館綿歷數歲擯而不問故經反復思維以
爲必有橫議之人設爲是舉將以敵貴朝誤陛下者於經何有
在經不過失一身本朝不過失一臣太倉耗一粒滄海揚一波
鄧林飄一葉泰山落一石國於何損誠使貴朝所舉皆中所圖
皆獲一且返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平關中剗白溝之界上盧龍
之塞而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爲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
兵江水掛甲淮壩而永保無事難矣且貴朝光有天下方當自
口之正中不趣義和之馭可也將安將樂恬處易守不自搖動
可也不棄其輔員於其輻以固皇輿可也經聞有國者不畏夫
有亂畏夫自致其亂自致其亂則人也橫逆而來則天也天然

人之國其如彼何哉盡其在我者而已矣或者乃循夫一日
之勢徂於一時之利不忌天之所警而欲抵巇投罅舉祖宗三
百年之不基再爲博者之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
戰爭易禮讓果能必其無誤哉伏乞下一明詔數其好事難成
之故梗礙牽制之由拘留信使本屬無益而乃陳說不答告歸
不許老天長日浸以銷鑠勢必自斃館下又豈貴朝美事哉書
奏似道匿不以聞驛吏棘垣鑰戶甚逾犴狴經不爲動從者四
十騎居七年死過半經獨與六人處真州揚子院名臣事畧云
見經辭氣不屈潛令伴使來實臣僞報本朝家難大作席卷北
回經不聽累言之經厲聲曰此事斷無設有之當遣我輩還國
又九年丞相伯顏伐宋宋懼以禮送經歸道病明年夏始詣闕
入秋病劇遂不起賜諡文忠經被留十六年鑄鋼急迫益肆力
於文章所撰有易象春秋外傳續後漢書陵川文集共數百卷

南會無一人

比者至今昂書尚存秘監袁桷文集有題

郝伯常鴈足詩末云一寸蠟丸憑鴈寄明年春盡竟生還

苟宗道字正甫保定人弱冠從經往為書佐及歸竟以儒名家

官至國子祭酒詩文書法皆具晉唐風致

冊曰篤信守節好學窮經達可致用困不失亨著述不輟

孰謂空言是亦為政人往籍存

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幼嗜書李謙神道碑云叔祖默為

不肖就願業儒業金木遭兵亂被俘同時三十人皆見殺惟

默得脫歸其家破母亡遂南走渡河遇醫者王翁通鑑作李浩妻以

女使業醫轉客蔡州金主遷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孝感令

謝憲子授以伊洛性理書默自謂昔未嘗學而學從此始中書

楊惟中奉詔招集儒士默南北歸隱大名與姚樞許衡倡道蘄

門山朝暮聚講至忘寢食入之實已非以極力教

在潛藩遣使召之默變姓名自稱使者俾其弟在是

服踵其後默不得已出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首舉綱常為對且

曰失此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

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日凡三名與語皆稱旨自是

不令暫去左右又問以今之明治道者默薦姚樞即自東平宣

撫召用之俄命皇子真金從默學賜以玉帶鈎曰此金內府故

物汝老人佩之為宜且使我子見此如見我也未幾請南還命

大名順德各給田宅有司歲具衣物以為常世祖即位召至上

都問曰默欲求如唐魏徵者今有之乎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

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時天

澤方經畧河南帝即召拜右丞相以默為翰林侍講學士初建

中書省平章王文統頗見委任默上書曰臣供奉十餘年數承

顧問與聞聖訓深見陛下急於求治未嘗不以利生民安社稷為念時先帝在上姦臣擅權總天下財賦操執在手貢進奇貨銜耀紛華以娛悅上心其煽結朋黨離間骨肉者皆此徒也此徒當路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心救世一念涵養有年矣今天順人應誕登大寶天下生民莫不懽忻踴躍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為子孫久遠計其賣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鈎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無他意在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唯陛下察之他日默與王鶚姚桐同在帝前復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說而

文統益感之乃請以默為太子太傅辭曰東宮無禮未正臣

安敢先受太傅之名乃止俄謝病歸文統誅帝追憶其言謂近臣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惟竇漢卿一人向使更有一二言者朕寧不之思邪名選賜第京邸命有司月給糜祿國有大政輒諮之默與王磐等請分置翰林院專掌蒙古文字其翰林國史院仍舊纂修國史典制諸儀顧問帝可其奏默又言三代風俗淳厚曆數久長者皆設學養士所致今宜建學立師傳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帝嘉納之名臣事畧云于是拜許衡言發嘗與劉秉忠等侍上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佛古之所尚今君曰可臣亦以為可君曰否臣亦以為否非善政也明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鵲帝怒侍臣即從旁大聲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至元十二年默年八十公卿皆往祝帝

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與朕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良久默既老不視事帝數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器物往存問焉十七年加昭文館大學士卒帝厚加賜命有司護喪歸葬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至論國家大計而折廷評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斯可謂全人矣追封魏國公諡文正

問曰叅天地人惟儒為貴金石可磨綱常難棄進身百陳寧慙無諛匹休汲黯允矣不媿

李治字仁卿真定樂城人登金進士第辟知鈞州軍州陷治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聚書環堵人所不堪處之裕如也世祖在潛邸遣使召之曰素聞仁卿潛德不耀久欲一見其勿他辭

至問河南居官者孰賢對曰險夷一節惟完顏仲德耳名德庭問答云又問仲德讀書否對曰仲德策論進士觀其以國忘家以主忘身實自讀書中來者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忠言讜論知無不言以唐諍臣觀之徵為第一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隄之方叔名虎可也漢之韓彭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對曰今以側媚成風欲求魏徵之賢實難其人又問今之人材賢否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埋勢然也今儒生有如魏璠李獻卿藺光庭趙復王博文輩皆有用之材且皆賢王所嘗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又問天下當何為治對曰夫治天下難則難於登天易則易如反掌蓋有法度則治循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且為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

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氓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
功者未蒙賞有罪者未加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
反獲寵是無紀綱也法度廢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為幸矣又
問昨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為陽不足地震為陰有餘夫地道陰
也陰太盛則變常今之地震或姦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
交至或刑罰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於此矣夫天之愛
君如愛子故示此以警之耳苟能上當天心下協人意則可轉
咎為休悉見嘉納治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學徒益繁
記云治平生愛山水餘無所好晚家元氏學士者故其居
不能容鄉人相與謀曰封龍山中有李相廟讀書故其居
以來荆棘榛蕪廢若蕪而葺之令先生時想杖屨而西生徒不
為吾郡盛事因為聚材鳩工講堂齋舍以次成就舊有大成殿
敝漏傾欲及世祖卽位復聘至欲處之清要以老病求還山
元二年再以學士名勉就職中堂事記載宣詞云李治秀擢
之編宜預玉堂之選 拜月復以老病辭去
學高躅紫清齋教元化因自其所某也昂資賁賈恩賜之者
公慰我輩昏教我不逮肯容我輩名至堂之若日夕相與
講古訂辨文字不即吐露之德寧敢少忘哉但翰林非病
叟所處寵祿非庸夫所食官務可畏幸而得請殺跡按山木石
與居麋鹿與遊斯亦老 卒年八十八所著有敬齋集泛說并古
朽無用者之所便也
今難各四十卷測圓海鏡一百七十問學書彙創十二卷益古
衍疑三十卷

王鶚字百一曹州東明人始生有大鳥止於庭鄉先生張齋號
博物見之曰鶚也是見其有大名乎
徐世隆墓碑云字曰百一
蓋取鶚鳥累百不如一鶚
之義迨及第 金正大元年中進士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中丁
母憂金主遷蔡詔尙書省移書恒山公武仙速進兵金主覽書
問誰作者省丞以鶚對金主曰朕卽借時狀元邪惜擢用之晚
起復授尙書省右司郎中蔡陷將被殺萬戶張柔聞其名輦歸
讀以簡錄

館於保州世祖以太弟居朔方訪求道士遣使聘之輟耕錄云北行時故人馬雲漢以宣聖像為贈既達北庭值秋丁鶚奏行釋奠禮世祖禮即命為祝文行三獻禮禮畢進胙于上自是春秋二仲以為常及至使者數輩迎勞入見講孝經書易及齊家治國之道每

夜分乃罷歲餘乞還名臣言行錄云上留鶚漢北二載恐年老日臣本閒人誤蒙寵厚亦已幸矣復何欲之有但願賜鞍馬仍王好賢樂善之心有加無替副臣之受賜豈有量耶

命近侍潤潤等五人從之學潤潤每旦起盛飾冠服鶚讓之曰主好賢樂善善若等不能稱上心惟誇衒鮮華以益驕貴之氣

悉室於外而塞於中道義之言無自而入也潤潤深自悔悟學

日益進繼命徙居大都賜宅一區碑云庚戌春憲宗遣李舜咨以安車來徵鶚同姬璠應召將任以政力辭乃還嘗因問請曰人兵克蔡金主自經聞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禮為舊君有服願往致祭世祖許之至則為河水所沒具牲醴為位而哭世祖即泣首鶚

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無不臣服皆出太祖廟謨維斷所

致若不乘時紀載竊恐日久遺亡宜開局纂修實錄并附修遼

金二史又言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館學士十八人宋太宗

承開創之後設內外學士院史冊爛然號稱文治今豈無英才

如唐宋者宜除拜學士院官以隆重人材帝納其言始分立翰

林國史院為二鶚遂薦李治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為學士言

錄云初鶚侍郎嘗舉楊奐元好問修金史未及召而卒又舉李治李昶王磐徐世隆徒單公履高鳴為學士楊恕孟攀鱗為待制王輝雷膺為修撰周砥胡砥適孟祺閣復劉元為應奉凡前金遺老及當時鴻儒搜抉殆盡又請選博學洽聞之士提舉各路學校嚴加訓導以備他日之用始立十道提舉學校官有言事者謂宰執非其人詔儒臣廷議時阿合馬欲乘隙取相位眾知其非莫敢言鶚奮然擲筆曰吾以衰老之

年無可報國必欲舉任此人為相吾不能捕驢尾矣振袖起好
計為之中止鶚請行選舉法遠述周制次及漢隋唐取士科目
近舉遼金選舉用人與本朝太宗待人之效謂貢舉法廢士無
入仕之階或習刀筆為吏胥或執僕役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
為工匠商賈以今論之惟科舉取士最為切務帝曰良法也命
命儒教習經史俟其藝成然後試用庶凡勳舊之家人材
有司歲給廩祿大事則遣使就問卒年八十四諡文康名臣事
年八月鶚卒上嗟悼且問臨終語左右以不用釋老冥錢為對
鶚嘗謂世俗以疾革之言為遺命嘗思昏亂其言非復可從故
自七十以來手書戒訓
歲一更之預為治命云鶚性樂易為文章不事雕飾嘗曰學者
當以窮理為先分章析句乃經生舉子業非為己之學也著

周氏子承祀

王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世業農歲得麥萬石人號萬石王家
父禧金末入財佐軍興補進義副尉金人遷汴禧舉家南渡河
居汝之魯山磐年方冠從麻九疇學於鄆城客居貧甚以作糜
一器畫為朝暮食年二十六登金經義進士授歸德府錄事判
官不赴及河南破兵磐避難轉入淮襄間襄陽兵變乃北歸至
洛會楊惟中被旨招集儒士得磐深禮遇之遂寓河內東平總
管嚴實興學養士迎磐為師受業者常數百人中統元年即拜
益都路宜撫副使頃之以疾免李璫素重磐名以禮延致磐亦
樂青州風土買田泲河之上題所居曰鹿菴有終焉之意及璫
謀不軌磐覺脫身至濟南乘傳馳入京告變世祖嘉其誠撫勞

備至璫據濟南大軍討之帝命磐參議行臺事未幾擢真定順德等路宣慰使有西域大賈稱貸取息或償不以時輒拘繫榜掠其人更恃勢干官府直來坐廳事指麾自若磐怒叱左右捧下筮之數十郡人稱快未幾蝗起朝廷遣使捕蝗役夫四萬人猶不足欲牒隣道爲助磐曰四萬人多矣何煩他郡使者怒責磐狀期三日盡捕蝗磐親督衆夫走田間設法捕治果三日而蝗盡使者驚以爲神已入翰林官學士首謁宰相言方今害民之吏轉運司爲甚甚至稅人白骨宜罷去以蘇民累由是轉運司遂罷阿合馬諷大臣請合中書尙書爲一省拜右丞相安童爲三公欲陰奪其柄磐言合兩省爲一而以右丞相總之宜便不然則宜仍舊三公既不預政事則不宜虛設議遂沮尋遷太常少卿時宮闈未建朝儀未立凡遇稱賀臣庶雜至帳殿前擾不能禁磐疏言按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不者謂之闕闕入之罪由第一門至第三門輕重有差宜令宣徽院籍百官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贊引然後進其越次者殿中司糾察定罰不應入而入者準闕入罪于是儀制始定初曲阜孔廟歷代給民百戶以供洒掃復其家至是尙書省以括戶故盡收爲民磐言林廟戶百家歲賦鈔不過六百貫僅比一六品官終年俸耳聖朝疆域萬里財賦歲億萬計豈愛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且於府庫所益無多其損國體甚大時論寔之帝見天下獄囚滋多敕諸路自死罪以下縱遣歸家期以秋八月來京聽決囚果如期至帝惻然憐之盡原其罪他日命詞臣作詔戒諭天下皆不稱旨磐獨以縱囚意命辭帝喜曰此朕所欲言而不能者卿能代朕言之嘉獎不已磐嘗於大廷集議時

數言前代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資其材力閱其衰老也今入仕者不限年而老病者不能退彼既不自知恥朝廷亦不以爲非甚不可也至是引年乞致仕帝遣使慰諭曰卿年雖老非任劇務何以辭爲磐不得已復出王堂嘉話云詔集百司問鈔輕物重事磐言物貴則不足物賤則有餘要以時方伐宋凡帷幄謀議有未決卽節用而不妄費庶物貨可平遣使徃問所陳每當上意帝將用兵日本問以便宜磐言方今伐宋正當用吾全力若復分兵海隅恐曠日持久功卒難成江南旣下磐言禁戢軍士選擇官吏賞功罰罪推廣恩信所以撫安新附消弭寇盜之策甚備朝議次冗官權貴以按察司不便欲併省之磐奏曰各路州郡去京師遙遠貪官污吏惟賴按察使得以控告若指爲冗官一例罷去則小民冤死而無所訴矣若曰京師有御史臺糾察四方之事是大不然夫御史臺糾察

死而官京畿州縣尚有弗及况能周徧外路乎自城事乎若欲併入運司運司專以營利增課爲職與管民官常分彼此豈暇顧細民冤抑哉由是按察司得罷朝廷錄平宋功有遷至宰相者二十餘人因議更定官制磐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官爵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柄也今有功者止宜加散官或賜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入諫曰日本小邦海道險遠勝之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爲勿伐便帝震怒謂越位妄言且曰汝豈有他心邪對曰臣赤心爲國故敢言今臣年已八十且無子他心欲何爲明日帝遣侍臣溫言慰撫并出內府碧玉寶枕賜之磐以年老累乞骸骨詔允其請仍給

半俸終身且命其塔著作郎李穉賓為東平判官以便侍養每大臣燕見帝數問磐起居狀始終眷顧不衰磐資性剛方奏對必以正不肯阿意承旨帝嘗以古直稱之阿合馬方得權致重幣求文於碑拒弗與卒年九十二追封洛國公諡文忠名臣事畧云磐夙有重名天下想聞風采得被容接者終身以為榮為文冲粹典雅得體裁之正詩則閑逸豪邁不拘一律程朱性理之書日夕玩味老而彌篤燕居則與日端坐以義理養其心世俗紛華畧不寓目惟善嗜書晚年特謙素者繼踵於門應之不稍拒人得遺墨爭寶藏焉元文類云王磐以金有天下凡九帝共一百二十年其守成之善者莫如世宗謹就實錄中撫其行事世隆王鶚上進名曰大定帝續

聞曰因事納規知幾應猝扶植人文斥遠田德爵以勸功能斯授職論有本原寧非學力

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金正大四十年進士辟為令其父

益篤於學明習歷代典故尤精律令父歿奉母北渡河崖招致東平幕府俾掌書記世隆勸實收養寒素一時名士多歸焉憲宗即位授拘權燕京路課稅官辭不受世祖在潛邸召見于日月山問征滇南事對曰孟子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殺則天下可定况冀爾之西南幾乎世祖曰誠如卿言吾事濟矣時汴梁既下太常樂師多流寓東平實得金太常登歌樂世祖在日月山遣使取觀之世隆與俱以行既見世祖欲勉留辭以母老實子忠濟以世隆為東平行臺經歷中統元年擢燕京路宣撫使中書省徵諸路養禁衛羸馬以萬計吏白軍需責重宜預為備世隆曰國馬牧於北方往年無飼於南者土新臨天下京畿根本地煩擾之事必不欲為馬將不來竟弗備馬果不至三年宣撫司罷世隆還東平奏請增宮縣大樂文

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制可除世隆太常卿命董樂師而以張孔孫爲奉禮郎副之肄成獻之京師世祖嘗問古帝王爲君之道世隆取書所載堯舜禹湯事以對帝喜曰汝爲直解進讀朕將敬聽焉書成命翰林譯寫以進至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如故凡朝廷大政必諮訪後行詔命典冊多出其手世隆以國事之大者首惟祭祀祭必有廟因繪圖請令有司以時興建踰年廟成迎祖宗神御奉安太室行大饗禮又以當今四海一家萬國會同朝班不可不肅乃奏定內外官制及百官朝會儀帝悅賜賚優渥遷吏部尚書世隆撰選曹八議定銓法俾人知遵守九年乞補外改東昌路總管專務以德率下不事鞭策吏不忍欺民亦化服十四年起山東按察使時有妖言獄逮捕經數百人世隆剖析畢誤者十八九悉縱遣之

移淮東有告宋將許瓊匿官庫財物有司追繫其妻孥世隆曰瓊所匿者故宋之物豈得與今盜官財者同論獨抗章辨自行臺是其言釋不問已召爲翰林學士以疾辭安童入相言世隆雖老尙可用遣使徵之不至卒年八十嘗選前賢內外制可備館閣用者凡百卷曰瀛洲集

孟攀鱗字駕之雲內人幼日誦萬言能綴文時號奇童金正七年進士仕至招討使汴京下北歸居平陽陝西帥府辟爲詳議官遂家長安世祖中統初授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條陳數十事大抵勸上以郊天地祀太廟制禮樂建學校行科舉擇守令以字民儲米粟以贍軍省無名之賦罷不急之役百司統於六部紀綱悉由中書爲久安長治計世祖悉嘉納之一日與論王

為後學矜式帝深然其言嘗名問宗廟郊祀儀制攀鱗悉據經典以對時帝將親祀命同太常定禮儀攀鱗夜晝郊祀及宗廟圖以進帝皆親覽焉俄以病請西歸令就議陝西五路四川行省事卒封平原郡公諡文定

開曰禮樂百年勸懲億代太常登歌史官紀載治以漸興文與時會天生諸君用開草昧

高智耀河西人世仕夏登進士第夏亡隱居賀蘭山太宗訪求河西故家子眾以智耀對召見將用之遂辭歸皇子濶端鎮西涼儒者皆隸役智耀請入謁言儒者給復已久一旦與厮養同役非便皇子從其言欲奏官之不就憲宗即位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淪不用廢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問

何如巫醫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未有以是告朕者世祖召見力言儒術有補治道反覆辨論累數千百帝異其言鑄印授之命凡應免儒戶聽給公文為左券時淮蜀士遭俘者皆沒為奴智耀言以儒為驅古無有也陛下方古道為治宜除此以風厲天下帝然之即拜翰林學士命循行郡縣區別得數千人或言其詭濫帝詰之對曰士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帝說更加寵賚較耕錄云國初儒者所在不務存而往往混為編氓其後崇學校獎秀藝正戶籍免徭役皆智耀奏陳力也今學校中多有祠之者智耀又言國初庶政草創紀綱未張宜訪前代置御史臺以糾肅官常至元五年始立御史臺用其議也會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謂今留漢地建都邑儀文制度遵用漢法其故何如帝欲得報聘之使以折其詞智耀入請行敷對稱旨即

日遣就道至上都病卒追封寧國公諡文忠 子睿當智耀之
 北使也攜之行及卒帝問其子安在近臣以睿見時年十六授
 符寶郎出入禁闈由翰林待制歷江東道按察使部內盜起聲
 言附宣城郡將怯城閉容名責之曰寇勢未張官先示弱民何
 所憑藉即命密治兵衛而洞開城門聽民貿易自便寇以有備
 不敢犯尋拜南臺御史中丞 通志云為政持大體有儒者風卒諡貞簡

開曰初闢方殷以馬上治入告崇儒維時至計寧濫無失
 一言以蔽

趙與票字晦叔宋宗室子嘗為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丞相伯
 顏既渡江與票率宗人之在鄂者詣軍門上書力陳不嗜殺人
 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族黨後伯顏朝京師世祖問宋宗室之
 賢者首以與票對名至土京幅巾深衣以見言宋敗亡之故

多諱訪與票忠言讜論無所顧惜尋進直學士轉侍講疏陳江
 南和斂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壘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為
 會虎入南城與票疏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未幾桑
 哥敗平章不忽木奏與票貧實有抱負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為
 虎者邪賜鈔萬三千貫歲給其妻子衣糧累遷翰林學士其伯
 祖師淵嘗從朱熹學家庭受授具有端緒 開復墓誌云師淵嘗
言與語耳受身履 故與票所行尤近 于是與許衡論伊洛關奧衡雅敬之 大德
 年卒家貧無以為葬成宗命有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 墓誌云與票天性孝友自宗正
 州之黃巖贈天水郡侯諡文簡 四世而下力請于朝復其役贖
 如黨男女甚眾 故老而益貧

開曰淵源理學降志車微雖縮章綬莫裨園陵恤憂鋒刃

排擊姦朋周旋宗黨亦有可稱

宋衍字弘道潞州長子人金兵部員外郎元吉之孫衍善記誦年十七避地襄陽已而北歸屏居河內者十餘年趙璧經略河南以禮聘至中統三年授翰林修撰肇行省濟南及開闢襄陽高皆從行多贊大計既爲征東行省員外郎持詔往高麗徙江華島居民於平壤歸復命賜勞良厚遷太常少卿兼領籍田署事太子真金以者德名見應對詳雅大愜睿旨命擇可備顧問者繼以郭祐何瑋徐琰馬紹楊居寬何榮祖楊仁風等太子曰蓋爲我致之自是數蒙召問侍講經幄閒喻爲多除祕書監太子以江西分地當署郡邑守令皆命衍銓舉初立詹事府首以衍爲太子賓客每燕見優賜容接多所錫賚有和山集十卷

行世

李謙字受益鄆州東阿人始就學日記數千言作賦有聲爲平府教授時教授無依向斂儒戶銀備束修謙辭曰家幸非甚貧者可聚貨以自殖乎翰林學士王磐以謙名聞世祖召爲應奉翰林文字至元十八年遷左諭德侍太子真金於東宮陳十事曰正心睦親崇儉幾諫戢兵親賢尚文定律正名革弊太子聽命傳成宗於潛邸所至以謙自隨轉侍讀學士帝嘗賜坐便殿飲羣臣酒曰聞卿不飲能爲朕強之乎賜蒲萄酒一卮曰此極易醉人恐汝不勝卽令三近侍扶之出以足疾辭歸東平大德六年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年七十一乞致仕仁宗卽位召至行在疏言九事曰正心術以正百官崇孝治以先天下選賢能以居輔相之位廣視聽以通上下之情恤貧乏以重邦家之本課農桑以豐衣食之源興學校以廣人材之路願律令使民

不犯練士卒居安慮危至於振肅紀綱糾察內外惟臺憲專責尤當選有清望識治體不事苛細者爲之帝嘉納遷集賢大學士歸卒于家有野齋文集行世

夾谷之奇字士常其先出女真加古部後訛爲夾谷徙家滕州少孤舅氏攜之東平起家濟寧教授大兵南伐授行省左右司都事時行省官與權臣有隙特遣使覈其財用之奇職文書亦破按元帥張弘範率其屬詣使者言夾谷都事素公清若少有侵漁當與連坐會御史臺立薦之奇僉江南浙西道事至元十九年世祖召爲吏部郎中立陟降澄汰之法著爲令尋遷左贊善時真金爲皇太子每進見必賜坐顧遇良厚權臣有欲以均祿法益國賦者慮按察使撻其事請併入轉運司詔集羣臣議之奇言按察使名外臺按諸路發擿姦伏責任匪輕若使之

罪財則心勞事冗將彌縫自救之不服又安能繩糾他人哉之非便事遂寢又與左諭德李謙條上時政十事太子薨除翰林直學士累官吏部尚書爲文簡嚴有法多傳於世

王思廉字仲常真定獲鹿人張德輝宣撫河東辟掌書記謝歸至元十年符寶郎董文忠薦之世祖問曰汝何由知其賢對曰以鄉人之善者稱之也召見授符寶局掌書尋改翰林待制嘗進讀通鑑至唐太宗有殺魏徵語及長孫皇后進諫事帝令內官引至皇后閣講衍其說每侍讀必命諸大臣拱聽時千戶王著矯殺阿合馬于闕下辭連樞密副使張易帝召思廉至屏左右問曰張易反若知之乎對曰未也帝曰反已反已何未也思廉徐奏曰僭號改元謂之反亡入他國謂之叛羣聚山林賦害良民謂之亂張易之事臣實未之詳也帝怒始解思廉以儒素

進帝眷注優渥嘗扈蹕失所乘馬給內廐馬五匹盜竊所賜玉帶卽更賜之太子眞金居東宮思廉進曰殿下府中宜建學官俾左右進侍嘗親正學必能裨輔明德太子深然其言諸王乃顏叛帝親征思廉謂留守段眞曰藩王反側地大故也漢晁錯削地之策實爲良圖眞見帝以是說進帝曰汝何能出此言眞以思廉對帝嘉之成宗卽位遷翰林學士以病歸大德中授太子賓客卒年八十三追封恒山郡公諡文恭

明曰元良國本輔翼先君非陳善慎擇名賢者德相重裨益弘焉列之侍從庶幾同傳

續弘簡錄卷二十一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之二十二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

侍從二

王暉 閻復 王構 程文海 唐仁祖 王利用

劉賡祖肅 楊師文 袁翰 王約 劉敏中 尙野

字木魯子遠 曹元用 張起巖 宋本弟裝

謝端 李好文歸賜

王暉字仲衡州汲縣人父天鐸以律學中選仕金爲戶部主事暉少好學與東魯王博文渤海王旭齊名史天澤將兵過衛一見接以賓禮世祖中統元年左丞姚樞宣撫東平辟爲詳議官時省部初建令諸路各上儒吏之能理財者暉以選至京上書論時政授中書省詳定官轉翰林修撰同知制誥玉堂嘉話云其宣誥

續弘簡錄卷二十一終

口行已無忤博學能文顧超絕之逸才足鋪張於偉蹟宜司給
命以贊皇猷中堂事記云初高麗國相有書致寒暄於省府
欲命惲為各書惲曰境外之交非人臣所宜此范
文正書諭元昊遂得罪於裕陵也可不戒哉遂止尋兼中書省

左右司都事治錢穀議典禮考制度咸究所長同僚服之至元
五年建御史臺首拜監察御史論列凡百五十餘事烏臺筆補云在臺凡

三十有二月得臺綱書記事務等篇總計若干時都水劉晏交結權勢沒官糧四十餘
萬石惲暴其姦利且言最監修太廟畢功特轉官錫賞今纔數

年梁柱摧朽事涉不敬宜論如法權貴不能容出為平陽路別
官十四年除翰林待制太子真金在東宮惲進承華事略其目

曰廣孝立愛端本進學擇術謹習聽政達聰撫軍崇儒親賢去
邪納諫幾諫從諫推恩尚儉戒逸明分審官凡二十篇太子覽

之喜令諸皇孫傳觀稱其弘益良多十九年改山東按察副使
秋淵集載建白踰年移疾歸二十二年召為左司郎中時右

便民三十五事未聞能全者遠之尚恐見免况可近乎二十六年擢閩海道
察使奏言福建所轄郡縣連山距海實為邊徼重地而民瘼

詭由平定以來官吏貪殘故山鬼往往嘯聚愚民因而蟻附及
官兵致討復蹂踐之甚非朝廷一視同仁之意行省官僚宜特

選清望素著者使鎮靜之庶幾治效可期盜風可息會入覲見
帝於柳林上萬言書陳時政授翰林學士成宗即位獻守成事

鑑曰頒憲章以一政體定制度以抑奢僭節浮費以豐財用重
名爵以攬威權置廉司以勵庶官嚴保舉以覈名實設科舉以

收人材汰吏員以清政務恤軍民以固邦本復常平以廣蓄積
興屯田以省遠餉感和氣以消水旱崇教化以厚風俗減行院

以一調遣絕交貢以示曠度凡一十五篇奉敕纂修世祖實錄

續通志卷二十一

復上聖訓六卷元貞五年乞致仕卒封太原郡公諡文定其著述有相鑑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承華事略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并秋澗集合一百卷曾孫遜志見忠節傳

朋曰炊酌藝林泳游書圃上格君心語爲時補萬言百篇不厭覲縷

閻復字子靖其先平陽和州人父忠避兵高唐州遂家焉復始生有奇光照室及長性簡重美丰儀弱冠入東平學時嚴實領東平行臺招諸生肄業請元好問校之入選者四人復爲首徐琰李謙孟祺次焉初掌行臺書記至元八年用王磐薦爲翰林應奉充會同館副使兼接伴使扈駕上京賦應制詩三篇寓規諷意世祖顧之喜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十四年出僉河北道事尋召遷遷翰林直學士以州郡校官多不職建議定銓選法

帝屢命至榻前面授詔旨每具草進悉曲當上意會立尚書省帝急於擇相名復入便殿問曰朕欲命卿執政何如復謝不足勝任帝謂侍臣曰書生識義理存謙讓是也勿強先是桑哥當國復嘗被命撰輔政碑文及敗詔有司踏其碑復坐是免官成宗立以舊臣入朝除集賢學士上疏言京師宜首建宣聖廟學定釋奠雅樂曲阜林廟不宜聽有司併入民籍其後賜孔林灑掃二十八戶祀田五千畝皆復之請也通考云奉詔作曲阜廟碑大德三年彗星見又上疏言定律令頒封贈增俸給通調內外官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貴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厲廉隅江南公田租太重宜減以貸貧民亦多采用一日帝名問曰中書庶務繁重左相難其人卿爲朕舉所知復以哈刺哈孫對帝大喜卽命入相復亦拜翰林學士承旨武宗踐祚復首陳三事曰

惜名器明賞罰擇人材詞皆剴切遙授平章政事力辭不許未幾乞骸骨詔給半俸終養卒年七十七謚文康有靖軒集五十卷傳于世

王構字肯堂東平人父公淵遭金亂其兄三人孱家南奔公淵獨誓死守墳墓伏草莽中諸兄呼之不出號慟去卒得存其塚而兄輩竟不知所終構少穎悟弱冠以詞賦中選為東平行臺掌書記參政賈居貞一見器重俾其子受學焉至元十一年授國史院編修官丞相伯顏將南伐命先下詔讓宋構屬諒草進世祖大說宋亡構與李燦同被旨詣臨安收三館圖書并太常天章禮器儀仗歸大都遷應奉翰林文字歷吏禮二部郎中治事無缺緩同列見構署字不復視成贖以行慮因河南多所至反收太常少卿考輯因革定觀字太廟儀注擢治書侍御史

不忽木曰設有罪構當身任弗以累公也會桑哥誅乃免成宗嗣立由侍講為學士纂修實錄成命參議中書省事有上書陳利便請搜括江南賦者執政欲從之構與平章何榮祖共執不可得不行武宗即位以纂修國史拜翰林學士承旨未幾疾卒袁桷墓誌云贈構歷事三朝總習臺閣典故凡祖宗謚冊冊文皆所撰定朝廷有大議必咨訪焉喜薦引寒士前後省臺翰苑所辟無慮數十人後居清要皆有名於時子士熙士黈皆以文學世其家仕至臺察書史會要云士熙書法清潤程文海字鉅夫後避武宗諱以字行更號雪樓其先自休寧徙鄆之京山叔父飛卿仕宋通判建昌世祖時以城降鉅夫甫弱

命給筆劄立書二十餘紙以進帝奇之問今居何官曰千戶帝
謂侍臣曰朕觀此人貌應貴顯聽其言論尤明敏有識者授應
奉翰林文字且曰自今政事得失朝臣邪正宜皆為朕直言鉅
夫頓首謝曰臣本疏遠之身得蒙知遇敢不竭力以報尋進修
撰累遷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奏言國朝建御史臺雖有考
課之目而未得其要莫可致詰乞照前朝體例應諸道府州司
縣下至曹掾等各給出身印紙曆子一卷書本人姓名出身於
其前俾各處長吏聯銜結保書其在任月日功過於後秩滿有
司詳視而差其殿最則人之賢否一覽而知考績實屬難能
卒又奏請通南北選法置貪贓籍給江南官吏俸朝廷多見施
行賜地安貞門以築居室加翰林集賢學士同領會同館事首
陳興建國學畧曰臣聞家國天下必需才以為用而人才之盛
全在教育之勤自中統建元以來中外臣僚表表偉傑者皆自
往時故老宿儒薰陶浸灌而然邇來寥寥無幾何矣而主國論
者視學校為不急謂詩書為無用不知人才盛衰張本於此望
陛下明詔有司重學校之事慎師儒之選京師首善之地尤當
興建國學選一時名流為國人矜式外而名都大邑教官有缺
必使廷臣擇可為人表儀者條具奏聞視教化之興廢為考第
之殿最其諸生有經明行修者蠲免賦役庶他日隨取隨足無
臨事乏才之患又言省院諸司皆參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使
不用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不宜過於區別前後疏語俱
出名臣奏議帝命為
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且年少帝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
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兼用南人詔鉅夫仍集賢直

學士兼侍御史行御史臺事訪求江南人材鉅夫入奏曰陛下遣使江南丁寧之曰求好人夫所謂好人者大而可用於時細而可驗於事蓋無所不該矣今出使者皆昧淺不達聖見止以卜相符藥工伎爲好人之尤此何謂也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臨行密諭必致此二人來鉅夫又薦趙孟頫余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宋晞顏孔洙曾冲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宋史新編云文海嘗荐宋臣二當桑哥十三人以謝枋得爲首辭不赴專政法令苛急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殖貨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今權姦用事立尙書省鈎考錢穀以剝割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尙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

行恤民之事於國爲便桑哥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皆不允仍還行臺已改閩海道廉訪使上言比年劫盜殺人者所在多有一經告發巡尉吏卒名爲體覆而被盜之家并其鄰右先已騷然及付有司則主吏教以轉坂平民坐展歲月幸而成罪不過杖一百七而枝蔓逮捕平人之死於獄者反計四五况劫盜幸免必圖報復而告發之家無遺種矣被劫者誰敢告發盜勢日張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夫諸藏兵器者論死况以兵器行劫而罪止於杖此何理也今後強盜持軍器劫人財物應照藏兵器論罪郡府以便宜從事並免待報庶使凶人警畏平民安帖其於治勢實非小補成宗大德八年召拜翰林學士會星變應詔陳弭災五策曰敬天尊祖清心持體更化帝稱善武宗至大初預修成宗實錄三年復拜山南江北道廉訪使召赴

關賜對便殿留為翰林學士承旨皇慶改元預修武宗實錄時
元早應詔陳桑林六事忤時宰意仁宗遣近侍勞之曰中書集
議惟卿所言甚當後臨事其極言無隱於是詔鉅夫偕平章李
孟叅知政事許師敬議行科舉法鉅夫力言經學當主程朱傳
註文章宜革唐宋宿弊帝命草詔頒行以病乞骸骨給驛南還
家居五年而卒年七十餘泰定二年追封楚國公諡文憲

云鉅夫字體純正下筆處贈合書法亦工大字

書史會要

而曰士不求知惟君求士載路于旌盈門文幣在野國遺
拔茅以彙上有好賢實自隗始

唐仁祖字壽卿長兀人祖曰唐古直年十七給事太祖屬之皇
子拖雷曰唐古直可任大事未及用而歿于孫因以唐為氏仁
祖少穎悟尤遠音律中統初詔諸貴胄為質世祖親閱之見

祖曰是唐古直孫邪聰明無疑也俾習國字至元中授翰林直

學士歷叅議尙書省事時桑哥秉政威方熾仁祖論議不回屢
忤其意改工部尙書欲以曹務煩劇重困之尋出使雲中桑哥
考工部織課稍緩怒曰誤國家歲用亟遣騎追還督工且促其
期曰違期必致於法仁祖退名諸署長從容語曰丞相怒在我
不在爾輩幸各自勉力衆感奮晝夜加功期未及而織已辦既
而桑哥繫獄命仁祖往籍其家明日以左右之援復釋衆皆駭
曰仁祖曰怒虎之威可再犯邪悉踰垣以竄仁祖不為動及桑
哥敗遷翰林學士承旨遼陽饑偕左丞忻都往賑忻都欲如口
曰大小分給仁祖曰不可昔籍之小口今已長矣可盡以大口
給之忻都曰若要善名而陷我於惡邪仁祖笑曰吾二人善惡
衆已灼知豈至是而始要名哉成宗即位尊大母元妃為皇太

后以仁祖善書特勅書冊文復奉詔督工織絲像世祖御容越三年告成大德五年再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卒封洹國公諡文貞

王利用字國賓通州潞縣人幼穎悟弱冠與魏初同學遂齊名中書省辟為掾辭不就世祖卽位擢翰林待制兼典文署奉旨程試上都龍興等路儒士遷直學士與耶律鑄同修實錄出為河東西川按察使有婦毒殺其夫者問藥所從來吏教婦指富商所貨利用曰家富而貨毒藥豈人情哉訊之果寃白未幾致仕居漢中成宗初起為太子賓客疏上十七事曰謹畏天戒取法祖宗孝事母后敬奉至尊撫愛百姓敦本抑末清心聽政寡欲養身酒宜節飲財宜節用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杜絕讒言求納直諫官職量材而授工役相時而動存近侍之人時赴經筵

講讀經史帝及皇子皆嘉納皇后聞之命錄別本以進每自言平生於恕字有得廉希憲當時名相慎許可嘗語人曰方今文章政事兼備者王國賓其人也卒封潞國公諡文貞

劉賡字熙載威州洛水人祖肅金詞賦進士為新蔡令有循聲金云依東平嚴實辟左司員外郎東平歲賦絲銀復輸綿十萬兩色絹萬匹良不能堪肅請於實奏罷之商挺墓碑云漕渠決河間散木口役夫萬

人主役者且築且穴無以時肅自嚴實數其慢不時塞言于朝卽減其役世祖居潛邸以肅為邢州安撫使至則興鐵冶以足國用造楮幣以通民貨公私賴焉中統初擢真定宣撫使時鈔行銀鈔不用民囂然莫知所措肅

建三策一曰仍舊鈔二曰新舊兼用三曰官以新鈔如數易舊鈔中書從其第三策遷右三衛尚書嘗集諸家易說名曰讀易備忘以年老致仕卒諡文憲賡幼有文名至元十三年以薦授

國史院編修官辟司徒府長史由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時中丞崔彥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皆平受獨見賡則待以上賓

禮成宗大德中遷翰林直學士續資治云奉使宣撫山右賡言平陽僧察力威犯法非一有司

憚其豪強不敢問問臣等至潛逃京師宜捕送其所遣者臺宣政院官雜治從之武宗至大二年拜禮

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國子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

補吏莫不爭先有一生親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因博士

以告曰我齒頗少願讓之先賡曰讓德之恭也從之別為書薦

其人反得先用自是六館之士皆知讓為美德仁宗皇慶中除

集賢大學士尋復入翰林為承旨泰定元年集議上尊號賡獨

抗言不可事遂已卒年八十一慶集神道碑云賡官一品年七十而父慈無恙賡躬奉食飲候

寒暄晨昏不懈仁宗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為馬杖賜之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慈再拜稱老臣以受賡鬻馬帶然親為扶掖都人相慶久典文翰以耆年宿德為六朝所推重云

暢師文字純甫南陽人父訥有詩名注地理指掌圖仕為泮

官師文幼警悟家貧無書手錄口誦過目輒不忘世祖至元五

年上書陳時政十六策丞相安童奇其才辟為右三部令史伯

顏伐宋選為掾從定江南及歸舟中惟載書籍編平宋事績上

之除潼川路治中修府舍發地得銀五十錠諸窺皆分取獨師

文不受用以修廟學已拜監察御史上所察農桑輯要書尋遷

漢中道巡行勸農副使置義倉教民種藝法改兪山南道事松

滋枝江有水患歲役夫防水往返數百里民苦供給師文以江

水方安流悉罷其役成宗大德二年入為國子司業移疾家居

十年起太常少卿轉翰林侍讀學士武宗至大初預修成宗實

錄三年請補外除太平路總管時大旱當塗民坐殺牛祈雨因

繫者六十餘人師文憫而出之公田之米積盈屋師文曰我家

幾人能盡食此呼貧士及細民恣其所取仁宗皇慶初復入翰林為前官奉旨撰王勃成道記序延祐改元拜翰林學士四年秋主試河南歸卒于傳舍葬襄陽峴山追諡文肅

袁桷字伯長慶元人幼學文脫去凡近長益留心典故常謂宋永文燁濫克自奮厲希古作者舉茂才異等授麗澤書院山長成宗大德初以薦改國史院檢閱官時初建南郊桷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既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為九或為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於古經周官以禋祀為天其義各有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薦栗用牲於郊牛二合說而言之合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

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為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洽多采用者轉應奉翰林文字請購宋遼金三史遺書并上國學議曰成周國學之制略見於大司樂其遺禮可法者見於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詳莫得而聞焉漢武表章六經興太學至後漢為尤盛唐制微附益之其制愈加詳密今可考也宋承唐舊而國學之制日墮至於紹興國學愈廢雖名三學而國學非真國子矣夫所謂三舍法者崇寧宣和之弊也至泰檜而復增之月書季攷又甚夫唐明經帖括之弊唐楊綰嘗曰進士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但記帖括或投牒自舉非虛席待賢之意宋之末造更不出此今科舉既廢而國朝國學定制深有典樂教胄子之

古意儼得如唐制五經各立博士俾之專治一經互為問難以
盡其義至於當世要務則略如宋胡瑗立湖學之法如禮樂刑
政兵農漕運河渠等事亦朝夕講習庶足以見經濟之實往者
宋憲議貢舉法亦欲以經說會粹如詩則鄭氏歐陽氏王氏呂
氏書則孔氏蘓氏吳氏葉氏之類先需用心實欲見之行事自
宋末年尊朱熹之學唇腐舌敝止於四書之註故凡刑獄簿書
金穀戶口靡密出入皆以為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
亡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學校教法止於四書昏亂諸生相師成
風字義精熟蔑有遺忘一有詰難則茫然不能以對又近於宋
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於是大言以蓋之議禮止
於誠敬言樂止於中和其不涉史者謂自漢而下皆霸道其不
能詞章也謂之玩物喪志又以昔之大臣見於行事者皆本於

節用愛人一語功業之虛何所不可建不知通達之深者必

天下之利害灌膏養根非終於六經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
法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若射御書數皆得謂之學非若今
所謂四書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嘗以儒誦誦山國學而化
成天下將見儒者之用不可勝盡儒何以能病於世哉見名臣奏議
歷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去英宗至治初遷翰林直學士泰
定初辭歸卒封陳留郡公論文清所著有易說春秋說及清容
居士集五十卷書史會要云書從晉唐中來自成一派元詩選云南宋固多藏書又初見中原文獻其學最為有本後修三史諸宋郡國遺文故事惟袁氏所傳為最多

聞曰權在轉移士風或習言大而夸用之則格矻矻窮年
于世奚益繪句締章見應面赤

王約字彥博其先汴人後徙真定少工文辭達國體世祖至元

中丞相和禮霍孫以司徒開府奏授國史院編修官兼司徒府
探尋拜監察御史首請建儲及修史事先是叅政郭佑為中丞
將會奏誅盧世榮等桑哥衛之至是誣以他罪約上章直佑寬
奉命按成都轉運使王鼎不法劾罷其官轉御史臺都事調中
書右司員外郎成宗卽位約陳時政二十二事曰實京師放差
稅開獵禁蠲逋負賑窮獨停冗役禁鷹房振風憲除宿蠹慰遠
方卻貢獻詢利病利農民勵學校立義倉覈稅戶重名爵明賞
罰擇守令汰官屬定律令革兩司又請中書去繁文一取信於
行省一責成於六部歷兵禮二部郎中請行贈諡之典以旌忠
勲付時政記於史館以備纂錄立供需府以專供億皆允行拜
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俄除太常少卿命讞獄畿內釋
無罪者八十六人因議圖毆殺人者宜減死一等著為令特拜

刑部尚書仁宗自懷州入清宮禁以安西王阿難答與丞相阿
忽台等謀逆命刑曹按其狀約曰在法謀逆者不待榜掠當速
誅獄遂定仁宗在東宮思得約自輔擢太子詹事丞從幸五臺
山約諫不可久留卽日還初安西王封於秦既國除其版賦已
入詹事院至是大臣奏請封其子復國仁宗問之約曰安西以
何罪誅今復之何以懲將來議遂寢詔立左衛率府摘侍衛軍
萬人為東宮衛兵同列欲署軍官約持不可眾難之曰東宮非
樞密使邪約曰詹事東宮官也豈可預樞密事仁宗復召問對
曰皇太子事不敢不為天子事不敢為仁宗悟竟罷其議同列
復傳命增立右衛率府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約屏人語曰
左衛率府舊制所有今置右府何為諸公宜深思之不可累儲
君也又命取安西兵器給額魯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

數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媿曰實慮不及此又欲取福建繡工童男女約曰福建去京師六七千里使人父子兄弟相離有司承風動擾豈美事邪仁宗稱善者再三家令薛居敬上言陝西分地五事請往經理約不爲署行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一日約啟事有宦者侍側帝問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約曰宦者善惡皆有之但惡處置失宜耳帝悅諭羣臣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啟在西園觀角觝戲方取繒帛爲賜約入遙見問曰汝何爲來此仁宗遽止之又欲觀俳戲事已集而約至卽命罷去仁宗將正位用陰陽家言欲御東宮之兆天殿約言於太保曲樞曰正名定分當御大內太保入奏遂出御大明殿中書奏約爲陝西參政帝怒特拜河南右丞會都

約度河南歲用鈔七萬錠必致上供不給乃下諸州凡至大至元鈔相半衆疑方詔旨約曰吾豈不知第歲終諸事不集責亦匪輕行省丞相十憐吉台稱善遣使白中書省臣大悅遂徧行天下皇慶改元卽日命中書省曰可速召津省王右丞來約至入見特拜集賢大學士首奏十憐吉台勲闕舊臣不宜久居外省卽召入封河南王又建議行封典禁服色興科舉皆著爲令疏薦博士姚登孫應奉翰林揭傒斯成都儒士楊靜致仕知府輔惟良叅議李源員外郎曹元用皆除擢有差延祐二年遣大臣分道宣撫命約巡行燕南山東道使還拜樞密副使以年七十致仕丞相拜住尊禮老成傳詔起約復拜集賢大學士每日一至中書議事廷議罷征東行省立三韓省約曰高麗去京四千里地瘠民貧糞俗雜尙非中原比萬一梗化疲力治之非幸

事也不如守祖宗舊制議不行高麗人聞之圖其像歸祠而祀焉文宗至順四年卒年八十二皇太后聞之遣徽政院官致奠所著史論及潛丘稟各三十卷嘗于大德七年按問高麗國事歸著高麗志四卷

冊口友于之際以功建儲庸人妄作禍基銷錄從容調護安於覆孟苟非耆德寧具遠謨

劉敏中字端甫濟南章丘人幼卓犖不凡年十三誦其父景石曰昔賢足於學而不求知豐於功而不自衒此後人所弗逮也父奇之嘗與同儕言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此吾志也世祖至元中由兵部主事拜監察御史桑哥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報遂辭歸既而起爲御史臺都事時同官王約以言去敏中杜門稱疾臺臣請視事敏中曰使約無罪而被劾吾固不

也誠有罪邪則我旣爲同僚必爲交友不能諫止亦不無過矣久之遷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成宗大德初有暴風星芒之變敏中論事之本政之先其畧有七曰畏天敬祖清心持體更化察吏治除民害詔遣宣撫使巡行諸道敏中出使遼東嘗以法繩貴倖發廩賑災民被實惡累擢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上疏陳十事曰整朝綱省庶政進善良剔姦蠹顯公道杜私門廣恩澤實鈔法嚴武備舉封贈武宗嗣位名至上京庶政多所更定加皇太子贊善仍商議省事歷翰林學士承旨上言陛下卽位之日遵述世祖成憲頒降明詔播告天下至謂除樞密院御史臺徽政宣政二院各依舊制其餘諸衙門及近侍人等敢有擅自奏啓中書政務者以違制論又至元三十年己後諸衙門改升別設多冗員非世祖定制者從省臺分別裁罷詳此一

條聖意之所以假權中書界重憲臺者昭然可見然欲得患失與喜奪悲人情所同慮或妄非之言何便而入浸潤膚受謗歸省臺儻省臺一搖政本隨易願密過潛弭則事權自一紀綱自振仁宗然其言延祐五年卒于家追封齊國公諡文簡爲文理備辭明有中庵集二十五卷

尙野字文蔚其先保定人後徙滿城幼穎異好學世祖至元中以處士徵爲國史院編修官改懷孟河渠副使會遣使問民疾苦野建言水利有成法止宜隸有司不宜復置河渠官事聞于朝河渠官遂罷成宗大德六年遷國子助教諸生入宿衛者歲從幸上都丞相哈剌孫命野分學于上都往教之誨人先經術而後文藝每謂諸生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取有限苟能自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勝用矣時學舍未備

請於御史臺出帑藏所積大興建以聚生徒武宗至大初除國子司業近臣奏分國學西序爲大都路學帝已可其奏野謂國學郡學混居不合禮制事遂寢尋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詔赴吏部試用廢補官多所寬假或病其太優野曰今初設此法冀將來者習詩書知禮義耳非必責效目前也衆乃服仁宗延祐初改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未幾移疾歸滿城四方來學者益衆卒封上黨郡公諡文懿

李本魯神字子聲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真姓氏屬望廣平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鄧州之順陽父居謙辟掾江西以家自遺生神贛江舟中釜鳴者三舟人以為異稍長即勤學父歿家計漸落神不恤而爲學益力乃自順陽復往江西從新喻蕭克翁學克翁學行爲州里所重嘗夜夢大鳥止其居翼覆軒

舉家驚異出視頃之冲天去明日辨至辨始名思溫字伯和克翁以夢故為易今名字已復從京兆蕭與遊學士姚燧以書抵中州志云鄧人李友端者號貞隱先生有女對曰燧見人多矣學問文章無足與子輩比倫者于是燧以女妻之擇配見辨曰此佳士也遂妻以女其說不同成宗大德中授襄陽教諭以書謁行省右丞王約約奇之署為汴梁路學正會修世祖實錄燧首以辨薦授翰林編修官仁宗延祐五年拜監察御史時皇未出閣辨言皇太子正位東宮既立詹事院以總家政宜擇年德老成道義崇重者為師保賓贊俾盡心輔導以廣緝熙之學尋劾中書參議元明善帝初怒不納明日傳旨改明善他官時有旨凡以吏進者例降二等從七品以上不得用辨言科舉未立人才多以吏進若概加屈抑恐未足盡天下持平之議自今凡吏進者宜不得過五品因著為令除右司

部事丞相鐵木迭兒專刑戮以復私憾辨避去及拜任為相鐵木迭兒勞辨強起會國子監諫中書俾辨兼領拜住嘗謂辨曰爾可作宰相否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宰相事也夫為宰相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拜住大悅曰微公不聞此言轉右司員外郎預修大元通制書成命辨為之序序曰至治二年冬十一月帝以皇元列聖相繼百有餘年宸斷之所予奪廟謨之所可否禁頑戢暴仁恤元黎綽有成憲然簡書所載歲益月增散在有司莫知所統挾情之吏用譎行私仁廟御極之初特命首臣劉正等由開創以來政制法程可著為令者類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宏綱有三曰制詔曰條格曰斷例經緯乎格例之間非外遠職守所急亦彙輯之名曰別類延祐三年書成勅廷臣相與定正凡經八年事未克果今上御樓殿復命侍御

史曹伯啟學士曹元用等會集中書省臣張珪王約共加審定
仍以延祐二年及今所未類者增入名曰大元通制命神序之
神惟聖人之治天下其爲道也動與天準其爲法也燦如列星
使民畏罪遷善而吏不敢舞智御人鞭笞斧鉞禮樂教化相爲
表裏及其至也民協于中刑措不用二帝三王之盛盡於此矣
雖刑罰世輕世重而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祇德古之制也
聖朝因事制宜因時立制時有推遷事有變易謀國之臣斟酌
損益以就中典生民之福也仁廟開本於先皇上繼志於今萬
世慮也雖然明罰勅法朝廷之道揆在焉惟其折獄哀矜折獄
有司之法守親焉源則濬矣流斯承之可不慎與泰定元年遷
國子司業尋僉太常禮儀院事盜竊太廟神主神請各室增設
都監官內外嚴置扁鑰晝夜巡警永爲制又纂修太常集禮書

成未上有旨命兼經筵官

嚴耕錄云神在翰林進講罷上問曰

白璧無如五穀上曰然則儒賤耶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說文宗之入也欲

虛大位以俟明宗神極言大兄遠在朔漠宜攝位以俟其至文
宗納其言及文宗親祀天地社稷宗廟神爲禮儀使詳記行禮
節文於笏遇至尊不敢直書必識以兩罔帝偶取笏視曰此爲
皇帝字乎大笑以笏還之竣事上天曆大慶詩三章命藏之奎
章閣會立太禧院改僉太禧宗禮院兼祇承神御殿事迎駕至
龍虎臺帝問子輩來何緩院使阿榮對曰神體肥不任馬以是
來緩帝嘗問阿榮曰子輩談論如何曰神所談皆義理之言也
從幸上都奉勅撰碑文稱旨帝曰候朕回當還汝潤筆資遷集
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神以古者教必有業退必有舍舊制弟
子員初入學以羊贄所貳之品與羊等神曰與其饜口腹孰若

爲吾黨燥濕寒暑之虞乎命搏集之得錢二萬緡作屋四區以居學者諸生積分有六年未及釋褐者狎至皆使就試官之帝師至自西番命朝臣各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狎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寧宗卽位大臣有謂赦不可屢下者狎曰上以聖子神孫繼大統當與天下維新今不頒赦是使收怨於新造之君也皇太后以爲宜從狎言議乃定順帝元統初出爲江浙叅政逾年遷葬歸名爲翰林侍講學士不赴卒封南陽郡公諡文靖狎爲學一本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奧典雅深合古法有文集六十卷 子遠字明道以廕作祕書郎轉襄陽縣尹頃次居南陽賊起遠以忠義自奮領討賊

餘人與賊拒戰俄賊大至遠退害其妻雷爲賊所執欲妻之賊曰我叅政家婦縣令嫡妻夫死不貳肯從汝狗彘生乎亦見殺有詔並加褒卹

刪曰爲聖人徒以道自任守正不阿寧直無佞從廣衆中舉觴立進千秋美譚百世可奮

曹元用字子貞世居阿城後徙汶上幼嗜書每夜讀常達曙不寐始以鎮江路學正考滿游京師翰林承旨閣復於四方士少許可獨名見出所爲文示之元用輒指其疵復大心折薦爲國史院編修官卽論僚屬非材請較試取其優者供史職中書省辟爲掾與清河元明善濟南張養浩同時號三俊除禮部主事時累朝皇后皆未有諡號元用言后爲天下母豈可直稱其名宜加徽號以彰懿德英宗躬修祀事銳意禮樂其郊祀儀注幽

簿輿服之制率皆元用裁定初太廟九室合饗於一殿仁宗
室可耐乃於武宗室前結綵爲次英宗名禮官集議元用言古
者宗廟有寢有室宜以今室爲寢而更營大殿於前爲十五室
帝嘉其議授翰林直學士至治三年夏有日食星變之異詔議
所以弭災者元用以修德政慎起居爲言八月南坡之變賊黨
遽至京收百司印並趣兩院學士北上元用獨不行曰此非常
之變吾寧死不曲從也泰定二年轉禮部尙書遇大朝會命爲
糾儀使申卷班之令俾以序退爭門而出者有罰至太醫儀鳳
教坊等官不當序正班令自爲一列後皆遵行平章徹里帖木
兒欲罷科舉法元用謂國家文治所繫不宜輕罷止當革冒濫
嚴考覈以收真才之用又欲損太廟四時之享止存冬祭元用
謂自古禴祠嘗烝時享不可闕一乃經禮之大者豈可惜小費

兩朝實錄纂集大元通制譯唐貞觀政要書成皆行於時文宗
天曆二年遣祀曲阜還以孔子像及代祀記獻值太禧宗禋院
副缺中書奏以元用補充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中不可無者
行將大用之矣會卒帝嗟悼良久追封東平郡公諡文獻有詩
文四十卷號迢然集

陳顥字仲明其先居盧龍有名山者太祖時爲平陽路都元帥
子孫徙清州遂家焉顥幼篤學稍長游京師登翰林王磐安藏
門磐熟金典故安藏通諸國語顥兼習之安藏薦顥入宿衛尋
爲仁宗潛邸說書仁宗奉母出居懷慶顥從行日開陳以古聖
賢居艱貞之道及卽位以推戴舊勳特拜集賢大學士仍宿衛
禁中伺帝燕閒輒取聖經所載大經大法有關治體者陳說每

見聽受當羣臣入奏帝望見顯至喜曰陳仲明在列所奏必善
事矣帝欲用顯爲中書平章謝曰臣無汗馬之功又乏經濟之
畧一旦寘之政府徒速臣咎顯得朝夕左右獻替可否庶少裨
聖德亦以全臣愚忠帝乃允仁宗崩顯辭祿家居者十年文宗
初復起爲集賢大學士上疏勸帝大興文治增國學弟子員蠲
儒戶徭役皆見嘉納顯先後居集賢署薦牘累數百有訐之者
顯曰吾寧以謫舉受罰蔽賢誠所不忍也順帝元統初扈蹕上
都帝命造膝前曰卿累朝老臣更事多矣凡議政事宜極言無
隱後至元四年致政命食全俸于家卒年七十六追封劄國公
諡文忠顯出入禁闈數十年樂談人善士大夫因其薦拔至顯
列有終身莫知所自者歐陽玄爲祭酒與顯同考試國子伴讀
毋一卷出顯必詳觀之苟得片言善卽爲色喜眞選列玄款曰

公之心蓋篤於仁而踰於厚者真可使鄙夫覓薄夫敦矣
穆伯至正中爲中書平章政事

張起巖字夢臣其先章丘人高祖廸以右監軍權濟南府事徙
家焉起巖母丘氏方娠有蛇長數丈入樹下已忽不見遂驚而
誕幼隨父四川儒學提舉範學家貧下帷教讀嘗躬致米百里
外以養父年弱冠以察舉爲福山教諭中延祐首科進士第一
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賢修撰俄選爲監察御史中書參政
楊廷玉以賄敗臺臣罔上罪欲寘重辟起巖以新除免卽抗章
摧辱同列悉誣臺臣罔上罪欲寘重辟起巖以新除免卽抗章
曰臺臣按劾百官論列朝政職也今以奉職獲戾風紀解體正
直結舌忠良寒心殊非盛世事且世皇建臺閣廣言路維持治
體陛下勤法祖宗今臺臣坐譴公論杜塞祖制將安在章三上

續通志卷二十一
不報起巖爭愈力帝感悟事得釋累拜太子贊善轉禮部尙書
文宗親郊起巖充大禮使導帝陟降步武有節帝嘉悅賜賚優
渥命參議中書省事寧宗崩有妄男子上變言部使者謀不軌
按問無實法司援唐律告叛者不反坐起巖奮謂同列曰方今
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誅以杜奸謀慮妨大計趣法司具獄
人心肅然中書方列坐銓選起巖薦一士可用丞相不應起巖
卽攝衣起丞相以爲忤已調翰林侍講學士兼修三朝實錄已
轉燕南廉訪使滹沱河水舊爲真定害起巖請封河神爲侯爵
而移文責之復修其隄防淪其湮鬱水患遂息尋擢翰林學士
承旨丞相別兒怯不花爲臺臣所劾去位未幾再入諷詞臣言
臺章非是起巖執不可聞者壯之拜御史中丞論事剴直無顧
忌輿時宰多不合會修宋遼金三史再命入翰林爲承旨充總

起巖熟於累朝典故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
巖據理竄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史成年始六十五遂乞歸卒
之日清貧如故諡文穆先是至元乙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
星明文運將興時世祖行幸上都明日丙子皇孫降生于儒州
是夜起巖亦生其後皇孫踐祚爲仁宗始設科取士及廷試起
巖居第一論者以爲非偶然也起巖博學能文善篆隸有華峯
漫槩華峯類藁金陵集各著藏于家

開日制科之典匪爲捷徑明道通經服於古訓致身登朝
逢時協運煌煌巍科豈曰偶幸

宋本字誠夫大都宛平人自成童好聚經史日夜句探字索必
通貫乃已嘗從父禎官江陵就王奎文講明性命義理之學造
詣日深年四十始還燕英宗至治元年廷策天下士本居第一

授翰林修撰泰定元年春改監察御史首言南坡之變逆首雖
誅其黨僅竄嶺南乞正天罰盜竊仁廟金主本言在法民間失
盜捕違期不獲猶治罪太常失典守及在京應捕官皆當罷又
言中書宰輔日趨禁中固寵苟安兼旬不至中堂壅滯機務乞
戒飭臣僚自非宿衛日必詣所署治事又言太尉司空司徒
之職濫假僧人及會福殊祥二院並辱名爵請罷之皆不報除
月調國子監丞夏風烈地震命百官議弭災法時武衛士自北
方來者百十爲羣剽殺柵州道中旣逮捕丞相旭邁傑奏釋之
有蒙古千戶宿邸中見民朱甲妻女過邸門悅之奪以入朱泣
訴中書庇不問本以與議抗言裁逆餘黨未誅仁廟神主盜未
得柵州盜未治朱甲冤未伸刑政失慶民憤天怨災異迭見職
此之由辭氣殊激奮二年轉中書左司都事丞相劍刺沙當國
以私意欲因赦而酬累朝賢朝獻實之而且復英廟至今奪官
者一日自禁中來集僚佐出詔彙以星字地震赦天下本讀竟
曰今天警災異而畏獻物未酬者憤怨此細故形諸王言必貽
笑天下司憲疏有罪者官世祖成法也今擢用之是廢成憲而
反汗前詔也復有邪佞賊穢者將治之邪抑置不問邪宜詔舉
本遂稱疾不出文宗至順初擢奎章閣供奉學士進禮部尚書
兼經筵官寧宗崩順帝未立皇太后在興學宮遇正旦議循故
事行禮本言宜上表典聖宮而罷大明殿朝賀衆從之元統初
拜西臺侍御史未行復留爲奎章閣承制學士尋轉集賢直學
士兼祭酒卒于官本以扶植斯文自任知貢舉取進士滿百人
充讀卷官增第一甲爲三人父官南中清慎自持饘粥恒不給
本弱冠卽聚徒以養親歷仕通顯猶僦屋以居及卒執紼者二

千人所著有至治集四十卷諡正獻弟鑾字顯夫泰定元年進士官翰林直學士諡文清與本齊名時稱二宋

謝端字敬德四川遂寧人宋末蜀士多避兵江陵因家焉端十歲能作賦弱冠與大都宋本同師王文講明性理之學又同教授江陵城中以文學齊名時號謝宋史杜宜慰荆南數加延禮薦之姚樞樞方以文名自負少許可開出所爲文示端一讀卽能指摘其用意所在樞歎獎不已仁宗延祐五年擢進士乙科授同知湖陰州事歲滿遷太常博士坐失太廟金主罷去尋除翰林修撰出國子司業超遷翰林直學士時國家崇號慈極升附先朝加封宜聖考妣制冊多出其手預修三朝實錄及累朝后妃功臣列傳稱其有良史才文宗初建奎章閣蒐羅中外後嘗語近侍阿榮曰當今文學之士朕惟未識謝端耳後竟不及用與趙郡蘓天爵同著正統論辨金宋正統甚悉其文意嚴謹有法寧約近瘠毋奢滋駁世多傳之

嚶嚶字子山號正齋丞相不忽木子也本康里族故人每稱爲康姓幼肄業國學博通羣書其正心修身之道得諸父兄家傳長襲宿衛由集賢待制遷秘書監丞奉命往覈泉舶芥視珠犀不少留日歷拜禮部尙書故事大樂教坊隸本部遇公讌衆伎雜陳嚶嚶端坐不一視餘佐以下皆肅然累遷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先是文宗勵精圖治嚶嚶嘗以聖賢格言講誦帝覺裨益良多及順帝立嚶嚶日侍起居勸帝務學凡四書六經載治道爲帝反覆紬繹必使理明辭達感動帝衷乃已若柳宗元梓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喜誦說嘗於經筵時力陳商英所言七臣狀左右皆錯愕然素察其誠不復肆愾帝暇日欲觀古

言請嚶嚶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商王受不聽諫遂亡其國一日覽宋徽宗畫帝稱善不置嚶嚶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辱國破皆由此致人君苟能爲君則宅非所尙也或遇天變民災卽憂見顏色乘間進言曰天心仁愛人君故以變示儆譬如慈父於子愛則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修行則天意必回帝每虛已以聽嘗謂人曰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儒臣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前志願足矣故凡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大臣議罷先朝所置奎章閣學士院及藝文監諸官屬嚶嚶曰民有千金之產猶設家塾延館客豈有朝廷之大四海之富一學舍不能容邪帝然之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

命嚶嚶兼提調因請置檢討等職十六員以備進講時科舉驟驟乃從容爲帝言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所廢也嘗進讀資治通鑑因言國家當及時修宋遼金三史恐歲久闕逸後復科舉開史局增講官皆從其請又請行鄉飲酒禮於國學使民知遜悌及褒贈唐劉黃宋邵雍以旌道德正直並報可嚶嚶以重望居高位而雅好儒士以故四方士大夫翕然萃其門或言儒有何可好君愛之若饑渴對曰世祖以儒足致治命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裕宗御書當時御筆於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世祖嘗暮召我先人坐榻下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世祖喜曰朕所以食卿從許衡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耳今汝言不愛儒寧不念聖祖神宗篤好意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

論咸得國家成理違之則否雖其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
 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易視也言者色阻既而出為江浙平
 章逾年復以學士承旨名還時中書平章闕近臣欲有所薦以
 言規帝意帝曰平章已有人今行半途矣嚶嚶至京七日感熱
 疾未及用而卒家貧無以為歛帝聞之賜贈銀玉錠其所負官
 中營運錢臺臣奏以罰布為之代償生平刻意翰墨善真行草
 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單縑片楮人爭寶之諡文忠較耕錄云
嘗問客云
 一日能寫幾許字客曰聞趙學士言一日可寫萬字嚶嚶曰余
 日寫三萬字未嘗以力倦而輟筆別號恕叟又號蓬萊叟
 兄回回字子淵嗜學能文成宗朝由太常少卿累任河南道
 廉訪使時行省丞相行事多不法納璘為郎中每格不下丞相
 怒欲出之回回察其賢抗章舉任風憲後歷三臺為名臣駙馬
 家奴多強市民間物按之無所寬泰定初授翰林侍講學士次

宗嗣位除宣政院使奏請沙汰僧道以免惑世誣民其所行

政宜同民間一例輸賦不省尋擢中書右丞力辭去與弟嚶嚶

皆負時望世號雙璧云正字通云嚶音撓俗作嚶者誤書史
會要云正書宗顏魯公甚得其體

刪曰立學崇師教國子弟賢才輩出不顯亦世制舉復興

館閣無廢為時名臣家楨國士

李好文字惟中開州東明人梧溪集云幼力學家苦貧夜就隣
之磨坊燈讀書凡十餘年靡稍懈

一日值雪抵村舍媪貸斗麥媪却曰子奚拙耕好文曰吾目耕耳其意氣自若也既而諺曰日耕夜分李好文英宗至

治改元登進士第由濬州判授翰林編修官泰定中除太常博

士先是太廟皆範黃金為主每被盜竊好文言在禮神主當刻

木為之金玉祭器宜貯別室又言祖宗建國以來凡遇大典禮

率臨時取具博士不過循故事曩者有詔集禮止令各郡縣置

局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禮樂自朝廷出郡縣何有哉乃白院長

選僚屬出架閣文牘資其采擇三年書成凡五十卷名太常集
 禮得旨頒示中外又云至順皇帝祭太廟乘馬至裏橋無敢諫
 言問左右為誰止者好文騰行阻橋曰請皇帝下馬上如其
 特授禮儀院使順帝元統初改監察御史時星文屢示儆帝以
 世祖在位久思欲祖述諂復以至元紀元好文言年號襲舊於
 古未聞且襲其名而不責其實未見有益因言時政不如至元
 者數十事不報錄囚河東有王傅撒都刺以足蹋人死眾曰殺
 人非刃罪止杖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刃竟抵法旋自上黨義
 婦寃行省為之震動至正改元遷國子祭酒又云從容語上宜
 之中書請以重臣代丞相代祀始此會上丁夜有中丞屏驛從
 大禮殿弟子員誤過之翼且督刑曹問所過者一監驛然好文
 日中丞弗原其誤乃欲施鞭刑邪未幾拜西臺治書侍御史西
 遂解印丞相以聞中丞詣謝乃已川奉使者以私憾據拾廉訪使曾文博僉事兀馬兒王武等乞
 事文博死於道兀馬兒自誣服惟武不屈好文怒曰奉使代天

行省當黜陟邪正今行省以下至郡縣未聞劾一人獨
 之司無一免者此豈正大之體乎率御史力辨武等枉并言奉
 使不法者十餘事六年除翰林侍講學士兼祭酒詔開端本堂
 皇太子入學命好文以學士兼諭德好文上宰相書曰三代聖
 王莫不以教胄子為先務蓋帝王之治本於道聖賢之道存於
 經而傳經期於明道出治在於為學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
 德堪範模則不足以輔成德性自非學臻闡奧則不足以啓迪
 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仰承國家之盛事如好文者人姿本下
 人望素輕草野之習久與性成章句之好寢以事廢驟膺重托
 荷負誠難必別加選掄庶青宮有得人之助豈儒免妨賢之譏
 丞相以其書聞帝不允乃就職又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
 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摘其要畧釋以經義

更取史傳及先儒論說有關治體協經旨者加以所見做大學
衍義例爲書十一卷名端本堂經訓要義帝命授太子習焉又
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一曰聖慧如漢孝昭後漢明帝
幼敏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及唐玄宗友愛之類三曰恭儉
如漢文帝却千里馬罷露臺之類四曰聖學如殷宗緝學及陳
隋諸君不善學之類爲太子問安餘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
迄宋金歷代授受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爲書曰大寶錄復取前
代帝王是非善惡所當法戒者爲書曰大寶龜鑑備錄以進久
之選翰林學士承旨屢引年乞致仕仍給一品祿終身好文爲
禮儀院使時有劉開者字開庭江西安福人登天曆進士官太
常博士帝將有事南郊告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
嘗葬者聞劉曰春秋魯公弟也魯公死也國禮之祭去

公不拜帝乃下拜改開翰林編修官宋史成進修撰著春秋
旨容齋文集若干卷

歸賜字彥溫汴梁人將生時母楊氏夢朝日出東山上有輕雲
來掩故名賜學無師傳而精敏過人文宗至順元年成進士同
知頤州事鉏奸擊強人不敢以年少易之順帝至元五年祀人
范孟謀不軌詐爲詔使至河南殺行省官屬使賜北守黃河口
賜拒不從賊怒繫之獄及賊敗汗賊者皆獲罪賜獨免同里有
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名炳司卯酉曆炳懼不敢辭
時人爲之語曰歸賜出角吳炳無光自此名譽大著明年拜監
祭御史入謝臺臣奏曰此卽河南抗賊不屈者帝曰好事卿宜
數爲之賜以上尊已而辭官歸養親沐上至正七年除右司都
事順江渠長樂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邵縣一十三處省

臣將許之賜曰古人有言鞭雖長不及馬腹果設郡縣有事不
救則幸來附之誠救之則疲中國而事遠界所謂獲虛名而受
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辨甚力丞相太平笑曰歸都事善懃
何猶抗乃爾究策將安出賜曰可授渠長官撫職勿責其責賦
使者賜以金帛遣歸足矣遂從其言宋元通鑑云時京師苦寒
有丐訴丞相馬首前者丞
相索在官皮服予之賜曰宰相當以天下為
心皮服能幾何莫若錄其機寒者賑之可也明年轉參議樞密
院事時方國珍未附江浙參政榮兒只班致討師潰被執將加
之罪賜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
是臨之死地耳宜募濱海民善水性者擒之既而國珍遣人從
榮兒只班走京師請降賜曰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
而前來非真降也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後果獲
成如賜言九年改禮部尚書會開端本堂皇太子就學名賜為

善賜言無傳當與皇太子東西相向授書其屬亦以
止虛中位以待至尊臨幸否則師道不立矣時羣臣言人入
卒從以議俄以疾辭三遷皆不起使者敦迫始興疾至京師以
集馬士致仕給半俸終身辭不受間關避兵至解州夏縣居
焉皇太子出冀寧強起之居數月復還卒于夏縣先是賜在上
都時脫脫自甘肅還且入相中書參議趙期頤員外郎李櫻謁
賜私第授脫脫命屬草辭曰丞相將為伊周事業當命詞臣
視草今屬筆於賜恐累丞相之賢也期頤曰若帝命為之奈何
賜曰事理非順亦當固辭期頤知不可屈乃已一統志云賜致
仕後初為
州徙蔚州又徙宜
德始卜居夏縣以老
賜曰弗為威懾弟為權辱熟灼
移如山漢元交趾

元武玉關法古長
有後艱

